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红颜薄命
【哥伦比亚】海梅·萨宁·埃切维里 著
HONG YAN
BO MING

红颜薄命

〔哥伦比亚〕海梅·萨宁·埃切维里　著

志泉　宗朝　译

JAIME SANIN ECHEVERRI

UNA MUJER DE 4 EN CONDUCTA

根据BEDOUT，MEDELLIN，1971年第四版译出

责任编辑：李宇宏

封面设计：邢运幅

红 颜 薄 命

Hong yan Bo ming

〔哥伦比亚〕 海梅·萨宁·埃切维里 著

志泉宗 朝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 12/16 ·插页3

字数：134,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9,939

ISBN 7-207-00882-1/I·173　定价：2.60元



本书作者海梅·萨宁·埃切维里。

致中国读者

拙作《红颜薄命》能入中国读者的法眼，我深感欣慰。写作此书之时，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获此殊荣。当然，时光流逝已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世界变得更小了，我们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一家人。亲爱的中国读者，你手里的这篇小故事，是50年前发生在麦德林市的不公正的社会现象的一个片断。不幸的是，这种现象依然在那里，在许许多多其它城市里存在着。而最令人愤慨的是，那些完全和耶稣的教导背道而驰的人，竟然还自称天主教徒！

我知道，在中国，在所有的国家，我们都在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寻求所有人的正义，我们为穷苦女人的凄惨命运而痛心。有一点可以使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得到安慰，那就是她的儿子罗德里戈已长大成人。人，比一切资本都更有价值，也会带来比一切财富都更大的快乐。

我十分高兴地奉献出这篇小作品，请把它印成虽然我看不懂但却仰慕而热爱的方块字。同时，按照西方习惯，我向中国俊美的脸庞献上我的一个亲吻。

海梅·萨宁·埃切维里

1986年2月9日，中国虎年春节于波哥大

代中译本序

《红颜薄命》首次发表于1948年。这一年正是哥伦比亚历史上的多事之秋。4月9日，人民领袖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被谋杀于波哥大街头。这一悲惨事件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流血和暴力事件浪潮席卷全国，连年不断。

小说好比活生生的孩子，五官四肢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还带着诞生地以及降生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烙印。每部小说都有其自身的履历，这种履历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还会同作者的意愿背道而驰。在它的履历中，其特有的爱情、孤独、幻想、恐惧、焦虑、希望、彷徨，无不跃然纸上。书就跟人一样，只不过人类的血肉和骨头被语言的血肉和骨头所取代罢了。当然，书的生存离不开读者的参与，而这种参与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回顾一下海梅·萨宁·埃切维里这部小说问世的那个历史性的年代是非常必要的。那个时期，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巨大变迁，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复杂环境里，发展工业这个愿望自发地觉醒了，一些城市得到了发展壮大，但随之也产生了人们从农村流入城市而带来的种种五花八门的问题。在农村，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出现了令人憎恶的贫富不均现象，同时也产生了使土地回归

广大贫苦农民手里的自发运动。但这种运动的政治组织是十分脆弱的。

风云变幻的现实，使人们思潮翻涌。带着形形色色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想找出一个答案。当然，一些写书匠也曾经满腔热情地探寻过各种思潮的根源，并赋予暴风雨般的、蕴藏着希望的现实以艺术生命。海梅·萨宁·埃切维里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省。在这个地灵人杰的地区，刨根问底地探寻这种根源是有着光辉的传统的。只消提几个人的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托马斯·卡拉斯基利亚、埃费·戈麦斯、格雷戈里奥·古铁雷斯和费尔南多·冈萨雷斯。

我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卡拉斯基利亚曾经大声疾呼道："我的理想非常明确……当代情况，民族作品；本国作家，为本国效劳。我的梦想是出现一个文艺七月二十。何乐而不为呢？绝不依附于任何外国，但欢迎和平使者到来。"

寻根溯源的使命，在历史前进的波澜壮阔的脚步声中由海梅·萨宁·埃切维里肩负起来了。他通过我们周围的似曾相识的人物，通过我们亲身参与或亲眼所见的事实，再现了那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刻画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他的这部小说，没有陷入以偏概全的"乡土文学"或"风俗文学"的深渊。乡土文学或风俗文学是对现实的肤浅和保守的观察，把落后当原型，涂抹几幅漫画，塑造几个干巴巴的人物，用艳丽的辞藻的浅薄描述来代替对现实的深入的、批判的观察，其语言也是贫乏的，靠近乎黑话的方言土语来撑门面。

有必要回忆一下马里奥·贝内德蒂在这方面的名言：从

某个地区出发，并不一定就非写成乡土文学作品不可。以某个地区为基点进行文学创作，并不意味着只是堆砌乡风习俗、山歌民谣、当地碑文。从某个地区出发，是要把它视作有生命的活物……观察世界，理解它，体验它，为它的乐而乐，为它的悲而悲。做这一切的时候，不能两脚悬空，漠不关心，而要脚踏实地，关心其痛痒，并依靠丰富的想象力。

海梅·萨宁·埃切维里是信守这个传统的，同时，他还匠心独运，把小说置于社会风暴之中，对书中每个人物的行为都作了丰富多采的描述。但萨宁是以萨宁的方式去做的。正如好几位研究过《红颜薄命》的学者所说，萨宁并不是从政治臆想出发，把阶级斗争的概念硬塞进作品，也并不是在号召人们起来造反，去推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把这寓于天主教的社会教义原则之中。究其实，小说提出的是个伦理道德要求，主张人人平等，相互尊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小说穿上了一件寓意深刻的外衣。通过主人公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和起烘云托月作用的那条名叫圣·埃伦娜的小河的相互对照，贯穿通篇字里行间的这堂人生之课更加震聋发聩，更加入木三分了。小说的副标题并非画蛇添足，姑娘和小河是一对引人入胜的文学题材。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发源地它纯洁、明澄。然而，跟小说中的姑娘一样，它也是会被污染的。这也正是小说想阐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埃伦娜·雷斯特雷波美丽、纯洁、贫穷。这些特色使我们立刻觉得她是个理想的原型。站在她那寒酸的茅屋的门口，姑娘可以眺望麦德林这个花花世界。从小说的道德观念——不是道学先生的那种道德观念——来说，城市意味着两种可能性：进步和

堕落。埃伦娜经常要到城里去卖她家那块巴掌大的土地上种出来的鲜花。城里的生活使人眼花缭乱，姑娘不由心荡神驰。经济决定命运。种花卖所获得的收入，微薄而又不可靠，难以维持家庭生计。而且，这使她觉得呆在农村前途渺茫。这种危机感引出的必然结果，就是离乡背井，流入城市。于是，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就步了成千上万贫苦姑娘的后尘。

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写实。主人公并不因为是虚构的原型而显得不逼真。她再现了农村姑娘们到城里去当佣人的含悲忍辱的生活。这些故事是人所熟知的。起早睡迟、忍饥挨饿、挨打受骂还不是她们的全部不幸，许多姑娘被勾引或被强迫当了供男人泄欲的工具。埃伦娜·雷斯特雷波没能逃脱这种命运。她被一个富有的花花公子欺骗，肚子大了还得千方百计遮掩着，因为根据天主教教义，未婚怀孕是奇耻大辱，是应受谴责的罪孽，同时，暴露怀有身孕还会找不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怀孕意味着降低劳动能力，增加资方对即将成为母亲的人的义务，虽然当时这种义务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只好束紧肚子去寻找工作，免得被活活饿死。然而，未婚母亲前额上的孕斑却是擦不掉的。谈到后一点，我们涉及的已是名誉这个范畴了。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名誉有其骗人的一面，但在这种社会里，名誉使犯了原罪的姑娘四处碰壁，为所有的人首先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不容。

埃伦娜·雷斯特雷波曾在一家纺织厂当过一段时间女工。这似乎可能使她的世界观趋向进步，因为她跟无产阶级有了联系。然而，事情并未能如人所愿。流言蜚语打破了她

的饭碗，道德又一次起了决定作用。形势把姑娘推上了另一条道路，她成了酒吧女招待，进而堕落成暗娼。好象果真天无绝人之路，她遇到了一个有钱有势的靠山。但靠山终于倒了，只剩下皈依宗教这条路。姑娘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悔罪这唯一的生路，忍着巨大的疼痛拔掉满口银牙，让丑陋取代美貌，赖以保证道德的新生。因为美，她堕落；失去美，也许能得救。牺牲，是基督教最高尚的传统之一，许多情况下，牺牲简直就是神圣的同义词。埃伦娜毅然决然去受苦，赎自己的罪。

姑娘，小河，诗一般的意境自始至终一脉相承。起初，姑娘和小河都是纯洁无瑕的，因为她们都还在乡下。然而，当她们流入城市之后，七弯八拐，逐渐被污染了。姑娘堕落，卖身；小河变黑，发臭。悔罪，投身宗教，使姑娘得到拯救；归于苦涩的、荡污除垢的大海，使小河洗掉了臭味。

应当指出，虽然在萨宁·埃切维里笔下农村和城市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他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城市。他没有打算奉劝人们回归农村，而是把城市视为考验人们的环境，视为应当接受的新型社会现实。

伴随着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出现的另一个主人公，是一位深谙世故的男子汉，一位律师。他喜爱诗歌，主张独立，渴望有拉丁美洲自己的语言。他对埃伦娜·雷斯特雷波一往情深，但又不敢冲破年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等障碍。他先是向那位秀色可餐的贫苦农家姑娘郑重求婚，遭到拒绝后则又轻易退让，没为追求自己的爱情作过半点斗争。他柔肠百转，思前想后，得出了应当放弃追求的结论。从这个时

候起，他就成了对姑娘的命运冷眼旁观的见证人。本来，无论从藕断丝连的爱情出发也好，还是从起码的友情出发也好，在关键时刻他都是可以向姑娘提供决定性的帮助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姑娘听凭命运摆布。

最后，还应当着重指出，作者是为了获得法律和社会学博士学位而写出这部小说的。下笔之时，他并没有准备把论文写成小说，他以勤奋的学生的态度，带着对人的爱和理解，对搜集的人物和情节素材进行了深入分析，鞭挞了不道德的剥削制度，按照写论文的方式，把天主教的社会原则浓缩成了一句话：让穷苦人交上好运吧，因为天国将是穷人的。

海罗·阿尼瓦尔·尼尼奥

1986年5月于波哥大

第一章　乳猪之死

埃伦娜还算不上是个大姑娘，但也不再是小孩子了。如果说除了圣·埃伦娜乡村小学之外她还踏过其它学校门槛的话，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准会闪着女学生眼睛的光芒。那双眼睛虽然稚气犹存，却已经流露出一种腼腆的妩媚，那是难以描述的。没看见吗，我们在瞧她的时候，她的眼睛欢快活泼，当她感到被人注目时，又变得柔顺、呆板、迷惘了。

埃伦娜的那双眼睛，连我这个铁石心肠的老光棍看了也如闻雄鸡高啼，怦然心动。眼睛上面那两道浓密的弯弯的眉毛，我在写诗时——啊，哪儿来的闲情雅兴哟——称之为真正的葵叶小扇。说真的，如果按此时我的冷静的回忆，还略微粗了一点儿，但当时我觉得它们是尽善尽美的。她的头发也是又浓又粗，有时披散在肩膀上，有时又编成两条辫子，拳曲的刘海则始终一直盖到左边的太阳穴上。我敢肯定说，小时候她的头发一定是金黄色的，但高山上的阳光给它涂上了一层面包色。这样一来，有的地方就象烤焦了一样，有的地方则又金光闪耀。她的皮肤，在我看来就跟面包一样（我觉得它既不象苹果，又不象蜜桃，这可不能归罪于我）。不用

说：她是黑黝黝的，因为自从圣经里的雅歌问世以后，谁也不敢想象，一个爱情故事里的女主角竟有着一身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她的身体的其它部位，早就具备习惯以头顶篮子的农村妇女的风韵了。除此而外，她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赤着脚。她的脚趾甲，比手指甲还要保护得稍好一些，含赭石的泥土把它们染得有些发黑，但结实得却象用桃花心木雕出来似的。

那正是宰圣诞猪的日子。1930年，罗克·阿尔法洛赶回来的不再是前些年那种样子威严的大肥猪，而是一头小乳猪了。庄园附近有的是蕨草，火祭坛也早就万事俱备只待点火了。我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说作为判决书，演说的好些段落都是押韵诗。罗克以斗牛士的潇洒动作一刀把乳猪送上了天堂。

光明村坐落在海拔二千六百米的地方，我们冻得牙齿直打架。不过，成年人的毛线披肩下面，都奔流着大量的那种劳依萨①，人称为“小绒毯”的东西——那是从我们委托玛索小店铺代购的灌得满满的酒壶里倒出来的。多么可爱的寒冷啊，真亏你无数次向我们提供了享受杯中之物的机会！

那是圣·西尔维斯特雷节②之夜。圣子9日祭已经庆祝过了，地衣、木槽、油灯和气球也供奉过了，圣诞节那天把小孩藏起来的游戏玩过了，烟火也放了，在枕头底下给小孩子的压岁钱也放过了，愚人节那天恶作剧的谎话也说过了。

---

①玻利维亚的一个省，因山高而寒冷，人们嗜酒如命。

②圣·西尔维斯特雷在公元314—335年任教皇，纪念他的节日为每年12月31日。

对一个完整的圣诞节来说，就只差宰乳猪了。罗克选择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来宰猪。他想用这个办法来强迫孩子们在高山的严寒中呆到半夜以后，去迎接今非昔比的和如此阴沉、可悲的1931年的新年。幸好那天晚上没有下雨，最多也只是云块一次又一次地遮住了月亮，远远躲开篝火的情人们对此倒是大加赞赏。

苏萨娜有选择性地邀请了一些不大酗酒的麦德林①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女宾。当时，圣·埃伦娜这片房子还是麦德林市最豪华的过冬胜地哩。

"有些可爱的姑娘要来，"她对我说，"她们是社会上的宝贝。我相信今天晚上你要动笔写你的感伤喜剧了。雷斯特雷波家的大小姐在欧洲留过学，而且有笔丰厚的遗产。这是麦德林人最精彩的竞争了……。她说过，她非有用之才不嫁。总的来说，这个省的人在她看来都很土气，很平庸。"

我觉得雷斯特雷波家的大小姐鼻子太长了，而且说话孃声孃气的，跟中学生一样。很可惜，那份遗产后来落到了另一个人手里被挥霍掉了。当然，就是我，也会那么干的。她叫卡特丽娜。她说，我那篇给猪的判决书精彩极了，而我呢，简直就是一位演说家。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长时间地接吻，因为据说在芝加哥人们是习惯这样做的。在接这个跟她那尖尖的鼻子一样长的甜蜜的吻的时候，我仍没闹清她呼出来的气息是香的呢还是带酒臭味儿的。

篝火旁边，离人群稍远的地方，埃伦娜和罗德里戈在一

①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是纺织中心，也是文化中心。

起。他们俩在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炉灶上炸薄饼。表面上他们似乎漫不经心，但对于安蒂奥基亚山区子嗣繁茂的种族来说，这对品行端庄的少男少女又是他们一个呼之欲出的添丁添口的希望。

我在阴影中吻着卡特丽娜的时候，眼睛是盯着埃伦娜的。她站在亮处。不过，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年仅及笄的农家少女的时候，使我心里象被猫抓着似的东西并不是情欲。她的倩影的每一个地方，都激发起感人的纯洁之情。她的那两片嘴唇，使人渴望给她奉献草莓，而不是热吻。她的线条，仅仅依稀出现轮廓，而且散发出的是一种田野的芬芳，和色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埃伦娜是马可·安东尼奥·雷斯特雷波的第九个女儿。安东尼奥是罗克的雇工，在那个光明村北边的萝卜园里干活儿，我们早些时候就决定在那里建立萝卜园了。苏萨娜邀请的是"上流社会"的客人，罗克则让他的雇工们携家带小来参加宰猪仪式。

"你瞧，罗克，"我把卡特丽娜交给别人陪伴，抽了个空对他说，"罗德里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黑人和睦相处在一起，真是分毫不差地继承了你的毫无种族歧视的品德。当然，要是在阴暗处，我肯定他会同埃伦娜情意缠绵的。"

"黑人？"罗克质问我说，"不管是你还是我，更不用说卡特丽娜·雷斯特雷波了，都抵不上埃伦娜那样白皙。如果你见过这女孩子那位住在阿贝霍拉尔村的祖父，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你这么说了。那是个很有风度的严肃的老翁，胡子到肚脐这么长，谈吐和蔼可亲；高高的身材，腰板笔直，

就跟剑麻一样，上了年岁之后，才变得干巴了，总是紧锁着眉头。他原先是一族之长，又是一个生了18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子嗣太旺，有几个儿子就走下坡路了。而马可·安东尼奥显然只靠打短工为生。可是你瞧，他很善于把高雅的风度传给家里的人，尤其是谨慎，这是高贵血统中特有的遗风。”

“照这么看来，”我对他说，“你跟我一样喜欢埃伦娜了。不过，看样子我们都得不到她了，你已经是个有妇之夫，罗克，何况又没有半点偷情的本事；我呢，跟罗德里戈相比，简直是个老头了，而他现在正在巧妙地追求着她。”

“马可·安东尼奥知道，”罗克一本正经地反驳说，“埃伦娜跟罗德里戈在一起是可以放心的。如果罗德里戈向她求爱，我看到他同一个姓雷斯特雷波的姑娘结婚，也会很满意的。”

苏萨娜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就朝我们走了过来。她裹着一件漂亮的色彩柔和的斗篷，风帽拉得严严的，免得耳朵挨冻。

“你爱上卡特丽娜·雷斯特雷波了吧？”她对我说，“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她是麦德林最迷人的姑娘吗。她在欧洲和美国的留学生活把她培养成了非同一般的女性……”

“我们说的是那个姓雷斯特雷波的姑娘，亲爱的，”罗克回答说，“是埃伦娜。”

“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哪个埃伦娜？是维达尔先生家的那个呢，还是奥利维里奥先生家的那一个？”

“苏萨娜，你怎么连谁是埃伦娜·雷斯特雷波都不知道

呢？”丈夫慢条斯理地问道。

“我认识那么多叫埃伦娜·雷斯特雷波的姑娘，简直不知道哪一个是了。如果是维达尔先生家的那一位，我现在就祝贺你。她没有卡特丽娜那么多遗产，但是也许她更加朴素和勤俭。”

“就是这个埃伦娜。”罗克微微一笑，指着埃伦娜说。“工程师们只知道到山上去找金矿，而不知道到遗产里去找。这一位喜欢的是马可·安东尼奥的女儿。”

苏萨娜狡黠地笑了。我一向敬佩这个直率、大胆的女人。

“这么说，我们的老光棍寻找的不是太太，而是野花了？跟一个小女孩调情，使我很不舒服。马可·安东尼奥也姓雷斯特雷波，这我原先不知道。总之，这里我们大家都姓雷斯特雷波。”

“不是野花。”我对殷勤的女主人说。“你知道，见了美人我不能不动心。我觉得那个正和罗德里戈一起玩的小妞儿漂亮极了。你这位坚定的一夫一妻制主义者的丈夫，也相信我会同这个山区姑娘喜结良缘的。我爱美景、美女和甘霖，她们是上帝的杰作，是上帝完美的象征。我喜欢平静地、善意地看着象埃伦娜这样的女人，不存丝毫非分之想。我的35岁的年纪以及象是双倍时光的经验，已经使我心灰意冷了。”

我为何要埋怨这埋怨那呢？说穿了，是因为我对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我瞧埃伦娜有点过头了。虽然卡特丽娜有一种通常令我愉悦的城里人的风度，然而她却使我生厌，因为

她把我和埃伦娜隔开了。对我来说，卡特丽娜好比喧嚣的生世，而埃伦娜则是和煦的微风。我觉得卡特丽娜苍白得就跟阿布拉峡谷炎热的气候，而埃伦娜则是个脸色红润的山区姑娘；卡特丽娜是颗干瘪无味的干果，而埃伦娜则是颗刚刚成熟的鲜桃；卡特丽娜是轻佻的女学生，埃伦娜则是聪明天真的姑娘；卡特丽娜是穿长裤子的带有男子气的女人，而埃伦娜则是乡村的贵妇、纯洁的女性；卡特丽娜戴的是人工的发箍，而埃伦娜戴的则是天然的玫瑰；卡特丽娜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和蔼，而埃伦娜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令人注目的羞怯；卡特丽娜是美人鱼，而埃伦娜则是圣洁女；卡特丽娜的声音就象轮船和火车上那沉闷刺耳的汽笛，而埃伦娜的声音则宛如山间清风的低鸣。一句话，卡特丽娜是城市，而埃伦娜则是山岳。要是她们那扁平的、城市化了的乳房和那高耸的、未经攀折的乳房也能出来说话，那该有多好！

眼前出现了无数杂乱的影象，我知道自己醉了。瓜内村的烧酒果然厉害。苏萨娜猜出了我的心事，因为我发现我的心事已经脱口而出。这一大堆对卡特丽娜的诽谤，就象从一只被打翻的瓶子里倒出来似的从我嘴里涌了出来。

“假如不是，”我最后这么说道，“因为罗德里戈已经把她搞上了手，我就会肯定地对你说，苏萨娜，我要和这个山区姑娘结婚。”

这个忍耐心很强的苏萨娜终于开了口：

“我看你们该挺尸去了。新年已过，天气太冷，酒也喝光了。卡特丽娜·雷斯特雷波是我的朋友，你用那些酒后狂言侮辱她，真叫我受不了。你把一个肮脏的姑娘，一个雇工的

女儿，说成了天仙。你把一个高贵的、有学识的好姑娘描绘成象男人的人，并且在一个太太面前向她进行人身攻击。难怪我要反对把那些走私进口的玩意儿弄来。如果我们只请几个吉他乐师来，就在家里跳跳舞，新年晚会就可以举行得很好。在露天喝酒达旦，太放肆了。亏你们想得出来，说什么罗德里戈竟然会爱上一个赤脚的姑娘！……”

“苏萨娜，”烧酒使罗克的舌头有些僵硬，“别忘了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赤着脚的……”

“那当然啦。你认识我的时候我才两岁嘛。”苏萨娜冷冰冰地回答说。

“那时只有星期天去找我未婚妻时才穿上鞋，”罗克接着说，“整个星期我都是光着脚过的。你那时也和埃伦娜一样漂亮，但是比埃伦娜还要穷。你爸爸也打过赤脚，披过粗毛线毯，跟马可·安东尼奥一个样。我爸爸也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这么快就忘记祖国的历史呢！还记得结婚的时候我放裤腿的事儿吧？就连这还是我弟弟借给我的呢！”

“但是你从来没有当过雇工，那时候大家都过得平平常常。20年的辛劳不能白白浪费，不能让孩子们比我们那时还受穷，不能让罗德里戈跟一个比我还不如的山区姑娘结婚。他已经是个就要上中学的小伙子了。耶稣会会员学校是麦德林上流社会的学校。我情愿看见他去拿母猪开心，也不愿看见他同这种倒霉的女人成亲。顺便说一句，你应当提醒一下罗德里戈，让他尊重自己的地位，也尊重穷苦的女人。跟一个黑人姑娘调情不须费什么事儿，只要分给她一块糖就行了。”

苏萨娜怒气冲冲地走到卡特丽娜的身边。半明半暗中，卡特丽娜和那个后来成了她丈夫的男人呆在一起。苏萨娜挽起她的胳膊，两人一同回了屋。进门的时候，苏萨娜大声呵斥说：

"埃伦娜，把浇水的那些家什收回来，免得天亮时水流成河了。"

埃伦娜端着锡盘从我们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对她吐出了我的第一句情话：

"新年好。"

"新年好，老先生。"她回答说。

"你瞧，你的恋人把你糟践得不象样了。"罗克说。

"她不是说我老了，她是说新年老了，因为已经不是新年了嘛。新年已经过去了几个钟头，'宵禁'的钟声也响过了。"

第二章　一篇前言和两篇演说

儿童节那天，我又见到了埃伦娜——我新年得到的礼物。我不愿向任何人打听马可·安东尼奥家的地址，避免引起使我难堪的议论和甚至可能伤害她的猜疑。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坦白，这6天来我一直想见到她，而且可以公开地说，我认真地考虑过同她结婚的事，不过，还需要补充的是，到那

时为止，除了埃伦娜以外，我已经热望过同上百个女子结婚了。我准是同洛佩① 有缘分，他因为不能同全世界的女人结婚而做了修士。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别因为这几句话就误认为我是个好色之徒。当然，我也不是圣神，我现在是、也曾经是个普普通通的罪人，丝毫没有要比我的同类犯更多罪的欲望。奇怪的是，对我这个已经35岁的人来说，埃伦娜没有使我产生任何越轨的想法。有时候，我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把她同桑西奥② 笔下的圣洁女媲美，然后又央求拉斐尔多加原谅。不，我还没有同艺术发生过冲突，我不能亵渎艺术。埃伦娜的模样可以说是柔媚、轻盈、苗条、水灵，但还不是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笔下的完美无缺的画稿。

在长时间的内心独白中，我问我自己：打扮入时的埃伦娜果真能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令人眼花缭乱吗？当我在人们还没有从惊慌失措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陪着年轻的妻子走出剧院时，这一对儿难道不是要比假如同罗萨利娅在一起更出风头吗？这个已经被我忘却了一半的安蒂奥基亚省西南方小镇里的早年的恋人，肤色黄里巴叽的，跟香槟酒一样。

“早上好，埃伦娜。”在走近埃伦娜的时候，我对她这么说。当时她正站在一大片石竹花的花畦里。（啊，好一个杜尔西尼娅③ 的活生生形象！）

“早上好，博士，”她抬起头来说，“请进。我爸爸在

①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著名诗人。

②拉斐尔·桑西奥（1483—1520），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

③堂·吉诃德想象中的美人。

鸡圈里，您要叫他来吗？”

我想起了本哈明·哈内斯①的几句话。当那个智慧的、比我博学的梅林爱上女巫维维亚娜的时候，本哈明是这样描写他的心情的：“她嘴里吐出的一个字，对他来说，比全世界哲学家的全部话语还更有意义。”

“是的，小姑娘，叫你爸爸来吧，说我想同他谈谈有关鲜花的生意。”

埃伦娜一溜小跑，蹦跳着，几乎是跳舞似地跑到了房子跟前，穿过屋子，放开她那仿佛从榨糖机里流出的蜜糖似的甜润的嗓音：

“爸爸，爸爸，博士来了，要跟你谈花园的生意。请你跟他谈吧，来呀。”

我同马可·安东尼奥·雷斯特雷波谈了好久，我着实夸奖他种在两块不规则的地里的每蓬石竹花的品种和颜色。我对他说，在别的城市，开花房是有钱人的买卖。为了不打断大人的谈话，埃伦娜没插一句嘴。后来我鼓起勇气向她提了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这么说，埃伦娜，每个星期是你扛着一大捆石竹花下山到麦德林市挨门挨户去卖的啰？”

“不瞒你说，博士，在山里女孩子们不习惯用‘你’称呼她们。”我这位粗鲁的丈人生硬地回答了一句。姑娘的脸红了。“是的。”马可又加了一句，仿佛刚才没有说这样的话似的。“姑娘每星期二坐运输公司的汽车下山去[illegible]

①本哈明·哈内斯（1888—1940），西班牙作家。

不调，没有什么买主。原先，我们每趟能挣70个生太伏①，还不算30个生太伏的车费，可是现在，仅有的几家有钱人都到乡下来了。最后一趟进城赔了老本。我给了她15个生太伏作为下山用，可是她连回来坐车用的那15个生太伏都没有挣到。孩子只好把花送给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堂圣器室的女工，然后沿着这个山坡一步步爬上来。那是个漆黑的夜晚，我等她都等急了，因为末班车都过去几个钟头了。所以，今后她再也不下山去了。现在我托开车的人把花捎下山去，买主随便出多少钱都可以，免得下山白耽误工夫。要不，就让孩子干脆把花扔进山洞，圣母将会看到，我们能不能用花来填饱肚子，或者象别人说的那样，靠花吃饭。也好，让她看看我们现在连口都糊不上了。”

（我这时才相信，跟这些农民打交道可真得小心点。在安蒂奥基亚省，在既不是麦德林市也不象麦德林市的真正的安蒂奥基亚，以“你”称呼，只有在勾引女人的时候才那样用。表示同志间亲密关系时用“Vos”。但“您”则是尊称，上对下或下对上均可。父母称儿女为“您”，儿女称父母也为“您”。老板称雇工们为“您”，雇工们称老板也为“您”。家里的女主人称女佣为“您”，女佣称女主人也为“您”。省长到村里视察时，农民们都称之为“您”。某个政治家用“你”称呼农民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是假惺惺的、女人气的。严肃的情人也以“您”相称。实际上，称“您”才是平等相待，就跟英国人的“You”和法国人的“Vous”

①哥伦比亚币名。1比索为100生太伏。

一样。因为在麦德林住着许多外乡人，也因为当地人经常到其它地方去，把那些地方最坏的东西带了回来，“你”的称呼也就传到了麦德林。在1925年以前，“你”是在忸怩作态时才用的。但“你”的用法严格地限制在城里。就是坐落在那些紧靠城市的在殖民地时期的公地旁的村子里的人们也还对“你”这个称呼反感。对马可·安东尼奥来说，这是了不得的新玩意儿和大大的不恭，也许认为这是自由党人想强加于人的革命创造之一。当时，我竭力使谈话准确，并没有发现这样做是虚荣成性，反而认为这位雇工的反应是当时我们所说的无知、愚昧。如果说我让步了，改口用“您”来称呼那个小妞儿，那并不是因为我当时的想法跟现在一样，而是因为一位假想的老丈人的纠正，可以使即使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也会不寒而栗。因此，我决定随时随地都保持彬彬有礼的风度，这是农民敬佩城里人的唯一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雅”一词就是大城市一词派生出来的。）

“埃伦娜小姐，您喜欢麦德林吗？”我带着发自内心的殷勤问道。

“我真的非常喜欢麦德林，博士。我熟悉这整个市中心。在这里我日日夜夜都瞭望着那广阔的城市，想着城里的好处：大教堂和许多小教堂，了不起的工厂、学校和大学，公园和大道，高耸入云的楼房和精致的平房……如果有钱并能住在麦德林市里，该是多么幸福啊！糟糕的是我们这些山里的姑娘会让麦德林人笑掉大牙的。”

“闭上您的嘴吧，我的孩子，看在上帝份上，您别丢人

现眼了。”马可·安东尼奥以令人望而生畏的严厉打断了她的话，“您还是个黄毛丫头，不懂得农村的价值！”

“您说得真好，雷斯特雷波先生。”我调解说，“您的话就象是从奥拉西奥①的诗里翻译出来的。在他的一首最著名的诗里，就有这种意思。不过也该夸一夸这个聪明的小姑娘了。实际上，农村赋予了她一种可贵的观察精神，使她能准确无误地判辨出我们城里真正值得颂扬的东西。我认为，亲爱的先生，大教堂是她第一个赞美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的大教堂是我们民族的第一骄傲。这座宏伟的建筑，据最爱吹毛求疵的唯美主义者们看来，也应当排在世界上最美的几座建筑物中。它的规模使它成为普天之下最大的火砖建筑。纯正的罗马风格，不带一丁点儿奢华，又使它既庄严又肃穆，成为当之无愧的上帝之家。它各部分的比例都很匀称，使我们觉得它并不高，虽然它是全市最高的楼房；它也不显大，尽管它是比任何其它楼房都要大的建筑。然而从远处看，就象你们在这么高的地方看，这里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能把麦德林尽收眼底。可以看到，大教堂从那座天主教城市的中心地带拔地而起，教堂顶上的塔尖直插云天。对于最没有思想准备的游客来说，最能够引起注意的，就是这座硕大无朋的玫瑰色的大建筑。每天中午从这里发出的祈祷声，和一根细针的声音不同，它是能够直达九霄的，是普天下的平民百姓对上帝的呼唤声。据我国最杰出的学者爱德华多·奥斯皮纳说，我们的大教堂有足够的理由留芳于世界艺术史中。哥伦

---

①奥拉西奥（公元前65—8），著名的拉丁语诗人。

比亚那些自誉为宫殿的教堂，没有一座能在建筑艺术方面赶上我们的大教堂一星半点。我们的大教堂只缺少那么一点年代赋予的令人肃然起敬的霉味儿，否则，就能跟墨西哥的大教堂一样名扬四海了。每当我把我们奇异的大教堂和我们这座朴素无华的城市进行对照的时候，我就认为另外一个类似的情况是在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任何罗马和雅典式的美好建筑都会黯然失色。就是在罗马和雅典，也看不见任何可以同萨罗美教堂媲美的建筑。”

“这一切都不象出自于您——一个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安蒂奥基亚人——之口。”马可·安东尼奥说，“向一个英国人介绍麦德林市的时候，他会在大教堂面前目瞪口呆很久很久。安蒂奥基亚人说不出多少道理来，但末了会对他说：‘您看见的这座又大又漂亮的教堂，不是我们从外国带回来的，而是就在麦德林修起来的。’”

马可·安东尼奥关于我们的大教堂这短短几句话，比我那篇冗长的、还不知道如何收尾的议论雄辩多了。我再也打不起精神来称赞小姑娘的聪明了，她夸奖过的另外那些教堂，我本来还可以絮叨一阵的，但我知道我那些所谓渊博的学问，会使同我谈话的这两位倒足胃口，因为说到底，那都只不过是我们在矿业学校学到的最基本不过的关于建筑学的知识。我想说的那些关于安蒂奥基亚大学、关于铁路以及关于我们麦德林市那些值得颂扬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伟大的成就——我说，它们的灵魂比它们的实体要伟大得多——的话，我都决定留待以后再谈了。我本来想吹一吹工业家们的百折不挠、商业家们的雄才大略及我们诗人和小说家的灵感

的，但马可·安东尼奥这个小小的、高明的诙谐，把我这一切都堵回去了。的确，这座我们此时站在阳光明媚的“国王山”上从远处凭眺的大教堂，比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实质上是当时被看得一钱不值的——民族工业所生产的全部产品还要宝贵。埃伦娜的声音使我得到了短暂的安慰：

“您呢，博士？您习惯了麦德林市的各种舒适环境，对美丽的圣·埃伦娜山会感到厌烦吗？”

“什么是山上缺少的城里的舒适条件呢？”我问她。

“您看呢，爸爸？什么是城里的舒适条件呢？比如说，可以坐在家里用电话同自己想谈话的所有的人聊天；不需要出门就可以买到东西；要是想出去散散心，成百上千的小汽车可以听你使唤，要不然也可以乘坐电车或电动巴士；如果想洗个热水澡，用不着扛柴火和烧炉子，只需要点上煤气炉就行了，要不就使电炉；衣服用不着洗刷和熨烫，只消把脏衣服交给洗衣店就行了，送回来的衣服就跟新的一样；用不着整天提着水桶走，只消打开龙头，想使多少水就有多少；假如想看书，就去图书馆；想获得知识又不愿去看书，可以去听讲座；想逗乐的话，可以去安静的、黑咕隆咚的剧院里看一场卓别林的电影。您什么也不用对我说了，博士。我真想不通，一个住在麦德林的人，干吗要跑到这山上来过两个月，这里一切都让人遭罪，连盏电灯都没有，社交活动更谈不上……我们穷人这么过没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但有钱人……”

“埃伦娜小姐，您说的这一切倒是千真万确，”我回答说，“不过但愿您别沾染上城里人的恶习。从社交开始说起

吧。那些农民，比起城里人来，他们住得分散一些，但他们懂得邻居的责任就是照顾邻居，人类的责任就是照顾他人。在城里，这些规矩都被忘记了。关系最好的近邻在他家睡觉时离我的床只有一米远，然而我却孤零零地一个人独处，也可能病得只差一口气没咽，但那位邻居却正在跳舞，不知道还有我存在。我饥肠辘辘，而他们每天给狗吃的肉能足够我吃一周。他们也许听到我在哭泣，却不会中断他们的歌声。人生唯一有价值的舒适条件，不是电气化，而是人们的友谊、团结和仁爱。这只有在你们乡村有，在城里却没有。电气化是一种巨大的造福力量，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然而跟乡村里那种关心他人这另一种看不见而确实存在的力量相比，电气化是微不足道的。"

"我说的这一切并不仅仅包含诚恳——要不我在圣·埃伦娜真要烦死了，我实在是渴望讨得我的农家姑娘的欢心，渴望她感觉到我对她一见倾心，也许还渴望她相信城里没有一个姑娘象她那么高尚和慷慨，因此没有一个姑娘能够象她那样使我产生好感；另外，对我来说，此刻并非仅仅在山上消磨日子，这跟同罗克家的孩子们没完没了地玩积木游戏不是一回事儿。"我的这位雇工丈人仿佛听见了我的这些想法似的，冷不丁对我们的爱情宣判了死刑：

"这正是我向孩子经常念叨的事儿。麦德林从远处看还过得去，就象我们从这里看去一样，可是不能在那里久呆，过一会还得回来。城市一座挨着一座，城里人比鸟还多。我也对她说过关于麦德林城里那些花花公子的事儿。表面看来，他们似乎一本正经，既漂亮又诚实。不过，如果相信他

们，这些山上的姑娘可就要倒霉了！麦德林人跟麦德林这个城一样，一切都不错，可就是得从远处看。”

我的丈人先生的斩钉截铁的禁令，差点儿使我无力自辩。终于，我醒悟过来了，装出十分诚恳的样子对他说：

“说得对，马可·安东尼奥先生。麦德林的公子哥儿们是一群令人恶心的蝗虫，就跟染缸一样。在城里有许多黑人在那儿当佣工。那些被称为社交中心的地方，是真正对黑人敲骨吸髓的场所。你要是见过是些什么人组成的那些资产阶级魔窟就好了。在那种地方，对聪明才智毫不尊重，对文明就更谈不上了。在那些社交中心居然也有图书馆，但总是空无一人。他们把书当成纯粹的装饰品，因为书的封面都是皮的。相反，当天的报纸倒是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但对报上的内容不屑一顾，只是看看牲口交易会和股票行情而已。不过这些人只是社会上寥寥无几的几个寄生虫，他们由成千上万个正派家族组成。不应该斥责麦德林人，而只应该斥责那些剥削麦德林人的人。比如说您吧，也许没注意到您的亲生儿女们就是麦德林人。黑河省的分界线离这里还有好儿公里。埃伦娜小姐就是麦德林人，而公子哥儿里头却有许多是小镇出身的。”

“不管镇子里的人或者麦德林人，都是一个样子。总之，”马可·安东尼奥不容争辩地说，“他们都是些越来越富有的人。有些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在放马呢，现在却说烧酒难以下咽，要喝就喝白兰地……命运真他妈的，让一些人有钱，让我们另一些人有本事！我憎恨麦德林的上流社会。”

最后，我对马可·安东尼奥说，我要研究一下每周买他

一次石竹花的可能性。我同他和他那惴惴不安的女儿握手道别，然后形影相吊地一步步走回光明村。这座雄伟的大山脚下的麦德林市的耀眼灯光，使我伤透了心。在那里，我有一些正派的朋友，也有许多不地道的朋友。在那里，幸运曾经向我微笑过，然后又把脊背掉过来朝着我。我有多少次的努力徒劳无功，又有多少次的幻想化为泡影啊！麦德林，你是五光十色的海市蜃楼。许多次你对我微笑，向我展现你的财富，把我捧上了够得着财富的地方，却仅仅为了把我摔下来，看着我沉重地摔在无动于衷的水泥地上而开心。

我就这样沿着从马索到圣·埃伦娜的羊肠小道走着，走着，不时在一棵色彩斑斓的七层皮树和枝叶繁茂的爱神木跟前停下来站一会儿，要不就欣赏阿马拉波雅树上长的花篮。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们美洲人这么庸俗，一棵如此美丽的树，我们却给它起了个"阿马拉波雅"这一愚蠢的名字呢？安蒂奥基亚的诗人们曾为此奋斗，进行一场革命，把美洲的抒情诗改变成叙事诗，并且主要改变成田园诗。古铁雷斯·冈萨雷斯的《在安蒂奥基亚种玉米记》是一部佳作，然而在技术上又克服了多少困难啊！这位杰出的诗人发现西班牙语里没有词汇可供歌颂，便决定用安蒂奥基亚地方语来写，而安蒂奥基亚地方语说多难听有多难听。这位埃皮法尼奥①的狂热崇拜者继续进行了革命。他歌颂过胡宁的木棉树，但木棉并非我们独家所有。他还歌颂过温柔的鸫鸟和"乌维托"鸟。可是，当他想起了阿马拉波雅树干上的美学宝藏时，也讴歌了

①埃皮法尼奥（315—403），希腊教创始人。

这种树。发表他的诗歌的时候，为了不让这树木难听的名字玷污它本身，他去掉了开头的字母a。但"马拉波雅"算什么呢？我从他的女儿埃米利娅和玛加丽塔保存的手稿中看到过他勾掉字头的手迹。那是他亲手勾掉的，那是一双与一件不顺手的工具——和丰富多彩的花木相比显得词汇贫乏的语言——斗争的唯美主义者的手啊！后来，我又想起了那时出于相同的革命目的写出了完美无缺的诗歌的文坛巨擘波尔菲里奥·巴尔瓦·雅各①。他痛惜我们缺乏歌颂鲜花的歌手和古风。他为索佩特兰镇的玉米地、特雷西塔花和大叶菊花写出了优美的诗篇。就这样，我们的地理和我们的鲜花载入了世界抒情诗中。联想到我们的地理，我又回忆起了奥拉西奥，他以其诗篇天才地使意大利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永为世人称颂。我又想起了我们的莱昂·格雷夫，他也是安蒂奥基亚人，他发掘出了我们偏僻小镇波隆波洛等地的音乐宝库，并把它写进了音乐的诗篇。然而，想起文明的欧洲把一种鸟叫做夜莺，而在这里我们却称之为蟑螂鸟，不禁使我为之郁闷沮丧。何况，蟑螂鸟叫得比夜莺还好听哩！我又想起了胡安·巴列拉，里约热内卢湾使他心醉神迷，他竭力想把这个海湾描写得比那不勒斯还要美，但那些难听的字比如科科瓦多·班德亚苏卡等又使他束手无策……

这一切逐渐使我信服，我梦想写出来的那些诗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我们的鲜花所缺少的，不仅仅是歌手，也不仅仅是古风而已，它们还缺少象征手法。这种叫"紫木棉"

---

①波尔菲里奥·巴尔瓦·雅各（1883—1942），原名奥索里奥·贝尼特斯，哥伦比亚著名抒情诗诗人。

的臭百合，比任何其它百合都更大、更白。为什么它一定不是猥亵的象征，就象那另一种百合是贞洁的象征一样呢？为什么这种令人齿寒的紫木棉不是罪恶之花的一种呢，我的波多雷[①]朋友？它跟一个坏女人那样漂亮，却又象廉价香水一般难闻。

而这些虽然长在不毛之地却仍然往上窜的、支棱着银白色阔叶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双树参，为什么不是那些暴发户的象征呢？它们枝叶繁茂，把周围的地方搜刮一空。除了它们的枝干外，在它们的边上寸草不生。它们还不结果实。它们的种子在发芽之前必须首先经过胃器官，还得同粪便混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树参就跟暴发户一样，肚里都是空空如也。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们那样无知，给另一种灌木起名为穿皮潜蚤呢？难道可以令人置信，我们的祖先们不觉得它的那些昙花一现的讨人喜欢的果子象梨吗？然而，他们只觉得那些果子象是他们脚上的跳蚤。能把穿皮潜蚤这个名字写进诗里去吗？何况上帝创造它不是为了让人们用它来填饱肚子，也不是为了让人们靠它那些派不了用场的木材发财，而是为了让我们欣赏它，把它栽进花园，从它身上学习某种其它更有意义的东西。如果不把它叫做穿皮潜蚤而是叫做天竺牡丹或醉仙花，写进十四行诗倒是满不错的。如果给它起的名字是“健康美丽”，跟美丽一词押韵倒是珠联璧合。

不。说一千道一万，美洲还有待发现！我们必须发现

---

①波多雷（1821—1867），法国诗人和散文家。

它。要让烧酒跟葡萄酒一样具有社会地位，让语言院士先生们承认我们有给我们的东西、儿女起名字的自主权，然而当务之急是让我们开化起来。看在上帝的份上，当他们把皮口袋称为皮囊的时候，别让我们把葫芦叫葫芦，也别把葫芦瓢叫葫芦瓢。让他们禁止我们用那些难听的字眼吧。就跟父母管教儿女一样。

从墨西哥到火地岛的人们啊，让我们给我们的美洲起个美洲名字吧，因为美洲这个名字已经被美国佬拿走了！谁赋予这块土地一个好听的名字，谁就是它的开拓者，谁就可以以征服者的神圣权力而占有它。所有这些分散的部落——据说在我们小小的部落里我们是主权部族——都是他的子民。首先去为这块土地寻找一个名字吧，寻找一个象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这么神奇的名字吧，然后再来向我们的鹦鹉和我们的江河大声喊叫这个名字。我们需要谁来征服我们呀?！我们需要谁来教我们用美洲话歌唱我们的痛苦与欢乐呀?！西班牙语对我们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它是垄断性的、愚昧的、宗主国的和缺乏表现力的。但是安蒂奥基亚语对我们也没有用了。让我们创造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象征和另一种理想吧，然后挺进西班牙，去教他们掌握！

寂寞中，我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这些疯疯癫癫的话语，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练习辩证法——谁也没有听见我的胡说八道——而是为了通过谈话来锻炼我的肺部，盖过从我的脚下倾泻直下、激烈地奔向城市的圣·埃伦娜小溪那宛如爵士音乐的流水声。

埃伦娜就是这样，我自言自语地说，她就跟圣·埃伦娜

小溪一样，发了疯似地想到城里去，寻找着到城里去的康庄大道，即使在巉岩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瀑布前也不止步。她那明澈的心，就跟这条喧闹的河沟里的清水一样。（正在这时，我想起了不能说河沟，应该说溪沟，因为河沟是美洲方言，而我们是卡斯蒂利亚人。以后，每逢出现同方言交叉的字，大的那一个都归皇家语言学院。这样一来，我连埃伦娜也无法想下去了。我没闹清她的名字里是否有H这个字母。圣·埃伦娜山是没有H的。埃伦娜，我的山区恋人，是有H的。这条和她酷似的河沟，也是有H的。）

是的。我喜欢这条逃避故乡的大山而热爱城市和人间的新河沟的勇猛，因为河水是慷慨的，它愿意为我们效劳。在这个瀑布里也有我风华的象征。我将献出我全部青春，同埃伦娜结婚，我将向社会挑战，并把流水的急促的步伐注入我的生命。流水避开山区的成见，一心奔向城市，奔向那座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梦想着待到扼杀了那个小镇——还想在城里苟延残喘的圣烛节村——之后会变得兴高采烈的麦德林市！我同埃伦娜结合之日，就是这座新城市建立之时！在这座新城市里我们大家将象农民们似的互相帮助，不过，谁也不知道他的邻居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又以什么为生。我们将鄙视富翁，热爱诗人和画家。除了心灵上黑的人——那些使人民贫穷的人，那些骄奢淫逸的人，那些加深贫富悬殊的人，那些使许多人变穷而自己致富的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黑人了。是的，我将把埃伦娜作为我心目中的女英雄来建立这种基督教社会秩序，而这正是我们整天挂在嘴上的、同我们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社会秩序。埃伦娜和

我有一天将从山上下去改变麦德林——这座世俗的、对牟利和奢侈顶礼膜拜的城市，向那些亲手制造了贫困，并以为这样能平息上帝的愤怒的人们施舍。

时隐时现地出现在这座山上的古铁雷斯·冈萨雷斯的高大形象，仿佛是大发雷霆的宙斯，正在象基督诅咒那座杀害他的城市一样诅咒麦德林。我的惊恐万状的脑海里，蓦地又出现了耶路撒冷和它的大教堂、麦德林和它的大教堂这两幅形成对比的画面，几分钟前我还对埃伦娜讲过。埃伦娜，我的美丽的姑娘，和我们的圣·埃伦娜河沟同名的姑娘，你和河沟一样纯洁、朝气蓬勃而又汹涌澎湃，并和它一样走向城市，为城市效劳。

（当时的耶路撒冷和现在的麦德林也有相似之处，那里原先有许多以色列人，这里现在有许多安蒂奥基亚人。法利赛人在那里和这里都很少，但他们都能发号施令。）

我怀着这样一些疯疯癫癫的想法，肩上扛着个口袋，回到了光明村，和罗德里戈以及那个比罗德里戈大一岁的姐姐格拉谢拉玩积木。写日记的时候，我放弃了对麦德林的精彩描绘——那是从圣·埃伦娜的角度看的，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因为这西班牙语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其次，因为对景色的描写只有在小说家无力刻画人物时才用的，比如豪尔赫·伊萨克①、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②和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托马斯·卡拉斯基亚③——他在文学方面的最大缺陷

①豪尔赫·伊萨克（1837—1895），哥伦比亚浪漫体小说家。
②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1889—1928），哥伦比亚诗人和小说家。
③托马斯·卡拉斯基亚（1858—1941），哥伦比亚小说家。

就是他是西班牙和美洲最无可挑剔的作家——就是这么做的。

爱菲·戈麦斯倒的确是现代派作家，其小说刺激了批评家先生们。这位可敬的大师——他以牺牲一首诗的代价来打扮整个世界——已经从圣·埃伦娜或从任何其它瞧得见麦德林的角度来描写麦德林了。他说过，麦德林就象矿工的木桶……

矿工的木桶！爱菲·戈麦斯没有理会木桶是个难听的字眼——比那些我认为很美的难听字眼还要难听很多。木桶这个难听的字眼可没有使他为难，他这个简洁准确的形容，一语道出了我在今天这个黑沉沉的夜晚所看到的样子。空中只有从白石头的热电厂透过来的光亮，它从深渊里照耀着全城。万千繁星争着在照一面神奇的镜子。

矿工的木桶！筛选出来的亿万砂粒金光闪耀！木桶不让其无数的财富外流，因为桶沿的高度是按摇荡的需要计算妥贴的，金子的重量又使其同不是金子的东西分道扬镳。同样的道理，麦德林的富翁们也同穷困的"黄铜"①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话是道道地地的不谐音句子。矿工们摇荡木桶的节奏跟这里的一切——交易会、证券交易所、政治、工资和不动产……——摇荡的节奏如出一辙。桶里唯一剩下的就是富翁们，他们是玉米粥、玉米糊里的金子。其它一切都摇晃出去了。专业人员们是被人轻视的小猴子，音乐家们是五光十色的廉价石英石，诗人们则纯粹是被倒回河里

---

①黄铜是对劳动人民的蔑称。因为风吹日晒，他们的皮肤呈古铜色，因此富人自诩金子，称劳动人民为黄铜。

的沙子。矿工的木桶！不让城里的金子流失的山岗就是桶沿。我们这些穷光蛋就住在山上，我们为富翁挣来的金子任他们挥霍。铜可以做玉米糊，但它毕竟是铜，廉价的铜。金子没有任何用处，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用处。把它从藏身的矿坑里挖掘出来，再放进共和国银行的金库——更糟糕的矿坑，如此而已。维利亚·莫雷诺[1]就是这么说的。到目前为止，金子还在象善良的狐狸精一样做好事，为我们换回英镑来。它就要躲进共和国银行那阴森森的金库了。给我们带来这场灾难的就是那该死的黄金经济。这只骗人的矿工的木桶，金光闪烁，到头来连一点金子也没有。全都是投机，这投机使我们陷入灭顶之灾。麦德林是海市蜃楼之城，麦德林是该死的黄金之城，麦德林是杀害基督的耶路撒冷第二。全都一模一样。同样的玉米，同样的土豆，同样的工厂，同样的榨油机，同样的咖啡，同样的矿坑，同样的金子。我们穷，是因为我们的金子让美国银行家看上了，是因为我们把金子当钱使，而不是用它来镶牙和制造针药来治疗肺结核。多么可怕呀！我们相信金子的稳定，相信货币的稳定，仿佛货币不是跟任何其它商品一样是受那该死的供求规律支配似的。而供求规律是国会全体会议和奥拉亚·埃雷拉[2]阁下本人也左右不了的！

“矿工的木桶”，这是爱菲·戈麦斯对麦德林的粗略的描述。为了表达这层内容尚不及如此深厚的意思，豪尔赫·

---

①维利亚·莫雷诺（1887—1955），西班牙作家、诗人和画家。

②奥拉亚·埃雷拉（1880—1937），哥伦比亚政治家，1930—1934年任哥伦比亚总统。

伊萨克可能得写一页，里维拉可能得写一章，而卡拉斯基亚则可能得写一本书。我是采矿工程师，我知道描述麦德林这句话的奥妙所在，我不再多说一个字，因为那就等于否定我的同行爱菲·戈麦斯了，他也是没等毕业就辍学的。我不去描绘麦德林，甚至连一点风景也不描绘，如果偶尔插进几句描写风景的话语，那也好，这是时代的需要。在1931年的时候，在小说中描绘风景应该以在公路上飞跑的小汽车的速度穿插其间。明天，在哥伦比亚就该以飞机的速度穿插其间了，后天呢，我想该是运载火箭的速度了，让风景从游客面前一闪即过，快得连游客的眼睛都追不上它。卢梭的描写之所以分寸得当，是因为风景跟许多事物一样是骑马速度。不过，如今应将这种风景从小说中抹掉或者把小说从当今时代中抹掉。

在我的私人日记中，我就"木桶"写了洋洋数万言，谈的仅仅是这件厨房用具。震撼我心弦的不仅仅是矿工的木桶。我远远地看见；在年轻的圣·埃伦娜河沟旁边，有个小姑娘在用木桶洗衣服。为了不把溪水搅浑，她用木桶把水打上岸来洗。她用肥皂在桶里洗着，然后把肥皂水倒进花园或者用它来洗拭被蚜虫咬伤的绿叶，一片片地洗着。我躲在一根柱子后面从远处注视着这位小姑娘，她就是埃伦娜·雷斯特雷波。

这个木桶不是矿工的木桶，也不是爱菲·戈麦斯笔下的木桶，更不是洗衣姑娘的木桶——使我心弦为之一震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听说过，埃伦娜·雷斯特雷波是"在木桶里长大的"，没有人逗她咿呀学语，没有小铃铛和象样的玩

具，没坐过一天摇篮，坐的只是一只木桶。幼年时，她就整天坐在那只桶里摇晃。一只桶，一只吊在她降生的那间茅屋大梁上的桶！

从根本上说，我是喝水长大的，喝着圣·埃伦娜的河水长大的。除了埃伦娜，除了我心爱的姑娘，我是别无他求的。

第三章 食古不化的未婚夫

我跟她对面相逢的次数少，跟她尾随跟踪的次数多。卡尔瓦哈尔神父在光明村举行弥撒的那天我见到过她。她在她父亲身旁毕恭毕敬地祈祷着。她那妒忌的父亲一刻也不离开她。我开始恨起马可·安东尼奥来了。我知道他在监视着她。前面说过，埃伦娜是她父亲最小的女儿，她一落地就失去了母亲。马可有9个孩子，5男4女。在儿子中间，奥克塔维奥有一辆卡车，往返于麦德林和里约内格罗拉货；卡洛斯是个地地道道的浪荡子，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费利佩在布加拉曼加服兵役；马可亦已安家，在金迪奥以种地为生；恩里克16岁的时候，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离开了圣·埃伦娜，从此音信杳无。女儿中已有3人出嫁，她们是弗洛拉、罗梅里娅和卡洛塔。大女儿住在麦德林；二女儿住在桑库多矿区；三女儿住在圣·卡洛斯。“星云零散地降到了我的头上，”雇工以

犹太人的口吻和《圣经》的鼻祖的姿态说，“形单影只的我跟我的瞳仁①相依为命。”这个愚蠢而幼稚的比喻，对扉工来说，可真有点诗情画意。他对女儿的严密控制，原因盖出于此。就因为这样，当时我未能再同她搭腔。望完弥撒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里露出了急切的神情，知道她希望在反抗父亲时得到我的帮助。我们默默无语，不过我猜想她一定受到了来自父亲的痛苦的惩罚，他不让她把上衣穿得稍高一分，也不许她把胸口袒露得更多一点，更从来不许她穿鞋。如果她瞟了哪个男人一眼，即使瞟的是真心诚意热爱她的男人——比如我，他就会大声呵斥她。这个乡巴佬对我的态度从一开始就特别敌视。对这个无知的人来说，仅仅因为我是麦德林人，就认为是对他女儿贞操的威胁。傻瓜！当他家里吉星高照的时候，当他女儿能嫁给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誉满社会的人的时候，他却因为自卑感而把幸运拒之门外。

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读一章《堂·吉诃德》。埃伦娜求助的目光不仅使已经在我心里萌动的圣洁的爱情愈加炽热，而且日益使我确信，我——命中注定是我——应该在那个姑娘的命运中出现，以顺应天意。我不仅仅是她的崇拜者，甚至也不仅仅是她的未婚夫，而应该是她的解放者、保护人，是制止一个残酷的父亲在最娇弱的孤女那柔嫩的肉体上没完没了地滥施责罚的大救星。

在长期的失眠之后，我多次发誓，我要体面地尽快同埃伦娜结婚。有时候，我觉得连等待到天明都来不及了。我确

①瞳仁照字面又可译为“眼睛里的姑娘”。

信她在想我，两只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在可怜地用发辫揩拭。啊！当我觉得我信心十足地向这个嘲弄农家姑娘的愚蠢的社会挑战时，我是多么欣慰啊！那些山区母亲们——不停地、无偿地为人间生儿育女的母亲们——的丰满的形象，在我的面前越来越高大，越来越高大……房屋窄小，食品匮乏，人们急匆匆地登上这险象丛生的道路。庄园和村庄就是这样一座座地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安蒂奥基亚省就是这么一步步征服金迪奥地区的。西南方就是这么慢慢地住满了贫困的白人的。我们的土地贫瘠而崎岖，好让同其争斗的躯体习惯于付出超人的努力。安蒂奥基亚省是个教人付出牺牲的学校。后来我们离开了安蒂奥基亚省，在这里为谋生而付出同样的努力，敛聚了一点钱财。我们深知，要抚养如此众多的儿女，父亲是力不胜任的，因此从小时候起我们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成家以后我们就更加懂得每周要上一次市场是多么的艰难了。正是象埃伦娜这样的妇女们，使安蒂奥基亚省壮大起来了。每当不幸流产，她们还因为少了一个孩子而痛哭流涕并身穿丧服。

我就这样在寻芳觅草和碌碌无为中度过了我青春年华中最美好的时光。当我同一个可以为我生下象这座大山一样健壮的儿女的姑娘结婚之日，也就是我追回这一切损失之时。为期30年的妊娠在等待着她。这就是我的姑娘，这就是我的山区姑娘。看了达里奥的作品，我心中的幻影顿失，也不需要为我的诗句找更多的借口了。不过，正如小歌剧《鹞鹰》里说的："在我的头上……我已经看见银丝闪亮。"不！我不会象那个把爱情的成功完全寄托在自己财富上的可笑的老

光棍那样一败涂地的。小歌剧的作者想打倒的不是老人，而是富人。在看台上，准不会有一个不顾马可·安东尼奥的嫉妒而爱上我心中的姑娘的小白脸。我是第一个到达角逐场的。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上帝把我心中的姑娘隐藏在这里——我很少见过她，但阿隆索·基哈诺也只见过杜尔西尼娅一次呀．也许压根儿就没跟她见过面哩……

在埃伦娜身上我发现了处女的美貌，发现了天真未凿的诗篇，也发现了我的英勇的归宿。难道是我一个人在追求她吗？罗德里戈·阿尔法洛不会成为我的情敌吗？然而，一个在罗克的宠爱下长大的高中生有可能不去渴望电影明星而去梦想山区姑娘和牧羊女吗？不过，自古美女爱少年，无疑，只要罗德里戈对这个埃伦娜说过一句求爱的话，她就会永远等他而不愿同我这个功成名就的博士马上结婚的。

我虽在清贫之中，但不至于象她那样穷困，甚至我还能解决她的经济问题。尽管我的财力有限，还是可以让她过上比夜宿茅棚、昼顶烈日种地浇花稍强一点的日子的。我将把她带到麦德林去，带到那个既属于她又属于我的城市去，带到那个她喜爱而又不知道正因为麦德林是她的故乡她才喜爱的城市去。我要把她带走，使她成为一位穿戴整齐的埃伦娜夫人，埃伦娜·德加西亚，或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德加西亚，或德加西亚博士夫人。这样一来，我就能使一个高尚的女人得其所哉——目前她正由于那个行尸走肉般地妨碍女儿幸福的老傻瓜马可·安东尼奥的无知和神经质而变得每况愈下——这对我发家致富和扬眉吐气该是多大的鼓舞呀！

这些无声的念头，这些我在光明村度过的所有寒夜中夜夜皆有的念头，天亮以后变得不那么激烈了。于是，我认为那一切都是幻觉，在那个荒芜的山头上，好些天里除了家里的女人外没见到过其他女人，产生这种幻觉是自然的。

不过，使我无法忍受的是，每当我沉默不语的时候，罗克、苏萨娜和他们的女儿格拉谢拉就准得拿我对埃伦娜的默默的爱慕来没完没了地取笑我，谁都不把它当回事。他们为我安排生活，嘲笑说我乘人之危找了个老婆，是一种1931年式的时髦行为。我呢，则得整天忍受他们那没完没了的絮叨和令人难堪的打趣，天天如此。他们取笑的正是我夜夜思考的唯一严肃的问题，唯一对于我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我还得对他们那些粗俗的逗趣报以微笑。我自己也把我这一生中唯一经久不忘和矢志不移的事情当成了无动于衷的逢场作戏。所有的人都确信这是又一个司空见惯的老光棍的骗局，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一个可怜的女人坠入情网而取乐……我拒绝她，正如彼得之拒绝基督，我热爱她，几乎象基督热爱他的教会一样。

许多次我想把自己的心事向罗克和盘托出，他是我这一生中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但每念及此我又发觉他已并非是我的挚友。我必须向埃伦娜谈，但我已经过了可以在所有人面前开诚布公的年龄，也不便鬼鬼祟祟地在一个雇工的眼皮底下去钻空子。这一回，我的恋爱必须是认真的而又速决的。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

我不能公开这封信，这倒是真的。而你，读者朋友，看

了也会受不了的……我甚至对她说，我从15万万个女人当中把她挑选出来做我的子女们的母亲……而且愿意马上去找马可·安东尼奥向她求婚……

我托光明村那个牧童把信交给了她。不久，埃伦娜把信退给了我，并捎来两句十分诚恳的话："我十万分感谢您，但我大字不识一个，不知您是否愿意把这信交给我爸爸……"我的天！连埃伦娜也在撒谎。我知道她确实在圣·埃伦娜乡村学校念过书，而且是个用功的学生。说到底，我已经是条老黄牛了，却还在昏头昏脑地想去吃嫩草。我借口有件急事，告别众人，回到了麦德林。我相信当牧童把这件事告诉罗克和苏萨娜——虽然我送了他一笔钱，让他保守秘密——时，我是无法忍受他们的嘲笑的。

尤其是，我无法忍受罗德里戈的存在，因为我确信那小子才是交了桃花运的人。

第四章　饥饿是小事

麦德林使我精神振奋。我又重新恢复了我的爱癖。我看见了好些漂亮的、令人向往的女人。晚上我很快就上床睡觉，那所谓的私人日记没再继续写下去，也没有挥毫作画。我说服了自己，那一切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是由于山上

的孤寂生活产生的。在那里，我爱上的不仅仅是埃伦娜，而且还有那些山。我久久地回想着那条长满青苔的小河里的清澈见底的流水。什么清澈见底呀！那不是圣·埃伦娜那条小沟吗，麦德林的全部脏水都倒进去了。埃伦娜也跟这条小沟差不多，美丽、纯洁，因为还没有人玷污过她。如果说城市已经把我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变成了好色之徒和恶习难改的人，那么会把象她那样容易冲动和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变成什么样子呢？幸好我没有结婚，否则这个错误是无法挽回的。如果是这样，此时我早就当上大王八了。不。对我这样性格的人来说，长上一大把山羊胡子还可以，长上它的角却是万万不能的！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对埃伦娜的爱恋就结束了，但我还是在继续关注她的命运。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单身汉，我不能再度让一个赤脚的农村姑娘推说不认字而把信退回来。我竟如此不能吸引一个正派的女人对我产生兴趣！

2月，阿尔法洛家的人回到了麦德林就读，那时我又一次坠入了“情宫”，在那里我受到了同样的热情接待，就跟我按时交费的时候一样。有一天，我去拜访罗克和苏萨娜。我按响了门铃，门打开了……出来的是个女佣。啊，竟是埃伦娜！此时，已经不是在山上非爱上我周围唯一的那个女人的时候了，我是冷静的，不过我更清楚地看到，她美极了……

“请进来吧，博士。我去叫罗克先生。”她急匆匆地走开了，冷冰冰的，脸也没红一下，更没朝我投来热情的目光，哪怕不是那天早晨卡尔瓦哈尔神父在光明村举行弥撒时的求助的目光呢。不过这一切我都没大在意。我只是注意

到，她美极了。尽管她对我冷淡，我还是感到欣慰，因为我没有看错人。再说，她这种无动于衷，有力地证明了我曾经在15岁的姑娘心中占据过某种位置。

言归正传，咱们来说埃伦娜吧，但这已经不是象在光明村那样只是开开玩笑了。那时，哈哈大笑只是徒劳地震撼清新的空气和雀鸟聚居的田野。在麦德林，谈话都是认认真真的，谁也不会放声大笑，免得打扰邻居。

“我们终于把埃伦娜带来了，让她接受教育，并帮助我们干点活儿，在这座大房子里有许多活要干。”苏萨娜说。“说服马可·安东尼奥可费了牛劲。家境贫寒，可他还自以为了不起，摆出有5男4女孩子的父亲的架子。不过，那个可怜虫恐怕实在是养不起孩子，最后终于把她交给了我们。讨厌的是，他提出了这么个要求：如果不是跟我或格拉谢拉在一起，就不能让她到街上去。我不愿承担这种责任，何况她又是个漂亮的姑娘。不过，她倒是着了迷似地想到麦德林城里来。如果她留在圣·埃伦娜，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她就会经常挨饿。这里虽说年景不好，可是给口饭吃还是不费什么事的。她帮我们干活，我们给她吃饭和穿衣，再说，姑娘也很听话。如果她对我不老实，我马上就把她送回她爸爸那儿去，让他去管教她。唉，管教我自己的儿女就够我操心的了，哪里还顾得上别人的姑娘呢。”

于是，仅仅为了一日三餐，埃伦娜就高高兴兴地每天从早晨4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整天呆在家里并没有使她感到烦闷。她每天上午都去教堂，走在苏萨娜太太前面，后者可以象对自己的儿女一样留心监视着她。有意思的是，罗克和苏

萨娜深信不疑，他们把埃伦娜领到家里来是一件大善举。姑娘可以在这里长见识，过些年，等他们完成了教养她的艰巨任务之后，埃伦娜可以成为一户富裕人家的厨师。虽说眼下他们还没条件付给她工钱，但姑娘的一日三餐是靠得住的。在1931年，有多少人拼命干活儿还填不饱肚子哪！已经破产的大富商也这么说，他们连结婚戒指都拿到债权人大会上去拍卖了。

这件耐人寻味的善举——好心人那时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姑娘忍饥挨饿，露宿街头——持续了好几个月。埃伦娜出落得愈发如花似玉，这我们早就说过了。她不但漂亮，而且能干，她每天剥两捆玉米棒子，为全家人烤玉米饼，熬玉米粥。罗克家里的饭跟安蒂奥基亚一般乡下人的饭是一样的。除了前面说过的几样东西外，菜豆和烤芭蕉也是每天菜谱中的主菜。以玉米为基础的单一食品，是从印第安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因此我们安蒂奥基亚人被称为"玉米花大王"。以后，在人们的生活中，玉米被小麦取代了，我们把这归因于那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种族优势。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体力来源于甜玉米粒儿或玉米秆儿，我们经常用这种东西做成红糖块儿来代替饭后甜食。另外，我们还把红糖水当作午餐汤。正如罗克和我一样，我们安蒂奥基亚人都是这么过的。麦德林市的市民的食品已经同世界上任何其它城市一样，因此唯有他们才感到一天不如一天。

我又一次寓居在罗克和苏萨娜家里，对埃伦娜已经万念俱灰。说来说去，那种爱情只不过是在山上消磨漫长岁月的一种方式。在麦德林，无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谈的都

是危机和政治。那时危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仿佛所向无敌。

那个见习女厨师——我已经完全把她抛入脑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天，格拉谢拉说她丢失了一个镶着珍珠的金耳环，那是个打成月桂花冠形状的贵重首饰，是她外祖母的遗物。大人们让她别吭声，并让她马上跟埃伦娜一起去参加维拉克鲁斯的祈祷。她们离开屋子之后，苏萨娜就直奔女厨师的箱子，开始拼命地寻找那个首饰。结果没有找到，首饰确实没有在里面。但却找到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这使她怒不可遏。在埃伦娜的箱子里，赫然藏着一张罗德里戈的肖像。苏萨娜全然忘记了宝石耳环，愤怒和怀疑使她的脑袋都要爆炸了。没错：罗德里戈和埃伦娜在恋爱，这是不容置疑的。父母从来没有发现一个在家里那么一本正经和那么老实谦恭的小伙子对那个活泼而诡诈的小姑娘有丝毫好感，他怎么竟同女佣勾勾搭搭呢？难道在经验丰富的父亲和嗅觉灵敏的母亲眼皮底下，他能厚颜无耻地假装正经吗？难道在一个有着尊重佣人的传统的家庭里，他们的儿子竟真的干下了这样无耻而非同寻常的勾当吗？然而……在罗德里戈那纯洁的心灵里，在一切都让人们一目了然的心灵里，怎么在16岁的小小年纪就可能隐藏着这滔天罪行呢？

苏萨娜，这个机灵的苏萨娜，给罗克的商店打了个电话，让他赶快乘"金丝鸟"——我们给某些公司的黄颜色出租汽车起的名字——回来，几分钟后丈夫回到了家里。罗克弄清情况之后，首先压住了自己的怒火，听着他那位激动的

太太在诉说。

“怎么，你不相信？这张肖像，这张在埃伦娜箱子里找到的肖像，不是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吗？”

“肖像上有题词吗？”罗克问，“或者有另外什么别的可以判断肖像是罗德里戈亲手送给埃伦娜的记号吗？”

“没有，没有题词。”

“有什么罗德里戈送给埃伦娜的戒指、信件、有题词的书籍或其它东西吗？”

“没有，罗克，没有一丁点儿这样的东西，但这张肖像可以说明一切了。虽说你们男人是不甘寂寞的，但他也懂事太早了。”

“你瞧，亲爱的，咱们实话直说吧，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罗德里戈滥用其主子的权威占有了埃伦娜的肉体；二是埃伦娜爱上了罗德里戈；三是两人真心相爱。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就是犯罪，我要把罗德里戈从家里赶出去，因为他败坏了门风。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就应当防患于未然，把埃伦娜送回家去。如果他们是象上帝安排的那样相爱，要是罗德里戈想过独身生活，我就把他送到耶稣会学校去寄读，要是他想跟埃伦娜结合，我就帮助他完婚。你也清楚，这几条出路是明摆着的，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不，”母亲喊道，“我相信罗德里戈是无辜的。应当离开这儿，并且必须立刻离开这儿的，是那个厨娘。把儿子赶出家门，却让一个骚货留在家里，真是岂有此理。”

“你有什么证据，”罗克平静地打断了她的话，“来肯定罗德里戈是无辜的，断言埃伦娜是骚货呢？你刚才给我打

电话的时候还说罗德里戈有责任哩。”

“就算我说的这一切不够真实，我也不能照你说的办。就算是罗德里戈勾引了埃伦娜，我也不会把他赶出家门让他继续堕落下去，更不能同意他因为犯了一桩年轻人通常犯的罪过就娶一个女佣为妻。就算埃伦娜是无辜的，她也得走，因为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对我儿子是个威胁。再说，假如罗德里戈勾引了埃伦娜的话，过错也不仅仅在他身上，那默许并移船就岸的也有过错。当一个女人立志保持贞操时，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她击败的。”

“这正是我们应当区别的事情。的确，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生理力量能迫使一个处女就范，这一点我相信。但一位小少爷可以在一个为他效劳的女人身上发挥作用的心理力量，要比生理力量大得多。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罗德里戈就犯了不名誉的罪行，应该去坐班房。当然，作为他的父母，我们没有义务把他交给法庭去审判，我们也不会那么做，但在家里，我们则有义务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惩罚。我认为最合适的办法是，让他永远离开我们，不给他任何支持，让逆境去教育他，使他变得更好、更认真负责一点。”

“那你就得把我同他一起赶走！”苏萨娜斩钉截铁地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儿子需要我，我就到他那里去。生活对他的打击越大，母亲对儿子就应该越体贴。你们男人只知道用惩罚来进行改造，我们女人才知道用爱来改造。”

当时我作为他们两人的亲密朋友在场，但他们谁也没有询问我的意见，我也不准备发表意见。两人的观点我都赞同，

不管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但从我内心深处来说，我也不知道哪个意见对。看着他们都在难受，我心里也觉得不好过，但看到我果然从一开始就猜中了那个可爱的农家姑娘埃伦娜早晚将是罗德里戈的人，我心里却产生了一种秘不告人的、怯懦的满足。是的，城市很快就会将埃伦娜染上颜色，就象那条叫做圣·埃伦娜的小河沟一样，一到麦德林就变得污浊了，越深入城市就越污浊。可以预料，可怜的埃伦娜将遭到不幸，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同情。在内心深处，也许我还觉得出了一口恶气，我诚心诚意地追求她时她给了我一个难堪，甚至她还可能认为我顶多不过是个老色鬼罢了。同样，我也无法否认，我感觉到了一种失败的沮丧，因为罗德里戈只经过短暂的奋斗，就赢得了那场我甚至没有勇气开始的竞争。

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罗德里戈来了。他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回家的时间准确无误，他总是在离开学校一刻钟后到家，这在他那样的年龄是罕见的。"当然啰，"我自己在心里说，"他急急忙忙赶回家是因为在家里可以享受爱情……爱情使别人外出游荡，却使他赖在窝里。"

罗克把儿子叫住了，而且要求我也参加他们的谈话。在罗德里戈家里，我在扮演叔叔的角色，无论在哪一方面，他们都从来不瞒我，以免我有做客的思想。罗克神情严厉地开了腔：

"罗德里戈，你过来，象男子汉对男子汉那样对我们说一说。苏萨娜，"他转向她说，"请你让我们单独在一起。"

罗德里戈十分沉着，只是对父亲那少有的严厉口气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想娶媳妇了，是不是？”

“怎么回事儿呀，爸爸？我娶媳妇？娶谁呀？你疯了吗？”

“你有情人吗？”

“这你知道，爸爸。我没有情人，也不想有。”

“你为什么不想有呢？女人对你是无关紧要的吗？没有情人的人，准有点不怎么样。难道你不知道，对一切成熟的男人来说，女人是生活中的第一要素和第一难题吗？至于对一个已经是16岁的人来说，这就更不待言了。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伟大爱情的人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吗？我需要马上了解，哪个是你的心上人，夜里你想的是谁，哪怕你对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爸爸，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不管你怎么说，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没有想过任何女人。我觉得我在恋爱，但不知道爱的是谁，就象我从一本法国小说上看到的一样。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我是什么道德败坏者，我相信我不是干那种事儿的人。”

“我再对您说得明白一点，罗德里戈。”罗克说，把“你”换成了“您”，因为安蒂奥基亚人往往受麦德林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在我们家里，有个漂亮女人在干活，她就是埃伦娜·雷斯特雷波。请告诉我，您同这个女人有什么关系？”

“爸爸，我简直不能容忍，不管是您还是别人，”小伙子腾地站了起来说，“都不能说我跟女佣有什么瓜葛！您说清楚，谁对您说的，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把他们给我叫到这

儿来，我要揭穿他们。”

罗德里戈怒气填膺，脸都变了形，然而他沉着凛然，解除了这个最勇敢的父亲的武装。罗克笑了笑，说那只是和他开个玩笑而已，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只是想吓唬他一下，给他一个警告，希望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让他知道在佣人面前应如何检点自己的行为。罗德里戈余怒未息地走了出去。

就剩下我跟罗克在一起了，我们都感到不知所措，我也相信罗德里戈是无辜的。

“也许这小伙子是无辜的，”罗克对我说，“也许他就是我这个戏剧爱好者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好的喜剧演员。”

“这小伙子，”我仿佛是这个家庭的心理学顾问似的对罗克这样说，“跟这场肖像风波毫无关系。”

“那么，罗德里戈的肖像跑进了埃伦娜的箱子又怎么解释呢？”

“很简单，”我武断地说，“我是在许多地方翻过跟斗的过来人了，我闭着眼睛都数落得出事情的原由来。如果说，在光明村时我深深地爱上了埃伦娜，那是因为她是我当时看到的唯一的旁姓女人。那么，这一切对埃伦娜这个15岁的黄毛丫头来说又会怎么样呢？你们在这里保护着她的贞操，可是在她身边的只有你、我和罗德里戈。选择是自然而然的。她总得爱上个谁，而这个人只能是罗德里戈。女人的被动性和埃伦娜的卑微地位，迫使她保持沉默和小心谨慎，但这些无法阻止她恋爱。最起码的寄托，就是手里拿着一张肖像，在独守长夜时情意绵绵地以一个闺女——而且是农家

闺女——心理上所能容纳的纯朴感情加以欣赏。几分钟前，我还为埃伦娜的堕落在惋惜，此时我更为她惋惜三分，她竟然看上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可怜的姑娘！她已经不能自拔，她不幸爱上了一个近在咫尺而又被阶级差别那座不可逾越的高墙阻隔在另一边的人！这种纯洁的和并不希望得到报偿的爱情是多么美好！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身体瘦弱的小姑娘宁愿不挣分文工资，每天顶着星星起床，使出浑身解数，以竭力讨得这个家庭——她眷恋的独一无二的中心——的所有人的欢心。”

“其实，苏萨娜和我所看到的全部悲剧，”罗克说，“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蠢事。现在我弄明白了，为什么罗德里戈的那个玉米饼子总是烤得最好，为什么最大的那根油条总是不偏不斜地落在他的盘子里。这一切，实际上都不是没有任何意思的。”

苏萨娜更是识途老马，她同意我们的分析，但她认为最保险的还是先就其过错的丑恶性严肃地同埃伦娜谈一次话，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就送她回圣·埃伦娜山区去，让那双手满是老茧的雇工重新对她进行严厉的管教。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看见埃伦娜哭着走了出去。我同她道别的时候，她呜咽着回答了一声再见，并跟那天早晨从卡尔瓦哈尔神父的弥撒仪式上出来的时候一样求助似地看着我。她的这种目光，也许没有把我变成那个几个月前的她的爱慕者，但确实使我再次意识到我是她的保护人，有责任使她免遭凌辱，应当为她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主持公道。那天晚上，我思念着埃伦娜，照旧是一夜无眠。

第五章　是再浸礼吗？

埃伦娜乘坐巴士整整走了三莱瓜①的路程，一直没有止住眼泪。

她抽噎着对苏萨娜说，她深深热爱着他们全家，她保存着一张罗德里戈的肖像，仅仅是为了表示对全家的热爱，而不是对谁有什么偏爱，她可惜过去没能得到一张全家的合影。

埃伦娜甚至不想再去看城市一眼。被迷濛重雾裹住的城市，宛如一个巨大的懒婆娘藏在她的绣花细布床单里。除了圣烛节②的钟声在耳边回响之外，听不见其它钟声。那是埃伦娜耳熟能详的声音：圣约瑟节的钟声是甜蜜的，圣·伊格纳西奥节的钟声是虔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节的钟声是稚气的，应祷节的钟声则跟鸟啼一般。从城里传来一阵蜂群似的嗡嗡声，但麦德林还是在迷雾之中。要说听到什么声音的话，那就是火车头和工厂每隔几分钟的汽笛声。每一声汽笛，对埃伦娜那颗纤弱的心来说，都是一声沉痛的“再见”。正如里维拉那首扣人心弦的诗里所说：“逝者的回声，生者的呐喊……”

---

①西班牙里，相当于5.5公里。

②每年2月2日为圣烛节。

她的幻想就这么轻易地破灭了，她的把戏又这么简单地被揭穿了！她那唯一的秘密，就是在明亮的电灯下欣赏罗德里戈的肖像以寻求难以言传的安慰——这是在她那女佣小屋里的最高享受——让她那山区姑娘的幼小心灵充满镜花水月般的梦想，如今对谁来说已经都不再是秘密了。他们把她视如小偷，因为她拿走了一张肖像，而那种肖像，他们想加洗多少就加洗多少。被视如小偷的她，整整几个月来一直在为糊口而辛劳，她没有一天早上睡过懒觉，也没有一天晚上因忍受不住困倦而过早上床。他们不知道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也不知道她所以井井有条地做好一切事情，只是因为想经常呆在他的身边，从中得到些许快乐！他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而她则含情脉脉地瞧着他津津有味地品尝她亲手做的佳肴。这段往事，这段秘不告人而又美好动人的往事，已被所有的人猜出来了。说不定……说不定罗德里戈小伙子本人也把她往坏处想过。所有的人都亵渎了她的内心生活。也许就连那个加塞儿的老光棍也那么想过哩。说一千道一万，他只不过是个寄人篱下之人，跟她一样，但比她要无用得多。但他们却不把他，那个所谓博士，那个对谁也不爱、对谁也不关心的老光棍从家里赶出去。相反，却把她，一个精明能干、温顺听话、手快腿勤的她，象女奴一样干了几个月的她，随随便便地又送回到了山上，送回了那个远离麦德林，远离她的一切梦想的地方。不幸的失去亲娘之女，就要遭受任性而残酷的父亲的怒斥和鞭笞了。他不理解她，也不能理解她，他粗暴而鲁莽，不懂得15岁女儿的心事……

走到17公里处那个地方的时候，埃伦娜的眼泪还在象断

线的珠子一样滴个不停。巴士停了。几乎冻僵的苏萨娜和埃伦娜下车徒步走了起来。她们沿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又走了几百米。拐进通往马可·安东尼奥的茅屋那条羊肠小道——人迹罕至的小道，对离群索居的隐士倒十分相宜，但对已经领略过城市迷人之处的埃伦娜来说则难以忍受——的时候，天下起牛毛细雨来了。

她们终于走到了那座简陋茅屋跟前。曾几何时还是五彩缤纷、香气四溢的石竹花花园里，已经荡然无存，因为缺少埃伦娜那双纤巧神奇的双手的抚弄。花园那边是鸡舍，那里再也没有迈着缓慢的脚步在公鸡面前卖弄风情的母鸡了。麦秸盖的茅屋孤零零地支棱在那里。徒劳无益的敲门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埃伦娜的抽泣声和焦急的呼唤声，也没有任何人理会。要不是青蛙在呱呱叫，真可以说那片地方已没有任何生灵。那是一片荒漠，一片几乎冷凝了的荒漠。

"谁能告诉我们关于马可·安东尼奥的情况呢？"苏萨娜寻思着。她觉得意外。清晨的严寒冻得她上牙直碰下牙。

"可怜的老头子准是跟平素一样又起早帮工去了。这个时候在这里是找不到他的。怪可怜的！过去他以为鲜花能养活我们父女俩，他是那么喜欢它。那个时候母鸡又能帮他丰富午餐的菜肴！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从谁那儿可以打听得到他现在在哪里干活呢？"

"也许在我的教母安娜·玛丽娅那儿可以打听得到。我爸爸常在她那里吃饭。不过，那地方离这里还有半莱瓜哩。"

虽然脚掌已经打起了泡，北风又一阵紧似一阵，勇敢的苏萨娜还是朝着通往安娜·玛丽娅家那条路上攀登。她们在

蕨草丛生、树根盘绕的路上千辛万苦地往上爬了约摸5分钟后，一个汉子迎面走来，那是她们在路上碰见的第一个人。

"早安，亲爱的太太。早安，小埃伦娜。这么一大早，又是这么个大冷天，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儿来了？"

"我们找马可·安东尼奥。"苏萨娜焦急地说。

农夫肩上扛着一根木棒，木棒的另一头又挂着一口泥锅，他回答说：

"找哪个马可·安东尼奥呀？是找这个小姑娘的爸爸吗？你们尽管找吧，找到他的灵魂出来把你们吓退为止。我们这位老伙计上了年纪以后鬼迷心窍了，跟埃门尼希尔达的女儿一起私奔到了山的那一边。这一带从此就再没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有的人说他们已经在那边的热带地方结了婚，另外有的人说他们只不过互相找个伴而已，因为原先那个老闺女已经发誓一辈子不嫁人了……他们一起搭上运输公司汽车的时候我还亲眼看见过他们哩……"

农夫又继续赶他的路，他讲的似乎是世界上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埃伦娜的眼泪已经不再是缓流的泉水，而是倾泻直下的瀑布了。这也难怪，她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就剩下那个粗鲁、呆板而又没有感情的老头了，然而，如今连这个老头也失去了。可怜的老头子孤独、饥饿，没有人为他烧一盘菜，也没有人为他缝补，更没有人为他洗衣。埃伦娜想，罗克先生下山以后，可怜的老头子肯定没有再找到过活儿。他已经把她这个在世界上唯一的应当由他照应的亲人交给别人去抚养了。他相信她会得到更好的照应，这种照应比他那双鳏夫雇工的笨拙的双手所能给予的将会更好。他那双手，为

了她无数次鲜血淋漓地干过活儿，但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劳动成果。他还有什么想头呢？到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去碰碰运气吧。去逃避一下，逃避他的失败，逃避他的回想。逃避对他双亲的回想吧！他们曾是殷实和尊贵人家，从来没想到过他会变成一个不幸的长工，一个漂亮厨娘的可怜的爸爸……因此他走了，跟一个也想离乡背井的女人一起走了。那个女人需要逃避那座孤零零的、从来没有赐给她一个伴侣的山。他们远走高飞，是为了寻找好运，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他们去给别处生儿育女了，那里出面包，不需要靠卖石竹花过活……老爸爸曾经说过，那里用不着靠鲜花来糊口。

苏萨娜思路敏捷，她的天良立刻提醒了她。真的，对这个15岁的美丽的姑娘来说，她是唯一应该向上帝负责的人。姑娘正值豆蔻年华，现在又受到她父亲的坏影响，然而，姑娘不能再在这个家呆下去了。现在只好把姑娘推荐给另一位跟自己同样细心的太太，并且从她那个缺乏骨肉之情的父亲那里领受戒律。

她们回到了麦德林。苏萨娜在一个商店里给好几个女友打了电话。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已经在莱昂卡迪娅·马德里·德马德里加莱斯太太家里了。

“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谈过的那位姑娘。她很会烤玉米饼子，而且是个绝世佳人。”

“姑娘叫什么名字呀？”莱昂卡迪娅太太问道。她约摸有50来岁，头发花白，戴着眼镜。

“埃伦娜。”

“真不凑巧，我的女儿也叫埃伦娜。你瞧你取了个跟我

们一样的名字！我要赞美上帝，因为我的名字虽然不十分动听，但至少不很普遍。好吧，”她从一个想找活儿干的姑娘竟然取了个跟她那白璧无瑕的女儿相同的名字这件事理所当然地给她的沉重打击中刚刚恢复过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您在我家就叫玛丽娅好了。工钱怎么算呢？”

“您说吧，太太。”埃伦娜回答说。她已经开始敌视起她的新的女主人了。只有这个狠心的老太婆才想得出来，一下子就把上帝在神圣的洗礼时赋予她的名字给剥夺了，而这一切都因为她受雇于她。自己被标上价格，被人盘来算去，这对她来说又是一种奇耻大辱。她曾经无偿地但是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干过活，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几个月。如果能随意选择工作的话，不管工资有多高，她也不愿为这个跋扈而傲慢的老太婆那怕劳动一分钟。

“不，”莱昂卡迪娅太太回答说，“感谢上帝，我们还付得起工钱。我们总是尽量给雇工多付工钱的。我还由此得罪了人，因为最好的女佣总是来找我。别的太太们还说我把女佣惯坏了。我的想法是多付钱，多干活。一旦对我无用就请她走，要找一个女佣那太容易了。”

这段话使苏萨娜感到羞愧，心里想埃伦娜可能会说出在她家干活没挣过一文钱。但当姑娘看到这种情况开口说话的时候，她才放下了心。姑娘说：

“苏萨娜太太付给我的是10个比索。我想向您，向家产丰厚的您要12个比索是不算过分的。”

“12个比索！还有伙食！还有穿不完的衣裳！又不要您担任何风险！您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手头很拮据吗？我们比苏萨

娜少支付些也是说得过去的。看得出来，您恐怕总是出了点什么事才离开她家的。我付给您7个比索，您说行不行呀，要不您就另谋出路吧。到现在为止，在麦德林没有人会比我付您更多的了。您说的价钱那是两年前的事儿了，那时钱不值钱，莫说12比索，我们还付过20和25比索哩……我们就是这样把钱浪费掉了，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留下来吧，埃伦娜，留下来吧，这家人很好。莱昂卡迪娅太太将会很好地照看您。您同她好好相处吧，她们会留您干很长时间的。您就象在我家干的时候那样为她干吧，您会受到这家人的保护的，这是麦德林最好的人家之一。您呢，莱昂卡迪娅，好好管教管教她吧，让她好好干，因为她是个孤苦伶仃的姑娘，如果不是凭着她的诚实和双手干活，她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活下去。假如因为某种原因您觉得不能再录用她，可以打电话给我，虽然我对她没有任何义务，但我希望看到她在象您这样的好人家干活儿。”

“这么说吧，苏萨娜，”莱昂卡迪娅回答说，“让她自个儿照料自个儿吧。我已经把我的女儿们抚养大了，我已经很老了，不能再照管小孩子了。我付给她们工钱，让她们自己照顾自己吧。如果有时间，我就给您打电话，但现在这些个疯姑娘呀，说不定哪一天她们就会跟街口那个警察私奔了，那也只能让她们走。随她们的便吧！”

中午苏萨娜回到家里的时候，格拉谢拉已经把桌子摆好了。她在餐厅里详细地向我们描述她跑这一趟的细节时，看得出来，她为埃伦娜的离去而感到悲伤。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喜欢那个姑娘，包括我这个只不过是她的暗中保护人的

人。然而，苏萨娜是刚强的，埃伦娜离开她的家使她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埃伦娜对无辜的罗德里戈是个威胁。小不忍则乱大谋。常言说得好："我听见杂草在长。别人离去的时候，我来了。"

"你出口成章，快变成桑乔了。"我向苏萨娜打趣说，但她仿佛没有听见我的话。

"真糟糕！"她惊慌失措地叫道，"现在我才想起埃伦娜把罗德里戈的肖像拿走了。还说我做事仔细呢，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把肖像从箱子里拿出来！我这就要去昂卡迪娅家里去，把它取回来。"

苏萨娜激动地说完这句话，推开盘子马上就要走，罗抓住了她的胳膊，十分平静地说：

"亲爱的，如果说跟小伙子在一起都没出危险，跟肖像在一起又会有什么危险呢？"

第六章　又一篇演说和一场日戏

从1932年到1933年间，我仅见过埃伦娜几面。她出落得更苗条、更漂亮了。诱人的胸部，梳理整齐的秀发，带有挑逗性的一双眼睛，只是依然赤脚无鞋，纯真未改。我曾在1932年的耶稣圣心节迎神大游行队伍中看见过她，她排在"马利亚的女儿们的"第二队里。第二队是平民百姓，因为

在麦德林，就连宗教集会也是有阶级差别的。岂止是宗教集会呢，就连死人也是这样！这里有富翁公墓，在圣彼得区；有穷人公墓，在圣洛伦索区。市政府正在出资修建大众公墓，那是为中产阶级修的。在剧院里，有正厅雅座、包厢和顶层楼座。在火车上有头等车厢、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

游行队伍沿着海滩大道肃穆地行进。这是一次麦德林人向天主教凯塞多致意的活动，他将走出教堂观看挤得水泄不通的善男信女们。在耶稣圣心节麦德林能聚集这么多人那是头一遭。就是奥拉亚·埃雷拉博士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光临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场面，即使这几天因同秘鲁的冲突而举行的爱国游行示威也没有这么壮观。这种奴仆式的效忠活动，只有我主才配领受。全城的人都在随着这些乐队奏出的有礼拜堂风味的伴舞般的欢快的宗教音乐前进。

埃伦娜也在那里。我是一个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但我不大喜欢参加游行。游行队伍通过胡宁大桥向左拐到右边那条大道的时候，我站在出口处看见了她。她几乎在张着嘴喘气。我迈步穿过挤在左边那条大道的人群——在游行队伍外边看热闹的人也很多，他们跟那些确实走在游行队伍里的人一样朝前走着。我就是看热闹的人之一，很快我就走到巴尔塔萨尔·奥乔亚大桥了。围观的群众在那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多数是那些没上学的年轻人。他们想看看红男绿女们的亮相。在那一行行游行者中，有他们自己的未婚妻或按说应该成为他们未婚妻的女人。或者，他们仅仅是想见识见识这无以伦比的美女队伍的游行。美女队伍是由各个学校组成的，只有在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她们集合起来在麦德林向“圣心”致意

的时候才可能看得到。

我在那形形色色的人堆里推来挤去，仿佛我是最年轻的人似的，毫不理会人们愤怒的指责，一直挤了过去，走进了第一排。没错，是埃伦娜。她手里拿着念珠，低垂着眼帘，高声回答着。她的声音与众不同，边回答边频频举起念珠。她没有看见我。她走过去了，走远了。

为了再次看到她，为了打断她的祷告以便让她再看我一次，就象那天早晨望完卡尔瓦哈尔神父的弥撒以后那样，就象另一天早晨她被赶出罗克的家——即我的家——的时候一样，我快步走上海希亚大桥。

然而，马利亚的卑贱的女儿仍然没有看见我。我企图向一切社会偏见挑战，等游行队伍解散后去和她搭讪，就象在"光明村"时那样。因为我知道她换过好几户人家，她在哪一家也没久呆过。苏萨娜时不时地议论过这些事情，因为她一时还没有完全把她的保护对象忘于脑后。据说，埃伦娜已经不再是个象过去那样勤快和温顺的姑娘了，她变得高傲、自信。我认为，这都是无可指责的，那是她个性强的反映。在没有爱情维系着的地方，她没有必要象女奴般地干活。她赤脚行走在盛大游行队伍里，看得出来她还是个好姑娘。这位年轻的老基督教徒赤着脚，一派虔诚的样子。

圣·伊格纳西奥广场庄严的祝福结束后，游行队伍解散了。我到处寻找埃伦娜。在走向四面八方的人流中，没有看到埃伦娜那甜蜜的脸庞。有几次，在离我约有50米或100米的地方，我似乎看到了她，我朝她跑过去，追到跟前一看，才知道认错了人。她们都是那样的丑，连我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会

把她们误认作那个热情的女佣。自从发明烫发以来，从后面看，所有的女人都是一个样子。

我又回到海滩大道去找她。宽广美丽的大道，一边联接着几条长长的街道，另一边是圣·埃伦娜河。河边长着的都是多年老树。在一棵金黄色的愈疮木树——时值6月，正鲜花盛开——下，我止住了步子，结束了失败的寻找。腿酸疼难忍，我沉思起来。

河上吹来的凉风使我精神焕发，也使我更加思念埃伦娜，思念和这条圣·埃伦娜同名的姑娘。从孩提时起——不管她是在木桶里还是在藤筐里的时候，这条小河的甜蜜的声音就在低声地呼唤着她。纯洁的小河，宛如一条幼稚的抛物线，奔跑着寻找城市去了——就跟埃伦娜一样，为的是在城里弄污自身的水：这又一次使我觉得如万箭穿心。我几年前的山区情人，走在游行队伍中是多么迷人呀！不过，这条喧闹的小河也很美，它奔流到我面前的树下，愈疮木树的状如庆祝胜利的花环似的花朵成串成串地掉到了里面。阳光在它的瀑布跟前形成的彩虹和每当它撞击石头的时候形成的棱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这条所有游客叹为观止的小河，看起来还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明澄澄的。

“上边的峡谷”直到进入本世纪以来很久还曾经是麦德林的骄傲，也是最富丽堂皇的住宅区。宽敞的庄园式平房、浓荫盖地的花园和茂密的长青藤，使这里的建筑具有纯正的西班牙风格，而品种繁多的花木，又使它增添了无与伦比的热带风光。后来，在奥斯皮纳的通货膨胀时期，在麦德林北边修建了一个名叫芳草地的住宅区，其风格是自视清高，充

满着赶时髦的味儿。它是个暴发户，把那些不相宜的英国风格、瑞士风格和北欧风格渗杂进一座西班牙式的热带城市来了。陡坡瓦面风靡一时，其实那种设计不适宜热带的气候，目的是让雪能从瓦上滚落下来。我本人就曾负责修建过好几座这种蠢头蠢脑的楼房，那是有钱人的虚荣心所致。修这些房子的时候我从有钱人那里赚了几个钱，但在内心我是咒骂他们变态心理和故意摆谱的。在奢华的芳草地这个住宅区里，取消了西班牙房舍的走廊，其实走廊等于阳光、空气和愉快。那样修建房舍似乎要断子绝孙。而我们在建筑学上的唯一创新——矮窗户，也成了明日黄花。带走廊的房屋，宽敞的庄园式的房屋，则被斥为旧式房子，在1932年时被视为一钱不值，就跟废铁和破烂一样……那不是房子，那是有待修建楼房的地皮。我甚至赞美过危机，是它中止了建筑业，制止了不健康的喜好的蔓延。可怜的富人们！他们那些赶时髦修建起来的房子很快就会成为货真价实的旧式房子，没有用的房子！现在他们就在赔钱。谁也不会按照工程的成本购买他们的豪华住房。时髦即将改变，他们将住在自已刚修起来的旧房子里头。而麦德林呢，则将带着他们去追赶时髦的节奏，给自身的城市打满补丁：这里一座英国式房子，那里一座瑞士型房子，再这边一座挪威式的，再那边一座美国直线形的。那是世界主义城市的象征吗？不。那是建筑学里的巴比尔塔，那是整整一个年代的象征。在这个年代里，人们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城市化方面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不过倒是现代化城市里的利己主义的彻底表露。

难道我们那些古老的西班牙式的城市不漂亮吗？就是麦

德林这些被说得一钱不值的街道的本身，这些在这个疯狂的年代以前修建起来的街道的本身——尽管它们已经衰微破败——不就正具有新型房屋所缺乏的和谐吗？房屋没有院子，简直是乱弹琴！根据建筑学里的基督教概念，院子是最基本的！（我又想起了圣·埃伦娜的农家房舍和整个安蒂奥基亚地区的农家房舍，尽管四面的墙壁都有风筒和通天的地方，它们也都有一条中心走廊。就连埃伦娜家的那间茅舍，也修成了七角形，以便有片神圣的土地作为院子。院子是孩子们从会爬到会走的过渡地带，孩子们可以走出房子而又不致出什么危险。如果是给一对夫妇居住的房子，那就应该考虑到他们会有孩子。而那些房子只放得下一张可怜巴巴的床，没有人考虑繁衍后代的问题。）

院子？你弄清楚什么是麦德林人现在认为是院子的东西吗？那只是一个栏杆围起来的小盒子，人们不得不在那里养儿育女，就象早先那些犯了违反现代习惯的错误而有了儿女的女人在真正的院子里偷偷摸摸地抚育孩子一样！那是个密不透风的院子，小得可怜，就跟人们用来存放洋娃娃的箱子一样。今天的房子就是地地道道的洋娃娃的房子，跟易卜生的喜剧里描写的一模一样。

在传进美洲的老基督教徒的建筑学中，我怀念的不仅仅是院子。你到我们那些古老的路上去走一趟吧，在牧场的入口处停下来看一看。那里会有一个顶棚，可以为过路人遮风避雨。那就是私有财产的社会作用的意义所在，即哥特人的做法，尽管他们既没有对这个原则大肆渲染，也没有把它写进宪法，因为那是最浅显的真理：桥梁也是有顶棚的。我赞美每

家每户的围墙。平房都有门厅，大门口还有个小凳儿，好让乞丐坐。这些设置是属于门房不完备的时代的，一切都是为了方便他人，房产的主人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当时，大家都向朝圣的香客伸出友谊之手，按照行善的习惯留他们住宿，因为当时基督精神蔚然成风。

今天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现代化城市是建筑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要紧的是要有个好厨房、好餐厅和好卫生间。为了砌厨房的墙壁，从美国运来了细瓷砖。卫生间使用的是阿拉伯图案。客厅呢则放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子，以便使客人感到厌烦，赶紧告辞。卡斯提亚时代的沙发椅子被取代了。如果厨房的墙壁是用细瓷砖砌成的，那么客厅至少应该用大理石来衬里吧。然而，恰恰相反。美国就兴这个，这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借口。但是对厨房人们并不仿效纽约，因为家里没有厨娘，太太们每天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厨房里过的，接待客人也是在厨房里。

啊，不！一切都很顺利，天衣无缝，我得自我纠正！但问题在于，麦德林人相信关于厨娘的神话，就跟埃伦娜使我振奋一样！为埃伦娜修建的厨房用白色的细瓷砖来衬里，让主人这对夫妇的卧室用壁纸来糊墙是对的。你，安蒂奥基亚厨娘，那么好，那么忘我，那么起早贪黑，又是那样的收入低微，那样被人误解，一切你都是当之无愧的。你没有可以休息的礼拜天，更谈不上领双工资。尽管你正处在交朋友的年华，也不能让你有朋友，因为不能让你在家里接待他——简直不尊重人格！也不能让你在街上接待他，因为那样一来你就会变成爱逛大街的野姑娘了。就这样，决定了你要不动春

心地独守闺房，直到你因柏拉图式地、一厢情愿地爱上主人家某个人而被赶出家门那可悲的一天为止。

这些念头象开锅似的在我的脑子里翻腾，我靠在左边那条大道上的愈疮木树上，望着那条小河。它已经污秽不堪，但依旧那样美丽，当我在右边那条大道上看到我心急如焚地寻找着的埃伦娜·雷斯特雷波时，觉得小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她同一个乔科省的黑姑娘挽手而行，昔日因高山上的阳光照射而呈棕黑色的面庞，在麦德林的气候影响下变得有些苍白了。但女佣围裙系在她身上，真是再好看不过了。

我想去追她，但又觉得难为情，确切地说，是不敢在她那个烫着拳曲的乌发，有着雪白的牙齿和黝黑如墨的皮肤的同伴面前露面。我还是个不相信肤色差别也不相信种族差别的人哪，竟不敢去追她！我目送着她远去。走到胡宁剧院时，她们下了坡。埃伦娜把她那细嫩的手伸给了一个穿得整整齐齐的小伙子，三个人走进了剧院，在“特座”——剧院的中等座位——上坐了下来。

那时候，在胡宁剧院有楼座（又叫公鸡之座），收5分钱，那是工人阶级的座位，也是我们这些总是和工人阶级为伍的学生的座位。有雅座，是专为富豪之家的夫妇、中产阶级和妓女而设的。还有“特座”，收3角钱，专为那些领着穷人家的姑娘去看戏的富人发明的。可怜的姑娘以为进的不是楼座，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况且在那里还可以避免其他的富人看见他们动手动脚。

这一切我都清楚。从我看到马利亚的女儿们各就各位，

埃伦娜跟那个小伙子一起进入“特座”那时起，我就对自己说，她跟这个小伙子的爱情不象跟罗德里戈的爱情那样简单了。

现在我要赞美上帝，因为剧院已经取消了那种自欺欺人的角落——“特座”。火车也取消了二等车厢。让我们照实说吧，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平民百姓要高出一头，我们就上剧院的雅座，坐火车的头等车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员，那我们就别羞于与他们为伍。如果我想同那些傻乎乎的姑娘调情，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干，拿出勇气来面对一些人的蔑视吧，因为这可以从另一些人的羡慕和崇拜那里得到补偿。

然而不管怎么说，那个衣冠楚楚的小伙子敢于同埃伦娜和那个乔科姑娘一起进剧院，而我，一个对埃伦娜并无邪念和不带偏见的我，竟连同她打招呼都不敢！我只是以基督精神渴望庇护那个曾用眼睛向我请求保护的和需要我保护的姑娘，但我没敢去。而这另一位呢，这个色情地向埃伦娜灌输花言巧语的人呢，看起来比我要体面得多，他却敢同一切挑战，或者说，他敢同几乎一切挑战，因为他终究没有勇气带埃伦娜登上雅座。

第七章 定下终身

“那个小王八蛋应当坐牢！”怒火冲天的苏萨娜大声喊道，“可气的是在这个自由党的共和国里没有法律，就算有法律，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威廉那小子对您做的事，埃伦娜，简直没法说。他如果对一个成年女子这样干，也是犯罪，何况您还是一个涉事未深的姑娘呢。这种事发生在一个不相干的人或者坏人身上还情有可原，但一个主人对女佣动情，是不可饶恕的。如果忠诚老实，还算不上罪过，但以结婚的谎言来达到目的，这就太不象话了。不过您呀，埃伦娜，”苏萨娜的演说已经进入高潮，雄辩也已达到了顶点，“为什么等生米做成熟饭才来告诉我呢？为什么等他把您抛弃后跑到国外去，并把您从家里赶出来之后才来告诉我呢？您怎么会相信一只麦德林的老狐狸会娶一个圣·埃伦娜的农村姑娘呢？现在难就难在他已经给您在肚子里留下小崽了……”

埃伦娜已经不是我梦境中的那个赤脚姑娘了。可怜的埃伦娜，现在身上穿的是蓝色丝绸衣服，脚上登的是油光闪亮的皮鞋，波浪形的长发披散在肩膀上。她不停地哭着，只喊了一声：

“我们女人真蠢！……”

“不过，埃伦娜，振作起来吧，要好好吸取教训。千万不要现在冲着我哭，以后又心甘情愿地上人家的当。别相信那些有钱人的甜言蜜语，他们只想把您骗上手，千万别相信他们。您去找一个普通人吧，找一个社会地位和您相同的人，他不会计较您是否失过身，跟这样的人结婚吧。要知道，许多跟您一样的人都这样做了。假如您是个有地位的姑娘，您这种情况就要大祸临头了。最要紧的是您要迷途知返，别妄想嫁给白人了。白人对你们连做梦都想致富的心理很了解，因此他们追你们，勾引你们，让你们上当。阶级是上帝制造的，您不该违背上帝的计划。记住，您的不幸是您自己造成的。您知道，您把罗德里戈的肖像藏起来的时候我是多么伤心。我们原先以为是那个孩子的过错，罗克差点儿把他赶出了家门。现在我们对他半点怀疑也没有了。罗德里戈就象个圣人一样，他已经当了一年半耶稣会的新教徒了。虽然男人的情欲要比我们强烈，机会也比我们多，可是，请您看看他们的美德吧。”

这段对罗德里戈的回忆，这个关于他的下落的消息，使埃伦娜生活中残存的全部幻想一下子全都破灭了。罗德里戈那张肖像依然在她那被征服的女佣的房间里陪伴着她。痛苦的经验告诉她，她不能抱什么希望。埃伦娜已经知道她不可能成为罗德里戈的人了，她连想都不能想。然而至少她还可能再当小伙子罗德里戈的女佣呀，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还可以象以前那样侍候他，不收一文工钱，只要吃一口饭就行了，但侍候他一个人……哪怕仅是侍候而已，看来这也不可能了。毫无疑问，跟她一样，上帝也很喜欢罗德里戈，

才决定永远地把他带走了……这颗心宗教式地同上帝结合了，这类事她过去听说过，她不由得增添了几分崇敬，也几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的天！罗德里戈是那么好，而她又是那么坏！他进的是耶稣会——那里从来不使用女佣——而不是神学院。

“罗德里戈少爷现在在什么地方？”她竟大着胆子问了一句，带着几乎是央求的语气。

“在圣罗萨·德维特沃，那是在博亚卡省，可远了。”苏萨娜自豪地说。

“那里没有假期吗？”

“假期？耶稣会会员的假期是在天上。他们从来不回家。对母亲们来说，那是永别，就跟死别一样。母亲们为上帝立下了汗马功劳。据说我们这些耶稣会会员的母亲，也要跟他们同样虔诚。”

埃伦娜觉得，她也需要虔诚，而且，需要的是修道院里的虔诚，因为她必须对自己无亲无故和孤苦零丁的困境守口如瓶。只有在芸芸众生中间……她已经不想找苏萨娜要工作了。这个家对她来说已经跟其他任何一家都一样了，而且还更糟，因为这个家会因她上当受骗而更加歧视她。

“埃伦娜，”格拉谢拉开口说，在这之前她一直没有吭声，跟石像一样，显然她因那个曾经是她家的女佣的姑娘的不幸受到了震动，“我跟‘耶稣’教会学校的嬷嬷们很熟。我肯定可以为您在‘监护学校’找个位置。在那里您将得到保护，如果愿意，可以一直干到满21岁为止。那里的生活很平常，除了干活和祷告没有别的什么。在那里，您可以更加坚

强地去参加人生的搏斗。”

苏萨娜完全赞同她女儿的计划。这家人富有传教精神，为了拯救一个灵魂，可以把世界弄得个天翻地覆。她们飞快地收拾了一下，就和埃伦娜一起乘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司的电车，在纳里尼奥十字路口下车，走了一阵，拉响了门铃。

大门很快打开了，出来了一个身穿黑袍的修女。因习惯了看门人的礼节，她言语不多，直截了当地说："有什么事情请说吧，格拉谢拉小姐。午安，太太。要我叫校长嬷嬷吗？"

"麻烦您，请您叫一声。"苏萨娜命令似地说。

在等待的两分钟里，埃伦娜一直在哭。她已经觉得这个学校跟疯人院或者公墓一样了。省立监护学校，就跟守护天使是一回事儿。虽然有守护天使，她还是跌进了穷困和下流卑贱的深渊。为什么守护天使没有告诉她威廉不会娶她？她一夜又一夜地等他，直到家里把他送到欧洲去深造，因为没有专门学问的医生在麦德林是没有前途的。

校长在门口出现了。她长得慈眉善目，身体健壮。苏萨娜和格拉谢拉简单地对她讲了来意。埃伦娜哭成了一个泪人儿，见惯了比这更为不幸的事情的校长嬷嬷把埃伦娜拉到门边，十分和气地对她说：

"如果你不是在上帝面前真心悔过而哭，哭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所有女人要经历你曾经经历过的事儿，这是很明显的，就连这内院的修女，也在劫难逃。我们为了逃避尘世，决定在这里自我禁闭一辈子。难道你没听说西班牙红党打劫

修道院，把年轻的修女据为已有的事吗？就连修女的尸体，在那里也遭到了蹂躏。进来吧，亲爱的孩子……”

一道门开了，探访室里透进来一缕亮光。另一道门关上了。守门的修女奉命送埃伦娜到女生院去。苏萨娜和格拉谢拉答应每两个月来看她一次。

两个月？谁说过两个月？4天之后，电话铃就响了。

“喂。”格拉谢拉接起了电话。

“我是耶稣修女院教会学校的修女，请找一下苏萨娜太太。”

“她不在，修女嬷嬷，我是格拉谢拉。”

“格拉谢拉小姐，校长嬷嬷阁下让我转告你们，你们推荐的那位被保护人不肯干活，也不服从有关规定。她没有忏悔，甚至也不到教堂去瞻仰圣神。她说让她干活是剥削她。还说，干这么多活干吗，她随便在哪里都能挣大钱，吃好饭。她说她跟所有哥伦比亚人一样，有外出的自由，谁也不能把她关在这里。她说你们对她没有任何权利，因为她不是私生女，她父亲还健在。她说在安蒂奥基亚不是把无法无天的男人关进监牢，而是把无辜的女人推进牢笼。我们惩罚了她，把她关了起来，直到她的狂劲过去。后来她说，这不是慈善，而是残忍。她在女孩子中间闹得鸡犬不宁，我们只好把她隔离了。最后，她爬上学校后面的石台阶逃走了。我们校长深表遗憾，但她不是按未成年人法庭的命令关起来的，法律不允许追捕她。”

“天哪，修女嬷嬷，真遗憾，我们还以为这个姑娘跟几年前在我们这儿干活时一样好呢。”

“把她交给上帝吧，她确实沾染了坏女人的习气。”

苏萨娜和格拉谢拉为挽救她付出了一切，她仍然执迷不悟，过错在她。以后她再也不能说谁也没有向她伸出过友爱之手了。

第八章　索莱达太太

埃伦娜并不象上帝之爱的杰出狱卒们——即监护学校和“好牧师”修女院的修女们——想象得那么坏。她的确是个生性自由的农家姑娘，这些监护学校不是为她们设立的。埃伦娜怀里揣着罗德里戈的肖像，穿着仅有的一件衣服和那条因爬石头台阶被撕破的裙子以及监护学校的制服，走到了附近的一座工厂，排进那姑娘和妇女的招工长龙。她即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女工，而不是一个家庭的女奴了。工厂的汽笛始终在吸引着她，就象是卡普雷拉①暗礁前那激昂悠扬的汽笛吸引着昔日的海员一样。

依靠劳动，危机会逐渐得到解决。虽然经济危机对安蒂奥基亚人们的打击是如此惨重，他们却又一次渴望把麦德林变成哥伦比亚的曼彻斯特②。那座工厂用醒目的以三色国旗作底色的商标来宣传生产的布匹。随着生产的增长，他们正

①意大利岛屿。

②英国的棉纺工业中心。

在招收第二班的女工。第二班的时间是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工资并不算高，但还是能满足许多家庭的需要。提供就业是国家的需要，而支付工资——尽管很低，则是个更大的问题。对埃伦娜来说，工厂雇她所付的5角钱，就等于她当厨娘时所挣钱的两倍，而且那时要比现在多干好几个小时，在工厂礼拜日还可以休息。工资用来支付吃穿是绰绰有余的，因为她对谁也没有赡养的义务……

那是个礼拜六，礼拜一下午两点就该到工厂上班了。埃伦娜喜不自胜，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容易就获得了自立的机会。热心的苏萨娜、富有传教精神的格拉谢拉、对人漠不关心的莱奥卡迪娅以及虚伪的威廉之流，这时统统从她的脑子里消失了……

现在只需要找个住处和吃饭的地方，每月花它10个比索就行了。

埃伦娜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住所。跟过去的祸不单行一样，现在好事一齐来了。有位和蔼可亲的太太有间空房，在托马大街，离工厂很近。这位太太的家门口挂着的一块黑油布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这么几个字："空房出租"。这个除了我的信以外什么都能看懂的埃伦娜，一下子就看懂了。那位太太出来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少说也有七十来岁了，又矮又胖，穿一身棕褐色的国产棉布衣服——当时这里还不生产印花布。

"亲爱的太太，我想瞧瞧您想出租的那间房子。"

"进来吧，亲爱的孩子。房子很大，我们应当把它租给一位男房客或一位象您这样的女房客。这里住的人很多。这

所房子里共住了四家人，但大家都互相关照、互相帮助。在这个小房间里住着一位母亲和四个小宝贝儿，她男人跟另一个女人私奔了，可怜的母亲教会了孩子们沿街乞讨。从那以后，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些了。他们是唯一按期付房租的人，我缺钱花的时候，她还借钱给我。这个房间里住的是个老光棍，他整天正襟危坐地关在里面。要说是给他送饭，也只有我能干。他几乎分文不付。他从不出门，因为所有衣服都送进当铺去了。我还得给他买五线谱本子和中国墨水，不过他倒是对谁也不打扰，相反还使我们过得很快活，晚上他常常拉手提琴给我们听，最不常听到的曲子肯定是他自己作的。那边房间里住的是位姑娘，您也几乎不大见得着她。每天晚上都有个男人来，据说是她的丈夫，他对谁也不打招呼，呆一小会儿，然后又出去了。这另一个房间就是我的，这房租是我付的。我得靠转租房子攒饭钱。”

“这么说……那么，您要出租的房子在哪儿呢？”

“就是这间，小姐。我到厨房去睡觉，因为晚上厨房是空的。这是唯一能混饭吃的办法了，因为那个音乐家豪尔赫先生已经有两年没付房租了，不但如此，我还得给他管饭呢。”

“可是，太太，请上帝原谅，您为什么不把这个豪尔赫先生的房间租给我，您住回自己的房间去呢？怎么能够把房子的主人挤到厨房去睡觉呢？在哪里见过白拿房子给一个人住还要搭上饭呢？他是你们家的人吗？”

“不是，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豪尔赫，但他对我很亲切，因为每到吃饭时他允许我进入他的房

间，五线谱纸用毕之后又朝我要，这列入另项开支。说来说去，我发觉除了我之外，豪尔赫这辈子什么人也没有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起过他，不管是一位朋友、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或一个老乡，甚至连个债主都没有问起过他。我这辈子也一直是独居，我把他当作我的儿子，我对他有义务，因此我照顾他、尊敬他。他从来不对我说一句话，但对我笑得很甜。我发觉，如果他开口对我说话，就会打断他创作伤感音乐的思维。他是个艺术家，聚精会神地活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对他来说，除了他的提琴之外就不存在另外的世界了。要是在其它地方，豪尔赫肯定已经荣耀满身了，但在麦德林大概谁也不会理解他，也许还会嘲笑他。因此，他就这样销声匿迹了。不过，说不定有朝一日人们会承认他的成就，到这里来拜访他，请他出去，听他的音乐……我怀着这种希望。人们宁可把钱付给那些擦鞋匠、钉鞋匠、皮匠、木匠，付钱给所有的人，可就是不付钱给创作音乐的人。人们没有醒悟过来，一支曲子带来的欢乐，要比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或者一把舒适的椅子大得多。音乐，精神上的欢乐，某种能渗透到灵魂的东西，这正是麦德林所缺乏的东西。这里的人想到的只是豪华、舒适、财富……仿佛这就是幸福。这个豪尔赫，他虽然不挣一文钱，不同任何人说话，不换浴衣，不刮脸，不出门，然而他是幸福的，他的世界是音乐。伤感音乐使我们得到莫大的安慰，这种音乐是我们这幢房子里的精华。当我们在穷愁潦倒的时候，手提琴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有流言蜚语的时候，音乐使它烟消云散；发生争执的时候，音符又使我们恢复了和气。所以，和其他许多寓所大

不相同，我们这四家人能够和睦相处，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

埃伦娜听索莱达太太亲口发表这篇对豪尔赫先生的溢美之辞的时候，对这位怪人般的遁世音乐家倒没有在意，她想得更多的是这位平凡而又高尚的老太太的古道热肠。对母亲的思念——姑且不说是对母亲的回忆，因为她没有见过母亲——突然不可遏止地涌上了心头。是的，这位老人收养了一个哑巴，一个疯子，一个不可救药的音乐迷，因为她有颗伟大而善良的心。她的妈妈也应该是这样的。在这里，她终将找到一种不是保护性的爱，一种没有阶级争斗的爱。索莱达太太认为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是另一个为了生存而含辛茹苦地奋斗的人。她以亲切的口气谈论乞丐们，认为叫化子挣钱是理所当然的。乞讨的人比某些在另外地方工作的人生活得稍好一点，她并不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她不认为乞讨是贱业，也不认为那些苦人儿，那些只有靠乞讨谋生的苦人儿应当被关进“穷人之家”——另一种类型的监狱，跟省立监护学校一样。不，麦德林是个大城市，在那里我们大家都应该有地方住，我们是自由人。绝对不应该把穷人关起来，却让把穷人变成了穷人的有钱人逍遥法外；绝对不应该把那些堕落的姑娘禁闭起来，却让那些勾引她们堕落的男人自由自在。她几乎同意那位精神病医生的论断——他去访问威廉的时候说过——把精神病人关进疯人院是站不住脚的。应当把那座大房子腾出来，让那些害怕疯子的人自觉自愿地关在里边。麻疯病人也一样，他们应该自由地在国内行走。疾病绝不是剥夺谁自由的借口。可以禁止他们进入三个或四个城市——

如“上帝之水”、“契约”、“金矿”等，在这些城市可以把所有那些患有麻疯病传染恐惧症的人们隔离起来。自由啊！

不错，这就是她的家。下班以后她可以随时进来，她掌握着大门和自己房间的钥匙；她可以使用厨房做午饭和早饭，房租一个月只需付3个比索；她还可以剩12个比索，吃穿足够了。要是有了未婚夫，白天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他——把门开着，要不就在大门口见他，可以随她的便。这就是寓所的全部规章。这跟她刚从那里逃出来的监护学校的可怕的规章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因为这个可怜的姑娘既没有箱子又没有床，索莱达太太把自己的借给了她，等她买到以后再还。在这期间，老太太将心甘情愿地把席子铺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

第九章　418 号

经理亲自把她送到她的车间——纺纱车间。经理是个和气、稳重的人，且彬彬有礼。经过纺织厂的各个区段时，他边走边向她讲解从皮棉到织成布的各个工序。到车间的时候，经理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人类女性中的佼佼者正式交待给监工：

“这个是第418号。我希望她能高产。”

埃伦娜做梦也未曾想到她会被编上号码。坦率地说，当她听到“高产”时，心里想，这恰好是她在圣·埃伦娜时听见卡洛斯先生使用过的概念。奶牛场老板在提到他的奶牛时是这么说的。更有甚者，地主还知道每一头奶牛的名字，而工厂里的女基督教徒们则只有编号。

受洗的时候，她叫埃伦娜·雷斯特雷波·西拉尔多。她以为这是永恒的，直到她生命结束之后还要写在一个寒酸的墓碑上。她在苏萨娜太太家当女佣时就叫埃伦娜了，从来没有人再提过她的姓。有一次，小伙子罗德里戈本人收到一封写给埃伦娜·雷斯特雷波·西拉尔多小姐的信时，竟把信退了回去，说是在那个区查无此人。没准这封永远没有投寄到的信就是她那可怜的爸爸马可·安东尼奥给她的告别信，是在他走投无路、心灰意冷地和一个女人私奔到卡乌卡省以前写给她的，信中那个女人请求她照应她那个到城里去的女儿。或者，爸爸在这封信里叫她回去，那他也就用不着私奔了……

后来，在莱昂卡迪娅太太那个可恨的家里，他们决定把她的埃伦娜改为玛丽娅……因为埃伦娜是白人的名字，而那位太太的女儿取的也是这个名字。有一回，有人唤埃伦娜，她答应了一声，他们就因此虐待她。当她抗议的时候，他们对她说，玛丽娅是圣母的名字，她不该抱怨什么……

她没有怀疑过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威廉的爱情，但他从来没有直呼过她的名字，而是叫“我的尼娜①”……

监护学校给她编了个13号。她觉得那个不吉利的数字可

---

①即小姑娘的意思。

能会给她带来不幸，提出了异议，被他们斥为迷信。她激动地、徒劳地援引历史上的故事说，最后的晚餐是13个人，12个门徒和主，第二天人们就处死了耶稣，犹大自缢身亡。他们说这是迷信，而天主教是禁止搞迷信的。为了不再当13号，她才从监护学校出逃，可是那里谁也不理解她出逃的原因。

然而，现在她又一次成了数字。她原来以为，她自由了，现在已经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是个名正言顺的女工，可以恢复埃伦娜·雷斯特雷波·西拉尔多的名字了。这个想法看来真是荒谬。

“您的号码是多少？请告诉我，我好记在时间报表上。”车间监工和颜悦色地说。

“我的号码？这是什么意思？”

“工厂给您编的号码。”

埃伦娜一时语塞。一个念头紧紧地把她抓住了：她是一个数字，一个一钱不值的牌号，就跟那辽阔牧场里的一头奶牛一样，比这些她刚刚接触的、不知道编的是什么号码的纺织机都远远不如。羞愧之感爬上了她的脸颊，往昔红扑扑的脸蛋早已被沿海热带地区人们的苍白面孔所代替。监工注意到了她的烦躁心情，便温和地对她说：

“您是418号。记住这个号码吧，别稀里马虎的，睡着了的虾还会被水冲走哩。”

监工是个40开外的男子，右手戴着结婚戒指。他用他那尖刀似的眼光狠狠地盯了埃伦娜一眼，背着车间其他女工狠狠地盯了她这么一眼。埃伦娜恍然大悟。她是车间最年轻，也是唯一最漂亮的女工。就这一道无声的眼光，道出了威廉无

数次单独跟她留在家里时说过的话……她绝不理睬上司们的企求，但也没有必要开罪于他们，因为监工如果打她一个小报告，她就会失去工作，失去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女工工作……即使在这个时候，当了女工，她觉得这也不是她梦寐以求的，也不足以充实她的生活……说到底，那么能干、漂亮和善良的她，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418号……

第十章　唐·贝尼格诺和巴勃罗

为了保护个人的贞操，女工比男工提早下班，10点出厂。男工10点半下班。这样一来，女工比男工提早到家，避免了两性之间的接触。另外，工厂还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女工灌输关于品格方面的教育。这里一派道德高尚的气氛。这个车间的女工从来不单独出门，晚上也不走阴暗的街道。这些必须上夜班的品行端正的女工们，总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悄没声儿地走过一个区又一个区，没有一个人嘀嘀咕咕在说话。女人们在麦德林走夜路其实并不安全，但她们总是巧妙地设法不落单，这样，安全就有保障了。当然，上电影院的太太们睡得还要迟一些，而且她们也不是上夜班。以此为根据，可以驳倒那些预言要发生大乱子的人们，因为他们认为，给女工开夜班无异于办一所高级妓女学校。

然而，在这项工作中，跟任何其它工作一样，女工们也

不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贝尼格诺先生，那个监工，自从第一天用犀利而贪婪的眼光看了埃伦娜一眼之后，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心里产生了对她不可遏止的欲望，对这个因其从未越过雷池一步的骑士风度而赢得了信任的忠厚人来说，内心斗争是激烈的。贝尼格诺先生年近50，皮肤黝黑，又胖又矮，精力却很充沛。他每次经过埃伦娜的纱锭时，心跳都失去了节奏，两膝发虚，就象埃伦娜的纤巧的10个指头不时去挤压的线团一样。她的指头，早已不是被赭石土浸脏了的或被土豆皮染得斑斑驳驳的那些指头了，而是晶莹光润的、跟山茶花瓣一样粉红粉红的了。对贝尼格诺先生来说，他生活中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布匹，而是他内心深处的隐秘了。如果说我在圣·埃伦娜碰见那个还没出落成大姑娘的山村女孩子时内心狂跳不已，那么贝尼格诺先生此时和这个已经是个令人销魂的年轻女工相遇，准是觉得跟天崩地陷似的，就跟混纯初开时的情形一样。他尽管年纪已经不小，却跟年轻人似地拴不住心猿意马。

贝尼格诺先生对埃伦娜垂涎三尺，他熬过了漫长的一天又一天，而418号对此却一无所知。贝尼格诺想起了他的老婆，她已经为他生下了11个儿女，已经衰老得不能再为他生育了。往昔年轻漂亮老婆的巨大忠诚，使他不去拈花惹草。随后，他又想起了作为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的漫长的经历，他成功地履行了一切义务，闯过了一切难关。他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在爱情方面去偷鸡摸狗了。再说，他身居监工之职，负责使车间里的每个女工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比对任何其他人都更严格地阻止他产生同埃伦娜调情的最细微的念头。就

这样，贝尼格诺先生度过了6周，对此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讳莫如深。他没说过关于爱情的只言片语，但所有的女工都觉得他和过去判若两人。有时，他望着418号那个号码牌发呆；另一些时候，他从每个女工面前走过，对每个人都说上一句话，而对埃伦娜则例外。女工们猜出这个418号对贝尼格诺先生来说有点非同寻常，有一个人对此看不惯，有一天对贝尼格诺说埃伦娜爱上了一个针织车间的年轻工人名叫巴勃罗·佩雷斯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回托马大街的时候她和他相随，有时两人还到波士顿小广场上去散步，甚至一起去萨雷斯看电影。

贝尼格诺先生不想再遏止他的欲望了。妒忌使他怒火中烧，就跟他自己的老婆干了对他不贞的事情一样。他那工头的心灵深处波涛汹涌，怒火简直要从他的眼里和嘴里喷出来。当天晚上，他愤怒地、尖厉地盯了埃伦娜一眼，这和平素暗送秋波时大不相同。然后，他走出纺纱车间，朝针织车间走去。他久久地盯着巴勃罗·佩雷斯，他把自己的力气同那个来自沿海地区工人的力气作了一番比较，知道对方的拳头足以使自己脑袋瓜儿开瓢儿。

贝尼格诺先生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回到了自己的车间。他在车间转了几圈，没看埃伦娜一眼。最后，他在对某几个女工说了一些话以后走到了418号跟前，对她说："小姑娘，凭您这个脸蛋儿您用不着干活儿。您需要的是象我这样的真正的男子汉。"

不管怎么说，埃伦娜是个正在热恋中的姑娘，她觉得那个不光彩的建议使她浑身的血液都往上冲。同男主人威廉的生

活悲剧，压抑住了义愤填膺的她想说的最初的几句话。贝尼格诺先生看出了她那断然的拒绝，朝前走了两步，走到了另一台织布机跟前，同埃伦娜后边那个女工搭话，竭力掩饰自己的慌乱。然而，埃伦娜一个箭步走到了他的跟前，对准他的右脸颊就是一巴掌。“流氓，流氓。”她喊了两声，放声大哭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贝尼格诺先生庄重地作出了反应。

女工们围了过来。埃伦娜把围裙甩在地上，愤然地从工友们身边挤了出去，离开了车间。

“我到懂得尊重女权的地方去。”她用这句话向大家道别。

“你们都是证人。”贝尼格诺先生对他的女工们说。“我没有碰过她一下。我去教她，让她别那么费料，她把这歪曲了。这倒也是，对长着漂亮脸蛋儿的女工不能盯着瞧，她准会沸沸扬扬的。她最好去当小姐，别当女工。”

众人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贝尼格诺先生那句讥诮埃伦娜的漂亮脸蛋儿的煽惑性的话语，唤起了那群长得丑陋的女工们不约而同的妒忌，这种感情自从埃伦娜进入车间那时起就一直在折磨着她们。

贝尼格诺先生关掉了埃伦娜开着的那台织机，工人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紧张地干了起来。

当经理走进车间的时候，她们干得更加卖力气了。女工们都想用眼梢来窥听经理和监工的对话。离得最近的几个还听到了经理命令监工到经理室去。

经理匆匆离去，贝尼格诺先生停留下来思考了一会儿。随后，他也走了出去。

埃伦娜在经理室里，很激动，脸上挂着泪珠

“贝尼格诺，这个女工打了你一巴掌，这是真的吗？”经理问道。

“谁告诉您的？”，监工问。

“你们车间一位女工刚刚告诉我的。这位小姐是我把她从针织车间带来的，她未经许可就进去同一位工人谈话。”

“是跟巴勃罗·佩雷斯吗？”监工又问了一声。

“对，是跟巴勃罗·佩雷斯，我的未婚夫。”埃伦娜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是的，经理先生，她当着全车间工人的面打了我一记耳光，因为我向她作了一个跟她的工作有关的指示。”

“不，经理先生，我揍他是因为他对我说我可以用不着干活，说我需要的是一个男人，还让我离开工厂跟他姘居，说那样我才能过得更舒服一些，所以我才揍了他……”

“姑娘您完全弄颠倒了。我说的是，您在想男人，工作不经心，这样您的活就不可能干好，看得出来，您跟针织车间那个工人打得火热，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义务。我在这个工厂干了快25个年头了，大家都知道我从来没有冒犯过女工。全车间的人都在，让她们评理吧。”

经理让监工决定对埃伦娜应该进行什么处分。贝尼格诺先生宽宏大量地决定：停工10天。10天以后，只要她在全车间的女工面前当众向他道歉，还可以回来工作。

夜里11点，巴勃罗·佩雷斯来到了下班出口的那条小巷

里。埃伦娜拿着热巧克力和奶油玉米饼子正在等他。埃伦娜又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重新叙述了一遍。巴勃罗愤慨不已，但是，他最后劝埃伦娜说：

“跟老板们可争斗不得。如果他们想要谁低声下气，那他就得低声下气。一句话，我不会吃醋，我相信您也不会计较。事情就此了结吧。向贝尼格诺先生道歉去，继续到他那个车间干活，到年底时看看我们是不是能买齐家具结婚。”

巴勃罗·佩雷斯的纯朴正是使埃伦娜着迷的地方。他貌不出众，不如罗德里戈；他不善言辞，不如威廉。但他提到结婚却坚定不移，没有丝毫做作，这是会兑现的。巴勃罗将为她洗雪一切耻辱，这一点就足以使埃伦娜爱他、亲近他，甚至崇敬他了。他没有妒忌心，实际上也许不爱她。她原来以为，把贝尼格诺先生的无礼行为告诉他时，巴勃罗可能要宰了他呢，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也好。这个20岁的工人，苍白而忧郁，想娶她，一切行动都以此为目标。因此，他必须干活，她也不能丢掉工作。

第十一章 混 血 儿

8月里的一个礼拜三，停工的10天期满了。在每天的自我反省中，贝尼格诺先生因心中内疚而感到不安。当埃伦娜怯懦地走进纺纱车间的时候，贝尼格诺迎上前去宽慰她说：

"埃伦娜小姐，我决定不让您当众向我道歉了。您记住您的过错，我记住脸上挨的巴掌，大家抵消算了。"监工内心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一方面，要考虑权威这个原则，权威是秩序的基础。就算他个人犯了应该受到遣责的错误，那也不能让车间的头头当众受辱呀。权威这个原则要被打翻在地了！这不仅是对他贝尼格诺·阿尔加耶斯的侮辱，而且是对公司本身的冒犯。不过，另一方面，他又对这种多灾多难的爱情，对因此被干脆打了一记耳光的爱情更加难分难舍。男人都瞧不上轻易被搞上手的女人，但却从来不甘心在可望不可攀的女人面前认输。还有，他这次的荒唐爱情还是非法的，他全力以赴地追求的并不是为了官能快感，现在情欲几乎不再使即将步入老年大门的他煎熬难忍了。如果他让这勉为其难的爱情发展下去，那么他就要向监工、一家之长、模范丈夫、正人君子、基督教徒永别了，也就是向准备传给子女们的光荣一生永别了，向整个贝尼格诺·阿尔加耶斯彻底永别了……然而，放弃追求同样也是牺牲自豪感，那等于扼杀使他这一生获得相对成功的顽强精神，等于低下他那至今一直是高高昂起的脑袋，尤其是等于扼杀新生的那点唯一使他焕发青春的东西，这就是同外界的接触和说明自己依然具有活力的见证。贝尼格诺先生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是决定把解开这个思想疙瘩的事情留待今后等他能冷静地进行思考的时候再去做。但他不知道，埃伦娜从哪里出现，平静就会从哪里消失。

从埃伦娜方面来说，她似乎应当觉察她已经获胜。她用巴掌对那个不自重的老板进行了报复，并且没产生严重的后

果，她获得了真正的胜利，她在心里已经可以觉得她比上司还更胜一筹。但尽管如此，尽管低头的是贝尼格诺先生而不是她，她仍觉得受欺负的还是她，这个想法使她心情十分沉重。如按前些年的自豪感，埃伦娜是不会向谁赔礼道歉的。然而如今人家没让她赔礼道歉，尽管她曾决定要跪着请求原谅的，不是因为她犯了什么过错，而是为了保住在工厂里的位置而不得不那样做。

那天，下午6点钟，在工厂规定的10分钟的吃饭时间里，女工们对她的态度比平时缓和了一些。在女人堆里，从来不会原谅那个最漂亮的人，除非看到她丢尽了面子。女工们知道，停工10天就是意味着解雇的第一步。她们知道，打贝尼格诺先生那一记耳光准会招致大祸。另外，她们还认为，在监工的宽宏大度面前，埃伦娜是个战败者。他这种宽大，是男人回答漂亮女人的耳光的唯一方式。

而且，她们还知道埃伦娜已经和那个难看的巴勃罗·佩雷斯订婚了。她们都知道他外号叫“牙签”，是个笨蛋，奴颜媚骨，在老板面前胆小如鼠。于是，跟巴比伦塔倒下来一样，埃伦娜的自豪感、美貌和荣耀都彻底完蛋了。她居然跟“牙签”在一起！

胡安娜太太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女工，由于她的品德和工龄而受到尊重，然而她在20年前就被丈夫抛弃了。她向埃伦娜兜售她那件只洗过一水的结婚礼服。那是件宝贵的漂亮的衣服，只要15个比索。她需要这笔钱来为她那在埃斯特丽亚圣母献瞻节医院挂号处工作的女儿的月薪凑个整数。过了两天，埃伦娜把积攒的9个比索给了她，还欠她3个，因为经过

两天的讨价还价后胡安娜太太把价钱降成了12个比索。

鬼才相信这件衣服只洗过一次！它不但旧，而且又皱又脏。但要说是洗过了几水，那也是天晓得，因为胡安娜太太一共只结过一次婚呀。后来埃伦娜才明白，女人们只要没有人在跟前，就会把结婚礼服穿起来的，就象斗牛士在充满希望的夜里独自把金光闪闪的斗牛服穿出来一样。自从这件结婚礼服到了托马大街这条小巷以后，埃伦娜每天夜里都穿它一次，可惜就少一面可供欣赏她那美妙身段的穿衣镜。她不知道反复多少次练习该用什么优雅姿势在她那瘦弱的新郎陪伴下登上祭坛。

一个困难使晴朗的天空出现了阴云。她的结婚礼服是准备好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为了跟那件象征胜利的衣服配对，好人巴勃罗·佩雷斯——她心爱的偶像——应该穿一件燕尾服。要满足这个要求比登天还难。买一套名牌衣服，等于购买一个工人家庭的全部家具。她对她的未婚夫说过此事以后，小伙子象过复活节一样高兴，马上折腾开了。他磨破嘴皮跑断腿，终于同麦德林最悭吝的裁缝说妥了租给他一件燕尾服，就象租给白人们穿着去出席俱乐部的盛大舞会和参加隆重的婚礼一样。麦德林那令人头昏目眩的豪华，跟波哥大一样，已经在靠穿着借来的或租来的衣服去出席晚会来维持了。弄清楚这种窘迫的情形后，唯一使埃伦娜感到奇怪的是，礼服也可以租给黑人穿，而这些礼服以后还会被裁缝们当作新衣服出售。婚礼定于10月12日"宗主节"那天举行。

巴勃罗和埃伦娜到我家——就是罗克和苏萨娜家——来通知了我们。埃伦娜同他们还保持着古罗马朝圣者同其宗主

的那种联系。我们郑重其事地接待了他们，同穷人友好相处而又不失其身份的罗克为他们斟了一杯卡达斯的陈年罗姆酒，并为年轻的情侣祝福。

我真想用我当时想说的那些话来代替罗克那夸夸其谈的陈旧的祝酒词，根本不要提什么“令人心旷神怡的马格达莱纳河边的迷人的雪白的常青藤”——我这位商人朋友从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同行、店铺老板埃皮法尼奥·梅西亚那里拾来的牙慧——之类。我认为，宗主节那天，雪白的埃伦娜将和漆黑的巴勃罗结合，去产下那种我们在美洲大陆梦寐以求的混血儿。只有在那个时候，当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杂交之后，我们在世界上才能受到尊重；只有在那个时候，在统一人种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巴巴·雅各所说的，全凭我们诗人来统治的从墨西哥到菲律宾的理想共和国。我们是一个民族，因为我们半心半意地信奉着的是同一个神圣的天主教；我们蹩脚地说着的是同一个卡斯蒂亚语；我们是同一个西班牙母亲的不肖子孙；我们有着相同的不良习俗；而且，种族的紊乱也是同样的，这比使我们目瞪口呆的语言紊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部分是专横跋扈的渔肉乡里的富裕的白人，他们俨然是殖民地时期的领主；一部分是英语讲得呱呱叫的新发迹的黑人；一部分是引经据典、穷愁潦倒的白人公职人员，他们时不时地拽拽西服上衣以免破裤子被人瞧见；另一些是农民，他们是脚夫和客店女招待的儿女——玛丽托雷斯《堂·吉诃德》书中所说的堂·吉诃德居住的客店女佣，本来希望由堂·吉诃德来作他们的父亲，但他们只能是脚夫的血脉，因为贵族是被阉割过的。为你们的儿女干杯，天真的黑

人巴勃罗！你无法医治你老婆身上可能遭到的创伤，因为你不可能是她的丈夫而只能是她的仆从。干杯，俯就的埃伦娜和高攀的巴勃罗！干杯，埃伦娜！你总算了却了你的终身大事，本来由于你的罪过你已认为那是镜花水月；干杯，巴勃罗！你不探询你妻子的过去就成婚，因为你也并不曾有过"过去"。你们的结局就是未来！祖国，从墨西哥到菲律宾这个伟大的祖国，将在你们的儿女、在美洲混血儿手中诞生！

第十二章　没有姓氏

埃伦娜从来没有收到过她父亲的信。说真的，她是个被抛弃了的女人，孑然一身活在世上。哥伦比亚乡村里的人还不赞同写"先生"二字，虽然他们会写。有不少人天各一方，但他们直到老死都没在邮筒里投过一封信。

实际上，她在罗克和苏萨娜家干活的时候，马可·安东尼奥曾经给她写过一封信，但罗德里戈干了件蠢事，不了解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就是那个崇拜他的埃伦娜。少爷们想不到，一个女佣还会有姓氏，更想不到她竟然会姓雷斯特雷波。

不过，在工厂里，倒真有人交给了她一封她父亲马可·安东尼奥的信，那是她那个当司机的哥哥捎来的，他常跑麦

德林和黑河这条线。这是封干巴巴、冷冰冰的简信，就跟这个生硬呆板的老头子本人一样。信中说：

“我知道您在科尔特赫尔纺织厂干活，挣了大钱。要知道，您父亲在山上的小破房子里需要帮助，几乎已经瘫痪，再也不能干活了。来瞧瞧他吧，如果可能，帮他一把吧。十分爱您的爸爸马可。”

埃伦娜满心欢喜，她爸爸又回到小破房子里住了。她怀念花园，怀念鸡舍，就跟怀念那个她没见过面的母亲一样，这些影象不时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充满着家园各个角落的香味儿从老远向她袭来。

她不愿拒绝父亲的任何请求，向贝尼格诺先生请了假，第二天是星期四，不去上班。

一大早，她把手中积攒的约12个比索包在手绢里，徒步登程去那空气清新的山岗——过去哥伦比亚运输公司的舒适的巴士已经取消了。儿时的全部回忆，一齐涌上了心头，每棵树，每块石头，每座悬崖峭壁都历历在目地出现在她那甜蜜的童年时代的回忆里。

她连奔带跑地来到了雇工的家——她的可爱的家。门是插着的。她敲门，出来的是那个孤僻而羞怯的女人，是她抢走了她那已经年迈的父亲，把在这一生中最后一次被爱情谵妄了的他带到了气候恶劣的地方，让疾病毁掉了他那筋疲力尽的身体。

“马可·安东尼奥，埃伦娜小姐——您的女儿来了。”她大声喊着。

拄着一根满是疙瘩的愈疮木拐杖的老头，哆哆嗦嗦地蹒

力试图从前屋奔出来。他扑向埃伦娜，柔情地拥抱她，这对干瘪而又粗鲁的马可·安东尼奥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然后，他又抽抽噎噎地推开她，仔细地端详着她。埃伦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她穿了一身宽大的褪了色的大领口的丝绸衣服，穿着一双很好的鞋，薄薄的袜子，手上戴着手套，头发梳得象天仙一般，那正是小姐的打扮。马可·安东尼奥眼前突然出现了她那个叽叽喳喳的母亲的形象，埃伦娜的外貌和她母亲惊人地相似。

突然，他眼睛直愣地盯着她，然而看的却不是脸蛋儿。

他的脸红了。

“你结婚了，我的孩子。”（他在极度的慌乱中以你称呼她）

“我，还没有结婚，爸爸。”她回答说。“我把巴勃罗·佩雷斯带到您这儿来，如果您不反对，请为我们祝福……”

“怎么？您没结婚？还要结婚……”马可·安东尼奥就象吓唬孩提时候的她那样愤怒地说：“混账！您已经先斩后奏了！”

“是的，爸爸。”埃伦娜蠢头蠢脑地说。“我正在准备嫁妆。不过如果您需要……我挣钱帮您！”

“不要脸的！滚开，母狗！在我们家里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我家里的女人从没有……”（边说边发疯地举起了拐杖，要把她乱棒砸碎。）

埃伦娜向后退了一步。她看了看那藏起来了的可怜的肚子，弯腰护住了它，摆出一副誓死捍卫她的儿子的架势。

“可是爸爸……”她温和地反唇相讥，“您也不怎么样呀，您拐走了这个姑娘……这一切我都知道了……再说，我孤苦零丁……”

“这儿没有您的爸爸，也没有什么烫手的面包！从我家里滚出去，坏女人！我们男人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您为了到麦德林学坏决定出走，我成了个孤老头。我不再是您的爸爸，不再是您的爸爸，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在我打死您以前快滚吧。算您走运，我现在是个残废……滚，滚……”

埃伦娜被父亲推搡着一步步离开家的时候，看见她父亲的姘头正在黑糊糊的屋里歇斯底里地象猫叫似地讥笑她的不幸。

埃伦娜顿时觉得田野狭小起来，那儿只有空气是自由的。她更爱在远处出现的城市了，她象那条直泻而下的溪流似的急步下山朝城里走去。

唉！第一个发觉她的秘密，她的天大秘密的，竟是嗅觉象山猫一般灵敏的父亲。这对谁来说都不再是个秘密了，她的腰已经不象从前那么纤细了，尽管她尽量穿肥大的衣服，但她的儿子，她即将生下的那个可爱的儿子，随处都在揭露她了。

她刚才失去了父亲，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然而她已经不象过去那样觉得孤立无援了，因为的确她就要有个孩子了，孩子是她的，仅仅是她的，因为孩子没有父亲。是的，那不是幻觉。这个对谁都没有说过的秘密不是神经过敏，他父亲已经看出来了。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个秘密了，包括对巴勃罗·佩雷斯。

埃伦娜在羊肠小道上慢慢吞吞地走着，她觉得父亲似乎跟在她后面，挥舞着那根粗大的拐杖要打死她的儿子。说到底她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不幸的女人，他不是要打死她而是要打死她的儿子，这个儿子才是她一生中唯一有意义的！

那么，她父亲刚才在她那即将出生的儿子身边，在她出生的房子旁边声明他不是她的父亲，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那个忘恩负义的，为逃避做父亲的幸福而溜到了国外的那个威廉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无耻之徒！为了使肚子里的孩子不致震动，埃伦娜捧着肚子，选择路上最松软的地方坐了下来。她到处采摘青桑椹，塞进嘴里，相信这一定很合她儿子的口味。想起有些女人，甚至是出嫁了的女人，竟然逃避这种做母亲的无法形容的幸福，她不禁毛骨悚然了；更有甚者，有些人怀上孩子后还千方百计地把他搞掉；还有另外一些女人生出孩子后又把他掐死。不！情愿失掉两只眼睛、两条胳膊和两条腿，也不能失去这条比自己的命还要紧的生命。上刀山下火海，埃伦娜也要为她的儿子而奋斗。如果需要没日没夜地干活，干就是了；如果不给她工作，她就嫁人；如果谁也不娶她，就卖身；如果还有必要，她就行窃，就杀人，但她的儿子无论如何有权活下去。

对！她已经不再为她的儿子感到羞愧了，也不再掩掩藏藏的了。今天晚上就去告诉巴勃罗·佩雷斯，明天就逢人便讲，让全厂都知道。她有了儿子，这是巨大的幸福，无比的自豪，这使她的并非正大光明的耻辱和被亲生父亲赶出家门并威胁说要打死她等等，都得到了报偿。

从来没有感到理直气壮和幸福的她，头一次心里有了一

种无可言喻的充实的感觉：她要作母亲了。她真想对着荒野大声叫喊，把它告诉不时打破山上的肃穆沉寂的群群小鸟。

第十三章　谁　之　罪

埃伦娜向她的忏悔神父请教这个问题。她对神父说，她几次想把一切都告诉巴勃罗·佩雷斯，但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她无法亲口三言两语就把那可怕的罪孽说清楚。实际上她并不爱他。然而，他是唯一真心爱她的男人。我是第一个真情地热爱她的人，但她没有酬报我。她的第一个恋人是罗德里戈，但他作了耶稣会会员。对威廉，她也许并没有爱过，威廉也没爱过她，但他狡猾地欺骗了她。她希望得到幸福，羡慕威廉的门第，因此才对他以身相许。实际上，巴勃罗·佩雷斯才是第一个爱她的人。贝尼格诺先生在继续纠缠她，但她清楚他的意图是什么。

忏悔神父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对她说，他只向她提一个建议，她应当赶紧把一切详情告诉巴勃罗，争取使他那颗爱她的心软化下来，因为那个消息将使他遭受巨大的刺激。"穷人们，"神父补充说，"心肠会更好。他们更能体谅失足行为，或许，他会原谅她的错误。实际上，"好心的神父进一步补充说，"富人们不是要求他们的老婆品行端正，而要求

她们是黄花闺女。即便他们的老婆确实是处女，他们这样做，主要也是从世俗的角度考虑，而不是重视纯洁之心的精神美，因为有些不幸的女人——比如您吧，还完整地保持着讨得上帝喜爱的善心。相反，许多处女却长着邪恶之心，而且不是一般的邪恶，是关系到十戒中的第六戒的。对许多女人来说，保持童贞纯粹是一种交易而不是美德。她们知道，一旦失去了这个条件，她们在世界上就失去了许多，身份就更低贱或者根本无人问津。她们和上帝无缘，她们关心的只有尘世。圣礼的圣洁性无数次受到亵渎，因为缔结姻缘的人们中间有人在出卖女人的身子，庸俗透顶，贪图的全是钱财，就跟妓女收嫖客的钱一样。”

“不过，神父，”女忏悔者插嘴说（她后来对我这么说过好几次），“说起来轻巧做起来难哪。我告诉您我也想这么做，我一千次对自己说过要把一切告诉巴勃罗，但一直没能那么做。并不是我想欺骗他，但您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

“好吧。从良心上说，您没有告诉他的义务。我只是忠告您，并不是命令您。从您本身的幸福考虑，最好让巴勃罗从您本人那里了解这一切，了解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免得他把事情想得很糟。您要知道，早晚他是会知道的。如果是结婚以后才知道——下个月你们就要结婚了——您对他隐瞒了这件事他将怒不可遏。当然婚姻不会无效，宗教并不要求缔结良缘的女人是处女婚姻才有效。”

“神父，”满面是泪的埃伦娜说，“如果您愿意把一切告诉他，我同意您那么做。也许这样他会知道我今后会对他

永远忠实；也许这样我就能给我的儿子冠以别的姓氏。因为，说实话，我连我自己的姓也不能给他，因为我爸爸已经把我的姓剥夺了，同时我也不希望姓雷斯特雷波的人中有私生子……”

“请好好想一想。从良心上说，您没有义务告诉您的未婚夫什么，如果他不向您提出什么的话。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他，尽管是由我去告诉他，我们就要冒风险，巴勃罗可能会退婚。鉴于您要求我这么做，我将把一切告诉他，但我对他将作出什么决定不能负责，甚至我也不能对您说，我将劝他同您结合，因为宗教十分尊重缔结姻缘的人们的自由。他可以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即使是他本人勾引了您，他的良心上打上了做那件坏事的烙印并许诺成婚，宗教也仍然尊重自由。没有自由的婚姻倒真是无效的。”

“神父，我们最好还是快刀斩乱麻吧。不管怎么样，请您把这告诉巴勃罗。上帝将看到他如何对待我。”

神父到工厂去找到了巴勃罗，把他带到了家里，小心翼翼地告诉了他未婚妻的情况。巴勃罗对此没有表示过分吃惊。他说这是穷人的灾难之一，过错不在埃伦娜，而在那个富人；他说我们穷人在倒霉的时候应当互相照应；还说他曾经想过，要是埃伦娜是黄花闺女，那她早嫁给另外的人了。“黑人，”他最后说，“应当选择，要么用卡门粗瓷碗吃饭，要么就用细瓷碗，如果我们想使细瓷器，那就得使二手货。我，亲爱的神父，我喜欢吃好的，哪怕它是残汤剩饭呢。”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巴勃罗是天真的，而且也不能不

承认，神父的交底使他思想上十分矛盾，他心里空荡荡的，象是失去了什么。当他只是自己那么想象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因为大家都不了解真相。在所有的人看来，他是胜利者，娶了一位全厂最漂亮的女工，连那些老板都对她垂涎三尺哪。现在，实际情况是另一件事了。也许结婚后贝尼格诺先生还会继续纠缠她，拿些高级布料和香水去向她献殷勤，直到让他戴上绿帽子……

巴勃罗·佩雷斯10点半从工厂下班出来就又到他认识埃伦娜以前经常和他厮混的窑姐儿们那儿去了。他开始喝烧酒，一直喝到天亮。他一杯又一杯地灌着使他情绪激动的白干，对所有的男男女女讲述了他的不幸，象小孩似的哭着，跟可怜虫一样悲叹。“我对她没动过一个手指头。”他喊叫着说，“我从来没把手伸给她，让她的童贞只属于我，我知道有钱人已经把她喝光了，就象喝一杯酒一样，然后再去喝另一杯，另一杯，另一杯……”

老实人从来不会被人耻笑。妓女和醉汉们都怀着深深敬意听他讲述自己的痛苦。

“黑小子，这事儿谁都摊得上。”一个妓女说，“你以为有钱人娶的就是处女吗？没那回事儿！有时候是他们自己把她们糟踏了，有时候是另外的人干的，但处女是一天比一天少了。问题在于，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人因为衣食无着而不得不沦落风尘；但有钱的女人则可以自由挑选男人。某人没钱，她就选上他。这是唯一的区别。我们一部分人是可怜的妓女，我们必须到防疫医院去；另一部分人则是地位显赫的太太，因此她们要价更高。你以为那些在礼拜六喝得酩酊

太醉的、通宵玩乐的或者和未婚夫们坐车远足的太太和小姐们都那么干净吗？！她们只不过跟我们一样，懂得避孕就是了。谁家小妞儿怀孕，谁家小妞就得自己付出代价。”

“我，”巴勃罗·佩雷斯把头几乎靠着瓷砖桌面，表情十分痛苦地大声喊道，“我倒并不讨厌那个孩子，我讨厌的是埃伦娜不是处女。罪过不在于有儿子。象你们这样不要儿子才是不对的。这就是埃伦娜和任何其他风尘女子的不同之处。”

他抬起头又叫道：

“别再把埃伦娜同你们相提并论了！我要娶她，因为我答应过了！”

一个那天晚上他刚刚认识的，始终不知道他姓甚名谁的汉子，一个胡闹时偶然作伴的人，在他背上用劲地、亲热地拍了几巴掌，对他说：

“说得对，伙计。您去娶那个将来准会同别人睡觉的女人吧。我要是您，我就最多和她同居。结婚是有钱人的事，我们穷人凑合着对付对付就行了。”

最后，巴勃罗靠在妓院的那张桌子上睡着了。他在那里迎来了9月25日这个嘲弄人的早晨，那时离他的婚期只差17天了。“几点了？”他问。“8点5分。”一个正在扫地的老太婆回答。她满嘴的牙齿都掉光了，身上肮脏不堪。“那么，”他心里想，“只差17天零55分钟了。”

然而，此时他想起的婚事已经不是敞口杯里的香槟酒，而是一杯必须强咽下去的酸醋了，就跟他舌头后面冒出来的苦涩的火药气味儿似的。

巴勃罗从这家咖啡馆走到另一家咖啡馆，不停地喝着清凉饮料以摆脱这无比的干渴。上班的时间到了。原先沉默然而一直是满面春风的他，此时却变得忧郁和孤僻了，他那总是流星似的目光，今天也变得呆板和严厉了。

他漫无目的地就这样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了神父的家门口。头天晚上他喝醉了的时候说过，神父有意把那件坏事说得轻描淡写。他按了按门铃，问神父是否在家，不一会他就被热情地领到了神父的客厅。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朴素的家庭，但对巴勃罗·佩雷斯来说，是他第一次到过的"富豪之家"。神父又是第一个曾在客厅里接待过他的人。他给老板们送货的时候，他们只让他从车房的门（今天叫车库，据说车库是法语。真他妈的！）进去。

"神父，"他对他说，"我的婚约已经订下了，但如梦方醒之后，我对举行婚礼的兴致已经逐渐消失。请告诉我，这样做行吗？我想推迟举行婚礼，等小孩出生以后再举行，免得人们以为我就是那个坑害了埃伦娜的混蛋。"

"是的，巴勃罗，"神父回答说，"你说得很对。神父的职责只是出席婚礼而已，真正作主的人是你们自己。你想早点或迟点结婚，马上结婚或毁约，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应该跟谁结婚也是你自己的事。"

"请原谅，神父，您能不能告诉我，谁是那个坑害姑娘的有钱人呢？"

"不行，孩子，我不能告诉你，我以为也不该去问那个唯一能告诉你的姑娘。你问这个干什么？能不能宽恕他，这要由你来定。如果宽恕他，那就彻底宽恕，这样你就可以保证

你的宽恕是彻底的，因为你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如果你不能原谅他，要杀掉他，让他遭殃或希望他遭殃，我就不能告诉你，因为那样一来我就成了同谋犯。基督教徒对任何人都不应有一点仇恨。象埃伦娜——她受了那么深重的伤害——那样宽宏大量地原谅他吧。这姑娘的确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巴勃罗干活去了。

如梦方觉，似睡欲醒，但他还是坚持干活。

第二天，他本来想到埃伦娜那儿去的，他朝着托马大街那个公寓的方向走了好几条街，然而，终于没有去。

从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

最初几天过得很不容易。不止一次他想，同她结婚算了！有时他却又想去谴责她的错误和欺骗；还有一些时候，他又想去勾引她，实践他朋友的劝告，把她当成姘头。

他始终举棋不定。跟我一样，我也曾倾心爱过埃伦娜，但是由于犹豫不决，终于失掉了她……是的，她的失足我们也有份。我们几乎跟那个使她失足的威廉同样应当承担责任。威廉这小子正在欧洲进修妇产科，可他甚至逃脱了为父之责。

第十四章　刽　子　手

巴勃罗·佩雷斯的销声匿迹，使埃伦娜觉得她在社会上获得拯救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就象一根冰棍儿被自己手上的热气溶化了似的。然而，她是个刚强的女人，工厂里谁也没有察觉她正在忍受着深沉的痛苦。

被人们敏锐地发觉了的是她的身孕。不过，已经无法掩饰了。

起初，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贝尼格诺是罪魁祸首，有的说是巴勃罗·佩雷斯。纺纱车间里，没有一个女工不想看见那个孩子。“如果是白的，”她们说，“那无疑就是监工干的；如果是浅黑色，那他的父亲就是巴勃罗·佩雷斯。”

但是，就在她们幸灾乐祸地说长道短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要把未婚女工即将临盆这件丑闻报告经理的想法：这种事发生在一个太太和小姐们都是清清白白的工厂里，那太丢人了。

最见义勇为的四个女工到经理室去了。

“博士，”313号说，“我们很难过，但不得不告诉您，在纺纱车间发生了一件有损公司名誉的丑闻。您知道我们对一切都是逆来顺受的，从来没提过什么要求，但这是关系尊严和道德的问题。”

这些女工愤怒的抗议——她们的确从来不知道何为抗议——使经理吓了一大跳。看到站着说话的女工们象女革命家一样，他以为一定发生了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他坐下后，把事情从头到尾听完。

“自从那个新女工，埃伦娜·雷斯特雷波，也就是418号进厂后，我们一直就在怀疑着她。我们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们不喜欢捕风捉影，而喜欢凭事实说话。”

“什么？”经理迷惑不解地打断她的话。“埃伦娜·雷斯特雷波？那个418号？就是接贝尼格诺先生的那一个吗？”

“就是她。”

“道德问题？你们以前怎么没有说？她是因为我们的宽厚才得以继续工作，我曾说过要把她赶出去，但贝尼格诺先生列举了那样做的一大堆危险和她的好处来原谅从来没有任何女工犯过的最严重的过错！我相信，”他补充说，“因为是你们对我说的。我曾经亲自了解这位小姐的表现和工作，所有的人都说她无可指摘。一般来说，这个车间的女工都是不错的，尽管你们自己夜里也曾到大门口去等候过男工，同他们胡闹了不止一回。可我却从没有听说她干过这类事。”

“我们大部分时间是闹着玩的。”女工发言人说。“未婚女工没有一个人有过孩子就是证明。但只要瞧瞧418号就知道她大概还差多久了，儿子已经快要足月了。我们原先也以为她是位圣女哩，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您要知道，这种鳄鱼是最坏的……接贝尼格诺先生这种事，也不是正经姑娘干得出来的。”

"那好吧。"经理说，"我感谢你们的报告，我将很乐意研究这件事。你们明白，在道德方面，你们并不比我更热衷。"

"那么说，"另一位控告者说，"就让埃伦娜·雷斯特雷波继续呆在纺纱车间这些循规蹈矩的女孩子身边了吗？您要想一想，经理先生，要是我们把您这个意思转达给委派我们来的全体工友，您在她们面前的名声可就不大好了。"

"可是，你们认为能够要求偌大的公司来负责保持全体女工的贞节吗？你们不觉得这个要求应该由丈夫或忏悔神父来负责比由工厂更好吗？"

"那您就看着办吧。要不就全都要正派的，要不就全都要那些不要脸的。"四个人中的另一个以无可辩驳的口气说，"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把我们都牵扯进去了。您大概说过：'我把好苹果和烂苹果放在一起，坏的不但没变好，好的也变坏了。'"

"以我对你们应有的尊重来说，当然也要请你们原谅。"经理有点不耐烦地说。"恕我直言，我肯定你们车间的小姐们并不都是守身如玉的。只要我在科尔特赫尔工厂当经理，我就会要求所有女工都做正经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失过一次足的女人可以在工厂里改邪归正，只要她愿意。这是我的一贯原则，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个车间里，如果不怕我只提一个名字就会助长流言蜚语的话，可以说，不止一个女工是靠她的工资恢复了她过去因为贫困而失去的尊严的。"

"我们坦率地向您说吧，"第四个女工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以车间的全体天主教徒女工的名义发誓，假如一旦我们知道混在我们中间还有其他下流的女人的话，我们就会要求解雇她们，就象我们现在要求解雇418号一样。有许多正派姑娘需要找工作，你们却不给她们，反而给那些不要脸的人活儿干，这太过分了！凭我自己的感觉说，"她又加了一句，"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深感失望。我简直要对我的许多工友怀疑起来了。我对工厂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怀有敌意，我视它如神圣的教堂。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仅仅是怀疑，如果经理先生认为只是道听途说，那么不采取行动倒是正确的。相反，当事情已经不容怀疑，车间里就要发生有损工作和有损工人的丑闻的时候，我相信经理先生会立即斩除祸根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全体工友，地地道道的全体工友，就会觉得我们这合情合理的要求被拒绝等于是挨了一个大嘴巴。我们无法阻拦全车间的人来请愿，这样会把事情闹得更大，会让报界知道，让公司名誉扫地，事情如果到了那步田地的话，那就谁也不愿在这儿工作了。"

我们不知道这位博士如何称呼，但他准叫彭西奥①。

"我重申一遍，我的观点就是我说过的那些。在考虑帮助他人方面，我相信我比你们更富有天主教徒精神。然而，为了向车间的多数人，向车间的绝大多数人表示尊重，我要解雇418号。不过，我申明，我解雇她并不是因为她怀了孕；还要申明，我并不知道她是否怀了孕，因为医生没有向我说过。你们放心走吧，叫监工来拿418号的解雇通知单。"

①彭西奥在口语中为省长，这里可引申理解为"图省事的人"。

实际情况是，经理先生考虑的是工厂的情况还不景气。他有愿意雇用谁就雇用谁，愿意解雇谁就解雇谁的权力。按民法规定，可以付给她一周的薪金，这样他就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甚至还可以在她找到另外的工作前帮她一把。假如他把她留在这里，在她生产的时候还得给她保留位置，何况带着小孩的女工是干不了什么活的。

这时贝尼格诺进来了，博士在通知单上签了字，把它送给监工：

“还不如，”他对他说，“在她打您的时候就解雇她，那样还维护了权威原则。这些女工们简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她们到这里来似乎不是在请求而是在下命令。现在照她们强加给我们的那样办，把这个人解雇，这样可以堵一堵她们的嘴。说到底，她也早该解雇了。不过，还是付给她一周的钱，让大家看看我们是按章办事的，我们不象对待农民那样对待我们的工人。农民们没有礼拜天，在今后许多年里也不会享有礼拜天、八小时工作制、解雇费、产前补贴……哥伦比亚的法律写出来是让我们安蒂奥基亚的工业家履行的，数以百万计的哥伦比亚人对法律还既不了解也不履行……”

“是因为埃伦娜·雷斯特雷波在两个月前打我那一巴掌而解雇她吧？我的怒气已消。”

“不是的。”经理说。“说真的，我倒忘了在通知单上注明解雇的原因。”

于是他亲笔批上：“因其不良习惯，根据全体工友的请求，INRI①。”

①钉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拉丁文铭文缩写。

贝尼格诺紧张地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着通知单出去了。朝车间走去的时候，两个无法摆脱的念头魔鬼附身似地缠着他：要完成把通知单交给那个他爱着的女人的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他爱着的那个女人实际上是个容易搞到手的女人，他可以把她搞到手。现在她已经失去了工作，他也不必再有玷污处女的顾虑，用不着再以上司的身份去干，说不定还用不着破费什么而使家庭陷入贫困。每月15个比索，埃伦娜就满足了，而且可以跟在工厂干活时保持同样的经济水平。再说，这15个比索也不必都由他出，他不想吃独食，那样做也不合适。肯定其他情夫也会解囊的……

他迈着缓慢但坚定的步子走到了埃伦娜的织机前："埃伦娜小姐，请相信我个人同您被解雇没有一丁点儿瓜葛，我执行上级的命令把通知单交给您。我个人深感遗憾，我会到街上去找您，您会看到我将乐于为您效劳。"

埃伦娜那淡蓝色的眼睛，无比美丽的淡蓝色的眼睛先是盯着那张纸条，然后又瞧了瞧贝尼格诺先生，渐渐地她满脸怒容，但咬着光润的嘴唇没有吱声儿。她撕碎纸条，把它扔在地上（这是违背规章的），到更衣室换衣服去了。

"埃伦娜小姐，"贝尼格诺先生又对她说，"您有权领一周的工资，您这就可以去领。"

"您的什么我都不想要，老色鬼。但愿您别到街上去找我，因为在那里您得到的将不是拳头，而是挨刀。"

她换完衣服，没有同任何人告别，也没有向她那些品行端庄的工友们的沾沾自喜的丑容看一眼就出去了。她们（其中不少人）干的事情比她干的还要糟，她们只不过没有勇气也不

配有一个儿子就是了。有的或者因为是处女而自认为白璧无瑕，但其实也许是没有机会去偷情，可她们却对这些也许最使仁慈的上帝那平静而严肃的面目为之深感厌恶的罪行中伤、仇恨和羡慕。

第十五章　解雇的日日夜夜

埃伦娜又回到了苏萨娜那儿，向她谈了这短短几个月苏萨娜把她送到监护学校以来的情况。她要求苏萨娜再把她送到那里去，或者让她干活，或者帮她找个事儿做。不久前，当她来通知我们参加她和黑人巴勃罗·佩雷斯的婚礼时，我们还见过她。我们原以为那部伤心的爱情小说到那里就可以告一段落呢。但那次访问是礼节性的，没有细谈。她那次主要是来炫耀她的胜利的，当我们以为她完全堕落了的时候，她为找到了丈夫而有点飘飘然。然而，只有在受难的时候，男人或女人才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格拉谢拉已遁入修女院。这时候她们已经中断了同“好牧师”修女院的修女们的亲密关系。格拉谢拉已经是见习修女了，这样一来，她们家已经有罗德里戈和格拉谢拉两个见习修士了。罗克和苏萨娜心甘情愿地把他们交给了我主。苏萨娜说，她已经交过什么税和实物税了。罗克自我解嘲地说他是基督的老丈人。

大胆的苏萨娜又给监护学校打电话请求，但一切都是徒劳。没有名额，不接收即将分娩的女人。省政府的规定也不允许修女们想接收谁就接收谁。何况反叛精神十足的、不可救药的人对学校的秩序也不利。最后，她们也不相信能制服了她。

苏萨娜又给另一个修女院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但没有任何地方有名额。

一无所获。

苏萨娜开始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家缺女佣。由于各个工厂在麦德林招工，家庭女佣已经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她把埃伦娜叫到电话机跟前，谈妥了：要干净、听话，5点起床，活儿干完了再睡觉，不许逛街，不许谈情说爱，每月15比索。

每月15比索！跟在工厂挣的一样！在这里还有饭吃，还会受到这一家的保护。

埃伦娜相信她再次交了好运，她按指定地址去了，那是在帕洛大街上面。

她按了铃，几秒钟后，一位太太走出门来，从头到脚地打量着她。

"我就是那个刚才在电话里同您谈好的，是苏萨娜太太介绍的……"

"您的丈夫在哪儿？"

"我没丈夫。"

"那您有了几个月了？"

"6个月。"

"您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埃伦娜已经看出要告吹了。她已经不叫埃伦娜·雷斯特雷波，不叫玛丽娅，不象在监护学校时那样叫13号，不象在工厂里那样叫418号，也不叫威廉喊她的内尼塔了。她想再叫当厨娘时的名字，她初出茅庐时的名字。她已经没有姓了，因为她父亲已经把她的姓剥夺了，而巴勃罗·佩雷斯又不愿把自己的姓给她。

"玛丽娅。"

"很抱歉，玛丽娅，但您要明白，常换工作不太合适。尽管您觉得浑身是劲，这里的活儿还是很重，而您目前的状况不可能完成。从现在算起，3个月后我们就会处于相同的……"

这样的情况在一家又一家大门口重复着，一天又一天地重复着。她拖着身子实在走不动了。没有一个人能救她。她又无一技之长！一不会做鞋，二不会做木工，三不会做裁缝！真羡慕那些女工匠，她们可以揽活在家里干。

现在她连农村也回不去了。她觉得甚至可以同那个可憎而难看的使她父亲"迷了心窍"的女人和睦共处，只要老头子能给她一个藏身之处，哪怕是狗窝也行；她可以做一个寓言故事中的回头浪子，只要她父亲象所有盼望儿子的父亲那样在盼望着她。然而，不存在回头浪女的寓言故事。对女儿来说，就是在她没有失足的时候也只有领受过分的严厉。她可以跟以前一样在那里栽种石竹花和做饭，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并重建被遗弃了的花园和鸡舍；早晨步行下山到城里去送花，多少有点乐趣和美的享受，不至于象现在这样肉

体遭罪，心灵受苦。

“那么，到哪里去呢？有什么路可走呢？”

到别的工厂去吗？那是做梦！任何工厂或作坊都不会要带着身孕的女人。

当她确信在住家不可能找到工作时，埃伦娜问遍了所有的饭馆、咖啡馆和旅店。

所有的大门对她都是紧紧地关闭着，就象贝伦的所有大门在圣子诞生的时候对圣母关着一样。她马上就要临盆，身边也没有圣约瑟，也不是上帝的母亲其人。埃伦娜还有3个月就要痛苦地分娩，她自惭形秽，她是家庭的耻辱，社会的渣滓。

在大铁桥往上一点，是苏克雷区，那是不久前她同巴勃罗·佩雷斯纯洁无瑕地定情的场所。她看见了深深的圣·埃伦娜河。河在工厂——曾几何时这工厂还是她希望所在——的另一边，宛如她热爱的情人。河水到那里蜿蜒而下，河水虽然污浊了，但还是美丽的、清澈的。一道五颜六色的污水，从一条大管子里流出来，一直流到她的面前，在染色厂完成其使命之后，水被稀奇古怪的染料染上了颜色。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她就跟那条河一样。确实，到工厂的时候她已经不象在土生土长的山上那样纯洁和一尘不染了，但还保持着她那反叛的美德，就跟河里的涟漪一样。今非昔比了，她希望再回监护学校去。即使比过去更有理由，她也不敢揍贝尼格诺先生了。她的脸庞本身，也被孕斑弄得紫一块青一块的。在她的身体里，她的不贞已经暴露无遗。

她眼睛望着溪流，思潮翻滚，这一周的厄运不能向索莱

达太太交待，她会将她毫不留情地赶出去的。沿着大街小巷漫无目标地找工作，使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有时埃伦娜真想了此残生。她将圆满地死去，没有谁，绝对没有谁会为她哭泣。她对谁都没有用处，谁也不需要她。令人头晕目眩的河流在召唤她，奔流在两道高高的石堤里面的河水在向她招手。她朦朦胧胧地想起了上帝，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召唤她自尽。她反正也得被自身的痛苦和孤独窒息而死。“啊！在人群熙攘的城市里，她居然举目无亲！”在工厂修炼时神父对他们讲过的先知的这句凄怆的呐喊，涌到她这个悲痛欲绝的人的嘴边。

她为无数个家庭尽心尽力地干过活，却没有一只仁慈的手伸出来收留她，接受她的劳作，而她所求的是活下来，哪怕直到看见她儿子降生为止。

对了，在她默默地渴望着的这一天到来之前，她不能死。于是，自杀这个阴森可怖的念头消散了，代之出现的是对那个甜蜜可爱的幼儿的想象和无休止地关于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的自问自答……

就这样，她又回到了她在托马寓所的家。索莱达太太脸色铁青地对她说：

“亲爱的孩子，今天我该交房租了，要不就得把我们都赶出去了。您的那一份还没交哪。”

“索老太太，请稍等片刻，让我安顿一下。您知道，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他们把我赶出了工厂……不过我很有希望找到工作。”

“我等您到明天，否则就把房子给我腾出来，要租房的

人很多，我在这儿也不是为了行善。光那个音乐家就够我呛了！您呢，也别指望再找什么工作了，象您这个样子，只有疯子才会给您工作。换个别的什么方式谋生吧，干这种事只要有个漂亮脸蛋儿就行，但您再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了……”

埃伦娜觉得从来没有人象这次那样伤害过她。她是个正经女人，不错，是失过足，但那并不是为了贪图钱财，她靠的是两只手谋生，不是靠脸蛋儿。然而，她再也说不出话来回答了。

她走投无路，充满了恐惧，只得回工厂去找那可憎的监工，去忍受那些曾几何时还是她的工友的女人们的嘲笑。

“您对我说过，先生，可以付给我一周解雇费……”

“是的，埃伦娜小姐，我在等着您。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您知道我是喜欢您的。我确信有朝一日我能为您效劳。告诉我，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面吧。您别担心，您犯不着受苦。有我，您犯不着受苦。”

“贝尼格诺先生，您家里不需要一个女佣吗？不需要有人给你们照看孩子吗？我很会做饭，而且也很喜欢小孩子。”

“再说吧，小埃伦娜。佣人是够了，不过我可以回去同我老婆商量一下，我想过几天就会有个解决办法。告诉我在哪里找您。”

“能付给我多少钱，贝尼格诺先生？这要看付给我的钱有多少。”

“是公司还是我？”老头子笑容可掬地说。

“欠我钱的是公司，您什么也不欠我的。”埃伦娜没好

气地说。

“噢，”贝尼格诺说，“但您不是说想到我家去干活儿吗？”

“那是病急乱投医。您以为我真的对您有什么用处吗？我看这是不可能的。您太太知道我搂过您的脸。要是现在您去对她说把另外的人赶走来安插我，她会怎么说呀？告诉我付给我多少钱和在哪里付吧，因为我急需这点钱。”

“付款通知在财会处。付给您一周的钱，这是法律规定的。”

埃伦娜领取了那3个半比索，当天下午就把它交给了索莱达太太，总算还清了，还可以在寓所住4天。她在街口那个店铺赊购了一点零碎东西，向邻居——小叫化子们的母亲——借了点炭。填饱了肚子后，她躺在床上筹划着她的生路，她今后的狭窄的生路。

翻来复去地想过所有办法之后，她觉得唯一可行的是去乞讨。她计划要讨3个月，等那个男孩或女孩生下来。以后，跟孩子在一起，就没有问题了，仿佛小孩从生下来第一天起就会养活她似的。“每个儿子胳肢窝里都带来饼子”，她反复念叨着安蒂奥基亚的这句风趣的谚语，咱娘俩儿就吃这块饼子吧。女邻居的情况就是证明，她还有钱放债哩，她完全靠孩子们乞讨为生，吃的是上乘食品，她又是唯一没拖欠过索莱达太太房钱的人。早晨，她给孩子们抹上炭灰，有时还把他们的衣服撕得更破一点，然后把他们轰到街上去要“为了上帝的爱”的施舍。那几句该说的话他们练得滚瓜烂熟：“我们还没吃早饭，我们没有爸爸，妈妈又躺在床上，病得快

死了。”只有礼拜天才休息，她给他们洗得干干净净，换上好衣服，然后一起到乡下去享受新鲜空气。跟孩子一块儿出去多幸福！

她去向人家求教乞讨艺术，他们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她。叫化子们的行业是独一无二的慷慨的行业，他们不相信同行的竞争会有损于他们的事业。但愿医生们、牙医们、律师们和我们这些工程师们也能懂得这样来处理同行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家们把乞丐划成资产阶级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乞丐是靠嘴而不是靠手谋生的。任何劳动也没有比他们的劳动更能算得上脑力劳动了。靠施舍为生就是靠口才为生，亲爱的上帝的穷人之间的竞争只是以竞争为基础的竞争。能说会道的人更能挣钱。

玛蒂尔德——叫化子们的母亲大概是叫这个名字——这个从悲剧中堂堂正正地幸福地活下来的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成了埃伦娜那天晚上的唯一恩人。她教她乞讨并鼓励她，说她具有掌握这门技巧的极好天资。的确，这是埃伦娜唯一可做的事情。

埃伦娜到我那间新的工程师事务所来的时候是这样的：衣衫褴褛，又一次脱掉鞋的两只脚又脏又黑，脚上穿过鞋的痕迹还看得出来，那件深颜色的奥克萨上衣沾满了烟垢，鬈曲的头发乱蓬蓬的。我正在接待最重要的一位顾客，因此连招呼也没顾得上跟她打，也没同她说一句话。我递给她一枚镍币，从她的脸上看到了一种不可言状的那种被称为下贱人

的阴影。

“你注意到这个穷鬼多漂亮吗？”同我交谈的客人问我。

“没有。我正在考虑这些图纸，没顾得上去看她。”

“看来真是不可思议，在麦德林我们居然让这么漂亮的女人讨饭，”他说，“而我们还在那儿继续谈论混凝土建筑技术。”

那天下午，我们在联盟俱乐部兴高采烈地玩着卡雀牌（卡雀牌和骰子是唯一的正派赌博，因为可以一边玩一边谈话或思考其它事情）的时候，谈开了关于讨饭这个话题：

“从根本上说，这里的当局屁事不管。在俱乐部的大门口就看得见叫人恶心的叫化子了。长得漂漂亮亮的人，可以干活的人，在这个劳动力如此缺乏的国家里却去要饭，这简直是在丑化城市，而且使观光的人看了很丢脸。叫化子们简直叫人在办公室里没法儿工作，在人行道上没法儿走路，他们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把那臭烘烘的烂疮显示给人家瞧。”

我的一个赌友这么说道。

“主说过，我们中间永远有穷人。”我反驳道。“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可以在社交生活中，在那些不需要的人身上大把大把地花钱，却不情愿给点施舍。随便哪个地方，只要有富人就会有穷人，因为世界的财富是经过上帝精确计算的，就是说，有人吃不完穿不尽，就准定有人缺吃少穿。解决贫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多余的拿出来。我们在这儿玩卡雀牌，

在那儿赌赛马，在那儿买彩票，我们不知道怎么花那我们用不完的钱。但是，我亲爱的百万富翁，请您别憎恶那些叫化子，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过错您才有您的亿万财富……”

“我没有偷抢过谁一个比索！”我的赌友恼羞成怒地说。

他一边说着，一边亮出他的扑克，从桌上抓去八百多比索。那些比索是我的或另一些人的劳动果实，是股份公司的红利也就是工人们的劳动果实……不过，正因为我们是在社交场合，在一个社交俱乐部里，在那里是不该进行任何争论的。我察觉同他讨论乞丐是不智之举，就向他道歉并提醒他说，我就是人们称之为社会基督教徒的疯子之一。接着我们大家继续玩卡雀牌。

第十六章　年轻的女叫化子

“告诉我你今天怎么样，埃伦娜。”玛蒂尔德对她说。

“说老实话，亲爱的玛蒂尔德，”埃伦娜说，“在挨饿和讨饭这二者之间，最好是挨饿。讨饭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没有比这更艰难的劳动了……你讨过饭吗？”

“我自己倒没有。但孩子们已经讨了整整两年了，我就是靠讨饭过日子的……我什么也没缺过，托上帝的福。”

“要一个人去讨饭，必须从小就教他，就跟你教孩子们一样，这跟干其它许多活儿是一样的。常言道：‘老鹦鹉学不会说话’。”

“你还不习惯，埃伦娜。当然，从女工到叫化子，这个变化无疑是非常大的。但麦德林行善的人多的是哪。只要你讨惯了饭，就再不想干其它的事情了。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讨得怎么样吧。再说，干任何事情的第一天都是艰难的，别理会这个。今天你要到了多少？”

“有点衣服，有点吃的，还有这点零碎钱。让我们来数一数吧。20……30……35……还有7个、9个、41个……还有两个……4个……一共5角9分！”

“怎么样？比一天的工钱还多。你不会挨饿了。你吃了不花钱的饭，而且一准比这里吃得好……你有衣服穿，也有日用东西……还挣了比一天工钱还多的钱，这还不包括伙食费在内呢。这仅仅是头一天嘛。慢慢你就会学会的，你会挣到一份儿更高的工资。走着瞧吧。”

“可是你以为我还敢再出去哪怕是一会儿吗？女人们什么也没给，愤怒地瞧着我，象瞧最下贱的人一样瞧我。她们瞧瞧我的眼睛，发觉我并不是瞎子；瞧瞧我的两只手，知道我不是独臂；瞧瞧我的两只脚，相信我不是瘸子；于是就对我说，别不要脸了。虽然我穿着这身肥大的破衣服，最坏的那几个女人还是发现我怀着身子，她们更是气急败坏。一个问我找的是施舍呢还是老公，另一个说让那个把我的肚子弄大了的人去把我养得肥肥胖胖的吧。我对头一个女人说，我是孀妇，她就连讽带刺地问我，是不是已经把结婚戒指送进

当铺了；对另一个人我说的是丈夫把我抛弃了，她就对我说，去找穷人的律师去吧，让他为你争取吃的；对另外一个我照实说了，她问我是不是不愿意晚上挣卖身钱才在白天出来讨饭的；一个给了我二分钱的老太婆说，我需要做的是去洗个澡；还有一个人对我说，我是不是用讨饭来养活瘫子姘夫。总之，那些我乞讨过的太太们的粗言恶语对你说也说不完……我是个女叫化子，怎么能发火呢？对一个不劳而获想挣钱而且还要骂好人的女人，人们将会怎么想呢？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的心意。不止3个警察对我大声训斥过，而且据他们说，侦探正在跟踪我……”

“我的天哪。你去找女人找错了，那么说给你钱的是男人啰。你要学会，一个年轻的女叫化子不应该去求女人。在男人那里你可以要到很多钱。”

“男人吗？只有两个人没给我出馊主意：一个神父对我说：‘这点钱你拿去吧，但讨饭比工作更危险。’另一个是位先生，据说他几年前曾经爱过我，出于这个原因他没跟我打招呼，给了我5分钱，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其他的，一个也不例外，都不要脸地对我说别讨饭了，他们可以满足我的需要，但我得陪他们一会儿；说我不该要求，而应该付出；说我不该要比索，而应该要亲吻。几个大学生还跟了我老半天。另外一些人说他们在一座楼里有房子，里面还有吃的，让我跟他们一块儿过；还有一些人对我说让我换换衣服去唱戏。总之，玛蒂尔德，讨饭这个行当我干不了了。挨饿还好受点，好受得多。难怪在麦德林没有一个年轻的女叫化子，不管是长得难看的也好，好看的也好，都没有。我明白你为什么从

来也没去讨过饭，要是我有个儿子，让他去讨饭该有多好……”

埃伦娜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需要，不给我工作，强迫我堕落。没有别的办法。以后又说我是坏女人。坏的是他们，他们所有的人。我只能饿死算了……但愿索莱达太太别把我从这儿赶出去，因为在公园里，一个人就是要咽气了，人们也还会用武力把他拉进火炕里去。”

第十七章　女佣介绍所

我从来不愿意为倒了霉的女人效劳。不管我曾犯过多少罪，但罪过中没有奸污任何女人，也没有亏待任何女人这一条。

看见她到我的事务所来，我吃了一惊。她穿的已经不是几天前的那件破破烂烂的衣服，也不是那个光着两只脚和披头散发的样子了。穿的是一身干净衣裳，宽大朴素，满体面。穿着一双颇象样的鞋，戴着一对素雅的耳环，浑身上下俨然是个即将当妈妈的中产阶级妇女的样子。那时我一个人在事务所里，我站起来热情地接待她的来访，听她讲述她的伤心史。下面写的是那些打动了我心灵的隐私的真实写照。当知道我和一个神父是唯一至少没伤这个可怜女人自尊

心的男人，我觉得特别激动。她向我表示了感谢，我说她来找我象对忏悔神父一样谈她的情况，使我感到荣幸。不，她解释说，她犯了罪，她不能进教堂去。她觉得上帝的手在推她，惩罚她。因此，我只能从精神上去安慰她。我对她谈了善良的耶稣，他是妓女们比如萨玛里塔那个坏女人、马格达莱娜①和那个通奸的女人等的朋友。我告诉她，当主同那个萨玛里塔那个坏女人一起坐在井边时，他的弟子们就嘀咕开了，指责他那样一个正人君子跟一个有许多丈夫的女人单独在一起长时间地进行交谈，激动地指着深井，这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后来，话题转到不象基督教那样具体的问题上去了，但谈的却是些更加唯物的事情。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说，麦德林的工作条件已经根本改变，危机已经被控制住了。她不去讨饭做得对，因为麦德林的劳动力不是嫌多而是嫌少，只要不是残废，人人都有可能找到活干。她向我叙述了她挨门挨户找工作的经过之后，我对她说那不是找工作的妥善办法。我提醒她，有女佣介绍所，并告诉了她一个介绍所的地址。

埃伦娜决心到这个女佣介绍所去试一试。工作是她的唯一愿望。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去栖身，直到她儿子出生为止。她预感她会在那个关键时刻死去，也希望在那个时候死去。她的生命只要到那一天就够了。她要在她生出一个男孩或女孩那个时刻死去，这是为了用时间和鲜血来偿还她的债务。那是她的短暂悲剧的最合适的闭幕。

---

①耶稣感化过的妓女。

在一个门厅里的两把背靠背的长条椅上，8个女人分两边坐着。她们也是来等工作的。有几个是上了年岁的，没有穿鞋。另外几个是年轻的黑人，涂着厚厚的脂粉。还有几个混血儿，穿着印有古里古怪图案的丝绸衣服。一部分长着操贱业的女人的脸，另一部分是受难女人的脸。但所有人都神情沮丧，因为她们没有工作。

全都是丑陋不堪的女人，只有她例外。

“又一个不幸的小母鸡。”一个心眼不坏的胖墩墩的老太婆议论说。她满头鬈发，包着大头巾。

埃伦娜对她的招呼报以微笑。

“别着急，孩子，我们都在这儿等着吧。你是头一次来吗？”

“是的。”埃伦娜怯生生地回答说。“我的丈夫跟另外的女人走了。”她又加了一句，试图战胜一个女人的不可言喻的复杂心理——她会因那个将要每天折磨无辜儿子的罪过而自惭形秽。

几个女人发出了一阵不成体统的哈哈大笑，笑声象蘸有毒药的匕首似地刺痛了埃伦娜的心。

“我们大家都有丈夫。”老太婆调和说。“结婚后，我们这些倒霉的女人，只好被迫承认丈夫是别的女人的。古时候，这种事情没有什么不道德。我们知道，好几个女人才将将就就有一个丈夫，但她们生活得就跟一群只有一只公鸡的母鸡那样自然。可是，后来我主耶稣基督决定把婚姻提高到圣礼级水平。歹毒的男人说太太只有一个，但其余的他也不放过，我们就成了一群不幸的女人。当人们侈谈什么基督教

提高了女人地位的时候，应当理解为是提高了那些走运的女人的地位，但却降低了大部分女人的地位。过去是一个丈夫的合法女人的我们，现在却成了他的姘头。他用不着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穿，给我们房住。这一切都是给有钱的女人的，而我们这些穷苦的女人呢，就只有喂臭虫……”

“我主上帝！”另一个老太婆气势汹汹地喊道。她瘦瘦的，皮肤白皙。“你简直在糟踏上帝！天火会吞掉我们的！看你象鹦鹉学舌一样老在重复从什么共济会员那里听来的这一套。干佣人这一行可不好，接受异端邪说，甚至丢掉了信仰。耶稣，你瞧多么愚昧！我现在才懂得古时候女人竟然就是奴隶的代号，这是在我的主人家里听很有学问的人说的。再说，你们想想，每个男人想有多少女人就有多少女人那不乱套了吗？一群魔鬼，他妈的。拿我来说吧，我是个正经女人，我结过婚，现在守寡，我没把我的丈夫让给谁。我们是穷人，但哪一家也没有我们那个家组织得这样好。做正经人并不需要钱，乱搞是为了所需要的东西。你们说说，我们的主保证每个女人有她的男人和每个男人有他的女人，上帝把他们结合起来谁也分不开，只有上帝用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这样做是不是要好得多。如果男人跟另一个女人走了，那他就是不要脸，他跟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但如果女人被别人勾引跑了，道理也是一样。禁令是对双方的，而原来却只对一方。上帝保佑，你那些话是从魔鬼鲁西菲尔嘴里说出来的吧。”

“我没说任何反对我主的话。”第一个老太婆反驳说。“我说的是那些当今的基督教徒，或者自称基督教徒而过着

跟狗一般生活的人。可是你别卖弄才学，说什么对女人的保障跟对男人的保障一样。那你怎么从不过问：有哪个男人结婚时是童身呢？有哪个女人结婚时不是处女呢？忠实的丈夫很多吗？难道一个不忠的女人的命运跟一个不忠的丈夫的命运是一样的吗？这些都是蠢话。我们女人一生下来就是受侮辱的。写这个法那个法，写得越多我们受的侮辱就越多。你瞧我们不就是在这儿等那个准不会来的女主人吗？”

“怎么是一样的呢，老婆子，坏女人跟坏男人怎么是一样的呢？你的拇指对面不是也有4个指头吗？你没看见上帝的意志是让孩子有父有母来哺育他、教育他吗？一个女人只有一个丈夫的时候，哪怕她丈夫的老婆比扫罗王①的还多，她也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相反，如果一个女人有两个丈夫，那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老太太和姑娘们都表示同意，瘦老太婆赢了。

每当这种知识渊博的谈话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时间的沉默，一个哈欠连天，另一个不停地咳嗽，最里边的那个则在打瞌睡。

终于来了一位太太。她一个一个地看着那些候选人的脸蛋、身材，看着她们的双手和双脚。

“这个黑女人模样不错。您叫什么名字？”

“何塞法。”

“您会干什么？”

“什么都会。”

①圣经中大卫王之子。

“活儿重干得了吗？15口之家？”

“是的，太太。活再多我也不怕。”

“要多少钱？”

“15比索。”

“在麦德林没有亲戚吗？”

“没有，太太，一个也没有。”

“这就好了，我不能容忍把食品偷出去。您有情人吗？”

“爱情总会有的，太太。”

“那就算了，因为我家很讲礼仪。我需要的是严肃而听话的女人。”

“如果您愿意的话，太太，我告诉他永远别上您家去，请允许我礼拜天出去同他在别的地方相会。”

“礼拜天？你们已经跟工厂的女工一样说起礼拜天休息这个欺人之谈来了。我们从来不休息，礼拜天是我家里最忙的日子。”

“那好吧，太太。如果您希望我这么做，我就跟情人吹了。要干活，就只能顺遂主人的旨意。”

“我要这个。”血统高贵的太太终于这么说了一句。8个同伴都羡慕地看着那一个。

“手续费是一个比索。试用3天吧，太太。如果不合适，就请把她辞退回来，我们给您换另一个。现在各种人都有。”（这是圣巴斯瓜尔·拜隆厨娘介绍所女老板的话）

“你们瞧瞧。”那个肥胖而饶舌的老太太又开口说话了，想捞回她刚才丢失的面子。“我们呆的这个地方就是所

捎的奴隶市场。我的曾祖奶奶跟我讲过，她被卖到了卡塔赫纳。她们被带去坐在几个长条椅上等待买主，等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买主先打听年龄，然后选他认为最漂亮或者最有力气的人。卖主向他担保女奴的质量，而且答应如果他不满意可以给他另换。买主仔仔细细地看看长相、体格，最后把买的货带走。'我要这一个'，就跟刚才这个太太的说法一样。”

这个恬不知耻的侮辱性的比较，伤了埃伦娜的自尊心。她是个白人姑娘，也并非女奴的后裔。她认真地回忆了一下她在圣·埃伦娜乡村学校道听途说地学到的关于祖国的历史知识，跳出来搭腔辩论说：

“您刚才说了把我们女人从被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我主耶稣基督的坏话。您觉得丢了面子的时候又来讲使奴隶和祖国得到了解放的胡安·德科拉尔先生和西蒙·博利瓦尔的坏话。把您的祖母卖到卡塔赫纳的时代跟现今的时代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当时，人们分文不付她就得去，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都得去。现在呢，如果对我们不好，我们什么时候想走就可以说声再会。这不是一回事儿，亲爱的太太。”

“我们解放了吗？我的曾祖奶奶说，主人们对她们最和气不过了，给她们吃得饱饱的，好让她们有劲干活；为她们组织晚会，因为好的情绪会把活儿干得更好；给她们穿得好好的，免得村里人说主人是吝啬鬼；给她们找男人，好给主人生下更多小奴隶，去开矿和种地。解放她的时候，她都不愿意走。那些走了的黑人，饿得要死，只想再当奴隶。没有人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也没有人给酒喝给衣服穿了，这

些东西他们以前都没缺过。现在，我们在这里等着，饿得肚子直叫，他们甚至一文钱也不给我们，只给做奴隶买卖的女老板一个比索。不让我们有亲戚，因为据说我们要偷东西。在奴隶时代，主人要给奴隶全家饭吃，不是象现在这样把某人赶到街上去挨饿。如果他们讨厌某个奴隶或者奴隶对他们不满，就跟现在一样拿去卖掉。在那个时候，奴隶还值点钱。而现在没有必要花钱来养奴隶了。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把我们卖掉。他们每个月交点会费，终身都有奴隶使唤。他们愿意，还可以调换，挑选的机会还更多。不让我们有情人，结婚，有儿子——合法的非法的都不行，因为这一切都是障碍。我们刚有点病，就把我们赶走。过去主人还给奴隶治病哪，因为那样能为他多干几年。现在我们要是死了，连安葬费都没有，谁也不会为我们祈祷。应当听听我曾祖奶奶讲讲那些奴隶死后守灵的场面。请大家大碗大碗地喝酒，然后，把他隆重地安葬在主人家的坟墓旁边。9天之内，在主人带领下，所有的奴隶都来为亡灵念9日祭。你们以为会有在礼拜日也干活的奴隶吗？想都别那么想。那对主人来说是罪过。”

对胖老太婆的奇谈怪论，不管是埃伦娜还是谁，都不想予以驳斥。为了给她的蠢话收场，胖老太婆又说：

“你们以为如果我们不幸永远当了女奴，会象我们现在做自由人这样挨饿吗？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吃过午饭。假如介绍所的这位太太是我们主人的话，她准在忙着张罗我们吃饭了，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会毁坏她的东西。可是现在，所有的穷人，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连个东西都不如，我们只是一堆垃圾而已。”

这已经是礼拜三的事了，谁也没雇用埃伦娜。礼拜四、礼拜五和礼拜六也是如此。礼拜日，介绍所关门。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找到雇主了，但又来了几个新人。礼拜一，埃伦娜一大早就来到了介绍所。她刚要坐到长条椅上去的时候，那个女老板说："您疯了吗？有这么多强壮女人，哪位太太肯要您呢？最好把椅子给我腾出来，因为推荐您这样的女人会有损我的介绍所的声誉。"

埃伦娜一句话也没回答。然而，她想起了那个已经有主的胖老太婆，心里想：当女奴多好！主人一定很高兴，因为我肚子里这个小孩将成了他的又一个奴隶，那样多好！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希望他生出来。他没有父亲，没有祖父，也没有叔叔、舅舅。这个念头又使她觉得要活下去，要顽强地活下去，为看到她的儿子，这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儿子而高兴。她将是儿子的母亲、父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和叔叔、舅舅。全都是她一个。

她回到家里，钻进了房间，又一次端详起她心爱的罗德里戈的肖像，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纯洁的、真正的爱。小伙子长着那双无邪的大眼睛，细密大方的眉毛，疏松光洁的牙齿，带着善良真诚的微笑。这是她的楷模。罗德里戈对宗教的虔诚影响着埃伦娜，这最初的纯洁的爱情，带有几分迷信式的敬爱，就跟崇拜偶像一样，只有对圣神才这样。在怀孕期间，可怜的姑娘比任何时候都更经常地看那张神圣的肖像——她的第一次爱情和第一次悲剧——并希望她的儿子别象那一表人材的威廉，而要象朴素无华的罗德里戈，至少要有个同样的明快的小鼻子。

如果是女孩呢？

唉，那么就让女孩象她，象埃伦娜，象她可怜的妈妈。但可别象言而无信的威廉，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她就不能象她希望的那样去爱女儿了。

第十八章　当　铺

按玛蒂尔德教给她的办法计算，她还有两个月零3周……两个月零3周。两个月，两周零6天，5天……每时每刻她都在扳着手指头计算。

这些日子以来埃伦娜是怎么样度过的？又是靠什么来生活的呢？是靠希望。

她当掉了威廉送给她的耳环。

她当掉了巴勃罗送给她作为结婚信物的戒指……

她当掉了那件结婚礼服！（梦想中的胜利是多么甜蜜，多么伟大啊！）

还有那些她多余的衣服，已经穿不上了的衣服……还有些鞋，因为肿胀的两只脚已经承受不了鞋的挤压……还有那个手提袋、那面镜子……因为她已经没有条件上街，那个样子也出不去了。还有一条床单。

玛蒂尔德也借钱给她，有分，有厘，是孩子们讨来的。好心的玛蒂尔德不收利息，也不规定归还期限。她知道埃伦

娜没有工资可以抵押，也不能签署票据，既不能还她东西也不能还她钱。但玛蒂尔德对此毫不在乎。她是一个靠施舍为生的女叫化子。为了不使可怜的埃伦娜难为情，她不说那是从别人给她的施舍中，从她那可观的讨饭大业中挤出来的，却煞费苦心地说是借给她的……这种虚构的事业，曾使麦德林的基督教徒先生们大为反感，……这些叫化子们，乞讨比干活挣的还多……这件可怕的事情，一直遭到那些赚百分之五百而依然是那么童叟无欺的商人们的非难……

埃伦娜不但按时向索莱达太太交付了“份子”，而且还买了一些布头儿，那是她从工厂生产的布匹上剪下来的布头儿，给她的男孩……或女孩做小衬衣。哎呀，真想知道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让吹得神乎其神的医学见鬼去吧，连满足人类这最起码的好奇心都办不到。

不错，当母亲把身上的一切都扒光，整整齐齐地全部送到当铺里去的时候，她却为没出生的孩子一件件做着衣服。缝纫使埃伦娜感到幸福。每扎一条绷线或每缝一道花边，她都仿佛是在为她的男孩或女孩的眼睛描上颜色……跟罗德里戈那两只纯洁的蓝眼睛一模一样，没有一丁点儿那个薄情寡义的爸爸威廉的坏样儿……

“我说，埃伦娜，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哪？”

“我觉得有点痛……不过这很快就会过去的。一定是神经痛，我想得太多了……”

“还有多少日子？”

“还有整整两个月哪。”

因为迹象越来越明显，玛蒂尔德和埃伦娜坐上了从托马

到贝里奥公园的卡车，然后，从那里换乘阿朗胡耶斯的电车。玛蒂尔德把埃伦娜交给了圣维森特·帕乌尔医院妇产科挂号处的一位修女：

“这就是有钱的女人分娩的地方。只有收费使得她们心疼的时候才能免费收留我们穷苦女人……”

第十九章　医　院

从手术室回来两小时后，埃伦娜苏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在一个大房间里。她慢慢地环顾四周，发觉她周围还有好些床，她自己还在躺着，太阳已经当头照了，这在她这辈子还是第一次。

她听见一个孩子在哭，才想起她为什么那么幸福了。已经是母亲了！

“太太，太太，”她朝临近那个正在给初生婴儿喂奶的女人喊叫道，“我的孩子在哪里？”

发现怀里没有孩子，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十分可怕的念头：她的儿子或者女儿（谁也没有告诉过她生的是什么，也没有抱给她看过）死了。

“您知道是女孩还是男孩吗？”

“不知道，太太。刚把您送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孩子在您脚底下的铁摇篮里。您别动，护士或者修女嬷嬷这就要来

了。我好象听说是个小男孩。

“哎呀！我得看看他！怎么能够不把他抱给母亲看呢？我敢说对那些付钱的阔太太准不会这么做。”

“安静点，看在上帝面上。让人家帮您做点好事吧，您想想许许多多不幸的女人吧，她们随便在什么地方就把孩子生下来了，甚至连个接生婆都没有，让一个愿意行善的人随便摆布。在这里您缺什么了？只有自己的亲妈妈才能象这些修女嬷嬷这么关心。要知道，在这个医院里找到位置真是运气。每天都要把好几个已经开始阵痛的女人退回去，因为没有病床。”

“那倒不假。这医院是谁建的呀？”

“一个叫亚历杭德罗·埃查瓦里亚的先生。等修女嬷嬷来的时候，她会教您如何为他和医院的其他恩主祈祷的。”

“亚历杭德罗·埃查瓦里亚？不会！他是我在那里干过活儿的工厂的厂主。”

“那是因为麦德林的有钱人什么都干。安蒂奥基亚这些有钱人是一本万利的商人，连屁都不会赔一个的。”

“对，就跟费尔南多·贡萨莱斯说的那样。就拿那些开当铺的人来说吧，比如就拿把我的衣服和我那些经过整年的劳动挣来的好东西都拿走的那家当铺来说吧，据说他们圣烛节向主祷告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到您这儿来了，主啊，您付出了百分之一百，但人们说我是高利贷者，因为我赚了百分之十。’”

“真可怕，真的！我就看见他们每天都放债，收百分之十的月息，牵线的人还可以更低一点。百分之十，用字据担

裸着的，还要利滚利，数目还在那里空着！这些没良心的人！”

“我在想这件事，社会为什么单单惩罚穷人的罪过。因为生活里的种种原因，某个女人遭了殃，她就从此分文不值了。相反，那些高利贷者的女儿们，那些高利贷者，那些当铺老板，是麦德林最受抬举的人。想想这个可怜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吧，他或她将有受不完的罪，因为他爸爸不想跟我结婚……”（兴高采烈的埃伦娜突然哭起来了）

一会儿功夫，护士来了。

“瞧瞧您的宝贝儿子吧，太太。用您的身体暖暖他吧。”

“可是怎么那样小啊！”这是埃伦娜说出的第一句蠢话，她把他贴在胸口上，贪婪地从上到下看他那瘦弱的身体，以便搞清楚确实什么也不缺。

“小指甲呢？”

“指甲就会长出来的，太太。因为他没有足月……”

埃伦娜躲开其他那些母亲好奇的眼光。的确，作为只有7个月的早产儿，他是全屋子里最瘦小的。但她确认，虽然他是私生子，是个只有7个月的早产儿，但没有比他更白净更高尚的，因此也是最漂亮的小孩了。最大的毛病是他的眼睛还没睁开，她看不见他的眼睛到底是不是蓝色的。

“把这块布拿掉，给他穿上我绣的小衬衣。”

埃伦娜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她感到说不出的幸福、满意和自豪。护士告诉她说，孩子们第一天什么也不能吃。埃伦娜对此很害怕，担心孩子会饿死。

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孩子象罗德里戈。感谢上帝，

她有一张当作样板的肖像。同样宽阔的、线条分明的前额，颧骨也是同样有趣，甚至可能也会长出酒窝来。

小孩睁开眼睛的时候，母亲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因疲乏和过度的高兴而甜蜜的昏昏然了。她看到了儿子象看见了上帝一样高兴，因为儿子是照上帝的模样儿长的。

第二十章　我的干亲家母

电话铃响了，我还躺在床上，因为礼拜天我习惯躺到很晚，直到去大教堂参加11点的弥撒才起床。电话是挂号处一位修女嬷嬷打来的，告诉我说卡门·贝多雅要我帮个特别的忙，给在圣维森特医院出生的一个孩子当教父，并让我专门告诉一下罗克先生和苏萨娜太太去作教父和教母。我对那个声音很甜的修女说，我不记得认识一个叫卡门·贝多雅的太太。对方说，您一定认识她，博士。做做好事，帮她为这个孩子负起责任来吧，别让可怜的女人伤心。也许她叫别的名字，后来又决定改名儿了。请尽快来，因为神父今天10点以后就不做洗礼了，小孩子很弱，等到明天怕不行。

我把让他们当教父教母和我当教父这件事告诉了苏萨娜，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确不认识什么叫卡门·贝多雅的女人。最后，苏萨娜想起了埃伦娜，说可能是她：

“不过她真有心眼，”她补充说，“她不姓雷斯特雷波

而姓贝多雅了！”

“女人的羞耻心，在这些事情上都表现出来了，而且做得对。“罗克说。“从内心深处，她不想损害家庭的名誉。我可以肯定，将来，连她的侄子都不知道他有个堕落过的姑姑。”

带着几分好奇心，其间也不无一丝苦味，我找到了产房。42号是卡门·贝多雅。

“早安，埃伦娜。”我对她说，脸上带着我礼拜日最轻松的笑容。“这么说你已经当妈妈了！来，让我瞧瞧，新芽是不是跟老树一样漂亮。”

“请原谅，博士，看在上帝面上。您那样忙，我还是让您到这儿来了。可是我想遍了我认识过的人，只想起了你们。我请过罗克先生和苏萨娜太太，可是他们说，当孩子还是不合法的时候，男孩呢，只能有一个教父，女孩呢，只能有一个教母。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很感谢你给了我这个荣誉，埃伦娜。也许这个小家伙不淘气，因为如果能把我的天才挤出来的话，就能把你的眼珠抠出来。不管怎么样，我很愿意对他负责。严重的是我要承担教他基督教教义的义务。你想想看，就因为结婚要通过基督教教义考试，我连婚都没有结，这是我们工程师唯一不懂的事情。”

“那就是说你们缺乏作教父最需要的东西啰，博士。不过您放心吧，”我的谈话使她有些伤感，“这个小家伙有他母亲给他讲教义。”

护士把孩子递到埃伦娜跟前，让她吻他。她把手放在孩

子的前额上说：

“我决定在受洗之前不吻他，因为没受洗前他还是罪恶之子，而不是上帝的儿子。过去在静修的时候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搞不清楚是哪个女王说的。”

“那么，来吧，教父。”护士一边说一边在担架中间迅速地、兴冲冲地走着，怀里抱着那个孩子。“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们穿过中央过道，经过晶莹剔透的喷泉，从医院创建人的半身塑像旁边走过，到了还没修建完工的教堂。

穿着白法衣、系着蝴蝶结的牧师在教堂门口迎接我们，他让我把手放在新入教的小教徒头上，在圣水盆里为他作洗礼。

“你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

护士没有回答。

“我说你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呀？”神父又问了一遍，主要是冲着我的。

“我不知道，神父。”我回答说。“孩子的妈妈什么也没对我说。”

“那怎么办呢？是让我们不给他起名呢，还是不给他作洗礼呢？”

“您决定吧，神父，怎么办都行。”

“他爸爸叫什么名字？”

“威廉。”我肯定地回答。

“这不是基督教徒的名字。”

“是吉列尔莫的英文说法，神父。”我对他说。

"在英语里，狗字倒过来写是上帝。"神父笑眯眯地回答道。"什么时候生的？您想了些什么名字？"

"神父，我不知道确切的生辰。从记录上看，应该是两天或三天前生的了。"

"今天的圣神是圣迪奥尼西奥、圣鲁斯蒂科和圣埃莱乌特里奥。您想让我们给他取个什么名字？"

想到神父要给孩子安上这三个名字中的其中一个，我不寒而栗：

"神父，这可怜的小家伙是个私生子，7个月的早产儿，他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别让这些名字中的一个给他增加不幸吧。给他取个……或者罗德里戈。"（是我当时想起的第一个响亮的西班牙名字）

"罗德里戈，是基督教徒的名字吗？"

"是的。"

……

"请原谅，埃伦娜。"当把她的孩子递还给她让她不断亲吻的时候，我对她说："你想了个什么名字？"

"没有，博士。我为这伤透了脑筋。我只喜欢一个名字，但不能……你们给他取什么名字？我请您决定，您很风趣。"

"罗德里戈。"

"这就是我想取的名字呀！"埃伦娜高兴地说。"唯一的名字！看他将来是不是能当一个跟小罗德里戈——这个苏萨娜太太的儿子一样的神父。但这不会使她讨厌吗？"

"现在我才想起忘记了的另一件事，埃伦娜……确切地说不是忘记，是因为你临时才通知我。今天是礼拜日，到处

都关门。作为教父，我有义务送他点什么礼物……习惯作法是，教父向干儿子赠送一头小母牛，等他长大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群牲口了……不过因为我不是牧场主，我没有小母牛。我考虑给他一股我在科尔特赫尔工厂的股份，这个，照目前形势看，会比任何一头奶牛下崽都多的。”

埃伦娜想起了她的工厂，对我说：

“您还不如把医院的股份给他一份呢，医院也是同一个埃查瓦里亚先生的呀！”

埃伦娜那天真的要求把我逗乐了。我向她解释说：

“科尔特赫尔是个股份公司，而医院是个基金会，没有股份；科尔特赫尔是为了赚钱，而医院是善举。”

“这个，”埃伦娜说，“邻床病友已经对我讲过了。亚历杭德罗先生创立了科尔特赫尔。是因为发财富翁会失去灵魂，就决定创建医院来拯救灵魂。犯罪的人做祈祷，就消罪了。”

“我们不但不感激恩人，”修女嬷嬷说，“还说他们的坏话。这个医院赔钱，这不是做生意。人们说修女院是在制造了贫困以后才修的，但不记得其他人在制造了贫困之后还有没有修医院哪。麦德林的哪一个有钱人做过这样的善事呢？”

“埃伦娜，你别不领情。”我带着几分严厉对她说。“科尔特赫尔的盈利也不是亚历杭德罗先生的，那是股东们的。比如说是给这个罗德里戈的，我给他一股股份，年深日久，会变成许多股份的。”

“那好吧，博士。我很感谢您。这样，等罗德里戈长大

了的时候，他将不希望付给女工们合理的工资，因为往女工们身上加，就等于从股东们身上减……我不能忘记我曾经是科尔特赫尔的女工。”

我很惊讶，这个在工厂里呆了那么短时间的农村姑娘，竟然得到了那么多的经济知识。

“那么，你想让我给他什么吧？”

“我什么也没向您要，博士。不过既然您这样坚持，我觉得还是小母牛好，因为它是咱们农村的东西，而麦德林的这些东西却令人讨厌。有一头小奶牛，不犯什么法，可是，谁知道有股份会怎样呢？股份的花样很多，甚至宗教对此都是禁止的。说来说去，这跟玩骰子也差不了多少。”

“你是个带着一个私生子的秘密而隐蔽的圣女，埃伦娜。礼拜三我到牲口市去买一头小母牛给罗德里戈，把它送到卡乌卡省我的亲戚那里去喂养。再见了，埃伦娜。”

“您不能再叫她埃伦娜了。”护士——她也是个农村姑娘——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干亲了。别忘了，”她迷人地说，“对干亲家母，下巴以上要什么给什么；下巴以下，想都别想……这就是神交亲戚……”

教堂司事在门口等我，让我去提供关于洗礼的资料，因为要把它拿去记载在维拉克鲁斯教区登记簿里面。我回答了关于埃伦娜的年龄等一系列问题和其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但我却鬼使神差地说要把威廉的名字登记在上面，他是孩子的父亲。尽管当时在哥伦比亚私生子如果没得到承认是没有权利的，但至少应当注明是谁使他们生出来，又是谁把他们抛弃了的。社会对那些善良的私生子母亲——她们有时候勇

敢地履行了对儿女的义务——的谴责，应当落在那些既然敢于把儿女召唤到生活里来却又不抚育他们的卑鄙的男人身上……

填写卡片的教堂司事不敢执行我的命令，把司祭神父叫来了。

“这倒是可以的，”神父说，“但要由私生子的父亲签字。如果您是他的朋友，就把他带来吧，我认为这是件大善事。”

“可他现在在国外，神父。”

“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神父回答说。

“教堂为什么不确认母亲们说的呢？”

“因为人们的罪过不是由教堂而是由上帝来判定，教堂只能宽恕。”

“把儿子终生抛弃，甚至连父亲是谁也不让他知道，不履行自然赋予的作为父亲的最起码义务，这种罪过能够宽恕吗？”

“主说：‘你在地上解脱的一切，在天上也将得到解脱。’”

“可是，神父，宽恕通奸还说得过去，尽管通奸也是大逆不道的。但作为父亲而存在的人，却把儿子抛在一边，这不是死有余辜吗？神父阁下不认为一个有私生子而不承认的人，活着和死了都是十恶不赦的吗？”

“教堂很赞成私生子得到承认，现在我仍然可以肯定这一点。至于其它，我就不能完全断定了。这是很微妙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只能具体情况具体研究。”

“那样一来，神父，那些有私生子的人不就会认为，他们通奸罪过受过一次指控被宽恕之后，就连作为父亲的义务也因为宽恕而解除了吗？要是我，我可以告诉您，假如我有一个私生子的话，如果没有把他跟合法的子女一视同仁，按上帝的旨意对待他，我的良心是永远不会安宁的。教义谈父亲对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没有区分是私生子父亲还是合法父亲。当上帝在西奈下令奖赏父亲和母亲的时候，也没区分……”

“看到工程师研究基督教教义，我感到高兴……这个，的确，倒是个值得研究的情况。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牧师，让他去处理，或者作个道德咨询。当然，除了出于对更大的利害的考虑之外——比如不闹得满城风雨，不离散已经建立得很好的家庭等等——我认为从良心上说，承认私生子不应当是被迫的。但在每个人的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的物质上的帮助，如遗产……总之，正如我对您说的，情况微妙……”

“我们把父亲的名字记在洗礼登记卡上吧。神父阁下明白，教堂不但不反对承认私生子，而且几乎是命令人家承认。我们别让宗教去同本身禁止的许许多多可耻行径同流合污了。”

“这不可能，博士。因为关于这个有明确而不容易更改的规则。如果这位父亲来并签署登记卡，固然好……另外，请别轻率地批评神圣的宗教，她已经有两千岁了，您呢，最多不过40岁。宗教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神圣得多……”

我白挨了一顿数落，于是跑着去参加圣烛节12点的弥撒。教堂里面，还有空位子，然而，在恕罪门和内院却挤满

了须眉男子。他们正在插科打诨，对正在听弥撒的女人们挤眉弄眼。她们呢，也不时暗送秋波。我想起了我在乡下参加的那次难忘的弥撒，那是卡尔瓦哈尔神父主持的，在那里我看见了埃伦娜，看见了我现在这位干亲家母在热烈而虔诚地祈祷，我从来没看见过另一个女人象她那么祈祷过。可现在，她失足了。我觉得她失足之后，依然保持着原先的忠厚、真切、深沉的善良和对上帝心甘情愿的驯顺的品德。她是个圣洁的失足者。

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讲了讲事情的大概经过。苏萨娜显然不痛快，因为把她儿子的名字按在了一个私生子的头上。而且据她说，她还想起了埃伦娜企图勾引她儿子的往事。

罗克说：

“要是上帝再给你更多孩子，亲爱的，你就到工业部去把他们的名字跟工厂的商标一样注上册吧。”

我暗自庆幸，谁也不知道名字是我给取的，这样，一切不满都会冲着埃伦娜而来了。

第二十一章　慈善医院的修女

埃伦娜唯一感到奇怪的是玛蒂尔德没去看她。而索莱达太太已经很老了，而且冷冰冰的没有感情，除了对那个哑巴音乐家，除了催收房租和靠差价生活之外，她不考虑任何别

的事情。

礼拜日下午，是探视慈善医院病人的时间。几乎所有同屋的母亲都有许多亲戚朋友去看望，只有埃伦娜和另外两个人孤零零地呆在一边。

谁也不想看她的儿子。

为什么她爸爸马可·安东尼奥对她那么狠心？

她那8个没有堕落的哥哥姐姐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一直对她漠不关心：没有一句慰问话，没有一件小礼物，更没有帮出个主意。

一般小孩出生第三天母亲就要出院，用担架把她抬到救护车跟前。

埃伦娜看到进屋的产妇都是些新面孔，比她早来的几乎都已经走完了。

终于，一个修女嬷嬷走到她跟前：

“陪您来的太太说过她来接您，但她没有来。请告诉我地址，看能不能托人捎个信儿去。”

埃伦娜把那个使人脸红的地址告诉了她，觉得自己被格外照顾无异于觉得自己是慈善行为的牺牲品。在这里，一旦受到照顾超出常规，受照顾的人就会受宠若惊。她恨不得了却残生，免得成为别人的累赘。

下午，修女嬷嬷回来，说玛蒂尔德已经搬走了。她请埃伦娜决定，是把她送到那个老地方去还是送到别处去，因为许多人在等病床，而正如她看到的，产科一个空床位都没有了。

埃伦娜曾在几家不遗余力地干过活，那么，她到哪一家

去呢？她相信她的儿子会使人们的心肠软下来。那双幼稚而明亮的眼睛将会照亮所有的道路，因为无论是谁，只要她不是铁石心肠的话，都不能看着无辜的孩子受罪而无动于衷。

埃伦娜对生活没有什么恐惧。怀里抱着儿子就可以去行乞，谁也不会侮辱她。作了母亲，她连自己的罪也赎了。

经济十分拮据。医生规定的饮食她还得要吃好长一段时间，而现在的玛蒂尔德——她唯一的靠山——也靠不上了。她一文不名，再也没有东西可当了。

"修女嬷嬷，您现在能借给我哪怕是一个比索吗？不久我就去干活儿，那时一准还您。"

"唉，亲爱的，但愿我能借给您。可是您也知道，我们甘守清贫，再也不能支配一文钱了，我们身上没有一个子儿了。我日以继夜地拼命干活，竭力为他人效劳。我们每个人就等于是施舍出来的一个钱币，当然，钱币有大有小。他人可以使唤我们，直到我们咽气，但可惜我们只能到此为止。除了我们本身的价值以外，我们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政府不是偿付你们的劳动报酬吗？"

"是的，但这全都进了慈善机构的腰包。"

"那么慈善机构不能借给我一个比索吗？"

"不能。慈善机构在全世界都有许多善事要做。在哥伦比亚，我们有慈善医院、麻疯病院、疯人院、学校，在稍大一点的村镇都有慈善堂和监护年轻人的学校，然而，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女教徒，因为他人的需要在与日俱增。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穷人越多，热爱上帝而自甘成为穷人的人也就越多。您知道，女教徒中的大部分人以及所有教会团体中

的大部分人，都是或者曾经是有钱人，或者可望成为有钱的人，但她们甘愿变成穷人，变成比您还穷的人；她们无儿无女，抛弃了父母、兄弟、姐妹，抛弃了情人。我们女教徒就跟垃圾一样，猪不闻，狗不理。我们把自己和长年累月的劳动献给了慈善机构，还必须付钱给它请求接纳我们，那就是所谓的出家费，用它修建起了医院、教堂和学校……”

“可是修女嬷嬷，在那些有钱人家的姑娘上的学校，比如市中心那一座学校，慈善机构从那里是赚了大钱的……”

“那是个例外。麦德林中心学校是笔赚钱买卖，不过，赚来的钱自然也是要花在建筑、教学器材和女孩子们游乐的庄园上……因为政府把预算花在政府的学校里，那些学校又不总是风气最好的，可要求我们帮助政府培养好姑娘，而且不能比任何其它学校的学生成绩差。政府对我们并没有帮什么忙，我们必须竞争，而且在劣势下竞争，因此，我们才成立供有钱人家姑娘上学的学校，富人要付很多钱。但就在这些学校旁边，我们另外的那些学校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买卖。就是政府拿出人民的全部钱财来，也不可能维持收费如此低廉的学校。走出麦德林，您会在恩维加多、阿梅里卡、埃斯特雷亚、伊塔圭、黑河、玛丽尼利亚、索松、阿贝霍拉尔等几乎到处都能看到圣母献瞻节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和市中心学校一样好，姑娘们如果要付钱，付多少算多少，如果付不起钱，就可以分文不付。也有为中产阶级家庭子女开设的非常便宜的住宿学校，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是我们教育界的宠儿。就在麦德林市内，您可以看到规模巨大的医院，有着上千个疯子的疯人院和成百个孤儿的孤儿院，施奶站、穷人

院……您到'上帝之水'镇去，那里也是这样。这里，还有个马利亚医院，是专治结核病的。这些设施是慈善机构的骄傲。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所在。"

"您怎么称呼？"

"圣安德烈斯嬷嬷。"

"不，请告诉我您属于哪个家族，您出家之前叫什么名字？"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们抛弃了父母，也抛弃了自已的一切，来为上帝效劳。啊呀，时候不早了，请告诉我，您该怎么办吧。把您赶到街上我不忍心，但这里有规定，而且也不能为了帮助身强力壮的您而让那些临盆的女人死亡。"

"我没有家。老实说，如果找不到玛蒂尔德，我就得起床，不是去干活，就是去讨饭。也许最好你们把我放到一个人行道上去。我把孩子抱好，免得发生意外，我可以一动不动，免得身体受到损害。如果有人想给我点施舍，就给我放在那里。麻烦的是，为了给他喂奶还需要避避人……我是说，如果我在这里妨碍你们，那就随便把我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了，哪怕是监狱，我都不在乎。"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这么说。主会保佑任何人，看看我们怎么来安排您的生活。您在寓所吃产妇伙食得化多少钱？"

"有10来个比索就能凑合了，嬷嬷。我很抱歉，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以后还要跟您要钱。"

她们违反了医院的规章，让埃伦娜在那里多住了5天。圣安德烈斯嬷嬷又同另一个修女——住院部负责人——约定，

等她们募集到了15个比索的时候，再到埃伦娜那儿去。一切都办好后，她们来对她说：

“我们要了辆救护车把您送回家。为了使您放心休养，这几个钱请您拿去。”

她们仔细地嘱咐埃伦娜如何从卫生方面注意她那虚弱的身体和儿子，并在规定时间到医院去，让她们瞧瞧罗德里戈成长的情况。说完之后，便把她送到一副软绵绵的皮担架上，派人把她抬进救护车。

到家的时候，索莱达太太不想把房子租给她。不行，房子已经住满了。只好把音乐家赶走，但她又下不了那个狠心。最后她建议说：

“如果您把住院期间的房钱也付给我的话，我就留下您，但别想让我再把我的房间给您了。现在您得到厨房去，您看这样是否合适。现在房子换上了新人，因为玛蒂尔德和那几个孩子没有付给我最后的房租就走了。您知道这儿的规矩是预先付款，您看行吗？”

埃伦娜把一张漂亮、干净的10比索票子递给了她：

“这里有两英镑，请您服侍我并付房租。您尽管到粮店去赊帐，记在我的份上。”

善良的索莱达太太把票子对着太阳照了照，瞧瞧票子上玻利瓦尔的脸。她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看来您终于找到爱您的人了。坐着这么豪华的救护车回来，口袋里又装了不少钱。您是否愿意每月付我6比索，我可以再次把我的房间让给您。”

“可我得有个条件，我下不了床的这些日子您得给我

做饭，按我的吩咐去商店买些日用必需品来，记在我的帐上。”

交易成交了，索莱达太太的脸色缓和下来，埃伦娜躺在她的床上，老太婆还唠叨着要为孩子弄个藤条摇篮来。”

“玛蒂尔德怎么啦？我一直盼着她去接我们，她原先答应过的，可始终没有见她去。”

（当埃伦娜说到“我们”这两个字的时候感到无比自豪：她和儿子确确实实已经是一家人了。玛蒂尔德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世界上任何人都可有可无了。跟罗德里戈在一起，命运之神正在向她招手。）

“玛蒂尔德吗？她一直没有回来。有人要租房子，我还等了她两天。后来，我把她的家什归置了一下，放在厨房的一角。我把一切都想到了，她可能买‘哥伦比亚人’彩票没有中彩。可有时候我又想，没有见到孩子们，也许她丈夫把他们接走了。最近才得知，那天早晨她把孩子们带到火车站去要饭时，5个人都被警察抓走了。”

“玛蒂尔德关警察什么事？”

“因为警察在收容叫化子。玛蒂尔德被送进了穷人院，男孩子们被送进了圣约瑟孤儿院，那个女孩子不知被送到什么院去了。来取他们衣服的人竟都羡慕他们有那么多好衣服。”

“就是说把他们一家人分开了？”

“是的，但这只是暂时的，他们会教男孩子们学点什么，同样，他们在街上也会遇到许多危险。女孩子被送到寄读学校。说来说去，连有钱的女人也要把他们的子女送去受

教育，这本没有什么奇怪的。”

“不。”埃伦娜说。“把一个窃贼的家长送进监狱的时候，看见他同儿女们离别尚且令人心酸，可想而知使一个象玛蒂尔德这样最舍不得儿女的慈母同儿女们分开究竟是什么滋味了，而且是把她关进穷人院，没有出来的自由，除了其他被收容的人以外见不到任何人。这哪里是慈悲，什么也不是。对孩子们的教育再好，也填补不了母亲对他们的热爱和照顾。孩子们每天晚上都得听母亲的教导，跟母亲一起作念珠祈祷。不，社会应当收容那些使人民陷于贫困的高利贷者和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这比把全国人民，被他们剥削穷了的人民都收容起来要容易得多……”

“这就是穷人的毛病，他们甚至拒绝人们的帮助。”索莱达反驳说。

“他们要把玛蒂尔德和孩子们扣到什么时候？”

“只有在监狱里才能谈得上‘扣’。在那里却是没有期限的，直到他们不再是穷人为止。如果有阔太太去领她时，他们就会把她交给她的。”

“真他妈的！这就是我说的，”埃伦娜怒火冲天地说，“这就是我说的奴隶制。无限期地把母亲同儿女们分开，剥夺她上街、讨饭、找事……和活下去的全部自由！”

“社会需要改造。”索莱达太太装腔作势地说。“我也离不开玛蒂尔德，可是，正如来取东西的巡官所说，叫化子是社会寄生虫，他们不劳而获，挖国民经济的墙脚，必须把他们收容起来。”

“这个政府真他妈不人道！”埃伦娜说，“如果要来抢

走我的罗德里戈，哪怕是为了送他到皇宫去受教育，也得先把我碎尸万段才行。”

第二十二章 “我不想犯罪”

从第十天起，埃伦娜就下床并帮助玛蒂尔德料理家务了。在床上长时间的静卧是白种女人和有钱的女人们的矫揉造作。埃伦娜已经不再记得——如她爸爸所说——她曾经也是个纯而又纯的白人姑娘，跟卡斯蒂亚的女王一样。

第十八天，贫困迫使她上街去找工作。每隔3小时，她就象精密计时器一样准确地回来给罗德里戈喂奶。一眼就能看出，罗德里戈长得很快。索莱达太太爱上了小家伙，自告奋勇帮她照管他。幸好，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放在摇篮里吊起来，小孩子都不会有一星半点危险。

埃伦娜又去了罗克的家。苏萨娜对她冷冰冰的。

“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孩，是不可能找到事做的，埃伦娜。”

在所有人家，得到的都是这异口同声的回答。

她又到女佣介绍所去，那位太太劈头盖脸地对她说，带着出生才几天的小孩想找雇主简直是白日作梦。

这样又过了10天，12天，15天。

罗德里戈已经满月了。

她又一次欠下了索莱达太太的房钱。

她到工厂去，低声下气地求贝尼格诺先生给她工作，他对她说眼下没有位子，他们还在裁减人员哪。跟苏萨娜和所有人一样，他对她也是无动于衷。

她到我的办事处来，说想为办公楼擦地板。我同办公楼的老板说她如何需要这份工作，老板回答说：

“她只有一个儿子，而现在在这儿打扫清洁的那个人有7个。”

作了母亲之后，埃伦娜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漂亮。她那晶莹柔嫩的皮肤，使那些不惜重金保养肤色的明星都羡慕三分，两只眼睛的光彩益发令人销魂。是的，毫无疑问，那是作了母亲的喜悦。

男人们对她趋之若鹜。

邀她吃饭、跳舞、看电影。

她竭力摆脱一切纠缠。她所求的是工作，但得到的不是勾引就是邀请，要不就是恭维一通。对一个希望守住贞洁的女人或想通过劳动净化自己的女人——如果说某些时候她失过节的话——来说，是难以抗拒的。

她又到我的办事处去问是否给她找到清洁工的工作时，我决定按当时的价格给她一头小母牛的现钱。

“我花罗德里戈的钱不是造孽吗？”她天真地问我。

“不，埃伦娜，这是你的。你现在手头没有钱，为了抚养这个小家伙，你该花多少就花多少好了。但愿我能多少帮你一点忙。”

“那我就能把我的衣服赎出来了，我当了15个比索，我

已经没有出门穿的衣服了。”

“当然，”我对她说，“首先把你在当铺的东西取出来吧。你还欠了很多债吗？”

“是的，博士，不幸得很。我欠了商店差不多也是15个比索了，还欠索莱达太太一个月的房租，还欠可怜的玛蒂尔德至少20个比索。”

“一个月的房钱是多少？”

“6个比索。”

“那么凑成整数一共是50个比索。我不希望你上街讨饭，前些时候你曾干过。现在我把你还缺的35个比索借给你，以后等你找到活干时你用劳动所得来还给我好了。就这样开始新的生活吧，可别再去讨饭啦。”

“那我能干什么呢？有小孩子，工厂不要我，就是没有小孩他们也是不会要我的，因为据说我会把女工小姐们带坏。住户们也不让我去当女佣。我看唯一可做的就是去打扫楼房，也没能去成。人们给我出的都是傻主意，我不想干。您知道，我曾决定嫁给最后一次认识的那个黑人，但甚至对他我都没用处。我无路可走了。有时我想，出路只能是把我送进穷人院，跟玛蒂尔德一样。如果那里会把我跟小家伙一块儿接受，我会高高兴兴去的，因为在这麦德林会有什么好事等着一个不幸的女人呢？”

“威廉他们家没帮你一把吗？”

“我不想得到这些‘老实人’的帮助。那就等于以我的贞洁来换取钱财，我失身不是因为钱……”

“但是应当看到，他们不是对你而是对小罗德里戈有义

务，他们应当给他……”

“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帮助罗德里戈，我也不希望他们帮助他。老天原谅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是看见孩子活活饿死更难受呢，还是看见这个伪君子帮助他更难受。我寄希望于上帝，他终究会给我一个正派工作的，我将拼死拼活地干，来养活这个小家伙。”

第二十三章　午间咖啡馆

我的朋友埃拉迪奥·特雷拉斯在市中心开设个咖啡馆，几个丑婆娘在那里当招待。我对自己说，这工作对埃伦娜合适。于是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是不是有位子，他回答我说没有。我对他说，是不是可以把随便哪个难看的辞掉，安插一个漂亮的姑娘。

“糟糕的是漂亮姐儿到这里来了以后，一个月就会变成母老虎。”埃拉迪奥对我说。“让她来给我瞧瞧。如果真地值得那么干，我给她找份儿事做。”

我从帕乔·埃雷拉先生的当铺经过的时候，看见埃伦娜正好在那里。

我等她，她哭着出来了。

“老强盗！”她对我说。“我把我的全部好衣服、手提袋、靴子、床单一起押了15比索，他没全数给我。现在我来

取，他却对我说发票是18个半比索，说差价是一季度的利息。但因为这个季度昨天满了，我得给他18个半比索再加上1.5个比索，那是已经开了头的这个月的利息。还说这是对我格外开恩，因为那些东西已经属于他了。我说我是根据可以赎回来的协议卖给他的，期限是3个月。他说一切都无效了。他说只是因为他愿意帮穷人的忙，才对我例外这么做的，限我明天以前来取。最后，我把博士您给孩子的15个比索全给了他，他给我的唯一东西是我的那一件我最心爱的，不想失掉的衣服。那是我准备结婚买来做嫁衣的。”

“我们谈好了的，我借钱给你让你开始新生活。我去把你的东西从当铺里取出来。”

“那您要多少利息呢，博士？”

“不要利息。”

“那我把我的全部东西给您作抵押。”

“我不要抵押。”我对她说，“我知道你早晚会还给我的。”

帕乔·埃雷拉先生是个老实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守信用，帐算得毫发不爽。埃伦娜没有任何收据，但他对我说他从她那里收到了15个比索，要我再给他5.35个比索。他没给我收据，因为那已经没有必要了。最后他把保存得好好的埃伦娜的其它衣裳、手提袋、鞋子和床罩退给了她。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小姐，每个人都有他的救命恩人。您认为这一切都没有了吗？您瞧这位博士来把它给您赎回去了。”

埃伦娜真是喜从天降。拿着那些压得她弯腰驼背的大包

小包，她同我道了别。

“把这些东西送回家去吧，然到我的办公室去，我相信我已经给你找到工作了。”

一刻钟之后埃伦娜来到了我的办公室。看见她兴高采烈，我很高兴。欢悦会给女人增添美貌。另外，她是穿着一件直条花连衣裙来的，白底红道，使她更加妩媚动人而且恰到好处地掩饰了正在哺乳的女人刚刚开始的丰腴。

“您给我找到工作了吗，博士？”

“是的，我想我已经给你找到工作了。那是地狱的守门人，收入低微，待遇卑贱，但如果你继续坚持作个正派的女人，你是不会走进地狱大门的，你也知道，下地狱总比出地狱要强一点。”

“我不懂您的话，博士。”

“你将到午间咖啡馆去工作，就在市中心。那里你会遇到些不要脸的男人，庸俗下流的醉鬼，你想象得到的各种危险，让你恶心的各式各样的坏主意，但不会比你饿着肚子在街上遇到的危险更多。”

“不，博士，不用再多说了。我觉得太好了。在咖啡馆当女佣，那里一切都是看得见的，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这要比在家里当女佣强得多，在家里人家可以把我关起来，做些什么。如果我不能回家给孩子喂奶，也没关系，人家说可以喝牛奶了。”

“我们这就到那里去吧。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免得麦德林那些嚼舌头的人糟践你。”

“谁也不会联想什么的，博士。如果您是同一个跟您同

属一个阶级的小姐一起走，当然人们可能怀疑。不过我也觉得我们不该一起走，这就不用说了。我们在帕乔先生的当铺门口谈话的那一会儿，您不知道我有多难受。不是因为他们说我的那些话，我已经不怕失掉什么了，而是担心人们说您的坏话。好吧，我先走，在午间咖啡馆对面等您。当咖啡馆女招待，我十分乐意，能找到这样的工作，真是上帝帮忙。别对他们说我有小孩子，否则他们就不要我了。”

跟埃拉迪奥·特雷拉斯的见面很快地就结束了。他是个老手，只消看埃伦娜的脸蛋就明白应当雇用她了：

“好吧，”他对她说，“现在我不需要女招待，我也不忍心辞退这些对我没有任何不到之处的女招待。这里的工资是14个比索。如果想在咖啡馆里就餐，可以在价格上打百分之十的折扣，但是活得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10点。活儿很简单，时忙时闲。你们自己倒换着出去吃饭，我们不会把你们管得很紧，这是真的，但你们要特别小心。要忠诚老实，因为这种买卖赚钱很少，地皮价格高得可怕。如果让一个顾客没付钱就走了，得从工资里扣除；如果损坏器皿或杯子，要按成本赔偿；如果让人把勺子拿走了，也要扣工资。”

“14个比索，”埃伦娜怯生生地问，“够付这些个的钱吗？”

“别害怕，小姑娘。”埃拉迪奥说。“您会混得很不错的。您可以无偿地在这儿干活，靠小费您能够挣许多钱。”

随后，他把工龄最长的那个女招待叫来，让她给埃伦娜讲该干些什么。那个女招待头目没给她好脸色瞧。女人的嗅觉灵敏，从埃伦娜漂亮的脸蛋上已经可以看出她要被她取而

代之了。

就这样，埃伦娜进入了一个对她来说是全新的工作。

早晨，当我到办事处去的时候，我就去午间咖啡馆喝咖啡。在这个时候，咖啡馆几乎是空的。女招待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愉快地聊着天。洗涤间里，埃伦娜正在擦拭一大摞杯子和碟子。

一个丑八怪姑娘过来接待我，她又脏又笨。

“谁在那里洗呀？”我问她。

“据说，是埃拉迪奥的太太。昨天他把这位小姐带到咖啡馆来干活儿，我们都认为这是为了掩饰他同她的丑事。这谁都会相信的，要不一个长着这副脸蛋儿的姑娘怎么会为了14个比索干一个月活儿呢。听说她有个儿子，是埃拉迪奥的。不管怎么说，她什么也没说，甚至没向我们吐露一个字儿，她一口咬定说她原先不认识他。”

这时，埃伦娜在继续洗她的东西。我察觉到了，跟工厂里一样，这个姑娘又一次因为她的漂亮脸蛋要倒霉了。不管她到什么地方去，男人们都要缠她，而女人呢，又是不会原谅她这种罪行的。

下午我又去喝咖啡，她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埃伦娜，她甚至使我有点不安起来，也许我还没有完全忘记我在“光明村”的鬼使神差的爱情；也许，我在超出常规地帮助我的干亲家母……然而，除了对埃伦娜的纯真的爱以外，在我们之间也存在那个护士说的精神上的亲戚关系。只要我对她说一句轻率的说，就会使我在埃伦娜心目中因为一直将我的想法含而未露而形成的威望毁于一旦。

到了下午，埃伦娜已经是个风度优雅的女招待了。咖啡馆按人数适当地分成了几片。她负责招待的那一片坐满了年轻人和另外一些已经不太年轻的人，甚至一张桌子坐了6个人。其余几片虽然不是空无一人，但离满座还差得很远。我没有在埃伦娜的那一片里找座位，那位女招待头目负责接待了我。她是如此空闲，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埃伦娜干得怎么样？”我问她。

“哪个埃伦娜？”

“就是昨天下午来的那个姑娘呀。”

“嗨！这个不叫埃伦娜而是叫卡门。今天她的成绩可不错。每当进来一个新的女招待，所有的醉鬼就围着她转，讨好她，给她出馊点子。不几天，连给他们端咖啡的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没闹清楚，他们就混熟了。这个姑娘如果离开这个咖啡馆的话，还可以多挣一点钱，因为她的脸蛋儿漂亮。但大家说，她同埃拉迪奥有什么关系，说他让她整天呆在这儿为了监视她，考验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认为把心爱的人带到这里来让大家都摸她的手简直是冒险，而且，说不定哪天她爱上了另一个人，同他溜了哩。”

我同埃伦娜远远地打了个招呼。我真佩服这个见习女招待的和蔼可亲和生气勃勃，她给每位顾客送去啤酒、茴香酒、罗木酒，也送去了微笑。

“卡门，小卡门，美人儿。”一个醉鬼对她喊道。“来杯‘自由桶’①。”

①可口可乐和白酒的混合饮料。

卡门走到了我跟前。当她看见我的时候羞红了脸，她向女招待头目洛拉请教：

“什么是‘自由桶’？”

“这不跟您想象得那么简单吧，卡门？”

洛拉站了起来，去帮她配酒。

“她们变着法儿刁难我，”埃伦娜对我说，“不过我相信我能成功。也许等不及她们来治我我就不行了，别人都坐着聊天，把所有的顾客都推给我。”

“她们对我说你干得不错。”

女招待卡门大获成功。据埃拉迪奥向我透露，营业额第一个月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我的朋友让我再给他找一些这样的姑娘，就是需要付中间费，也完全划得来的。

“你在让我做跟物色白人姑娘差不多的买卖。你以为我在开美人介绍所吗？”

“我不是说要向你付中间费，而是付给那个给你送去漂亮、聪明、性情温和，跟卡门这样的姑娘的人。别把我说的话都朝坏处想。”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知道这同做买卖有什么关系吗？午间咖啡馆的价格要比其它咖啡馆高得多，但为了看姑娘，顾客还是来得非常踊跃。如果是男招待，价格就不能太高，顾客呢，也会少得多。对每个男招待得付70到80比索，他们还要偷钱、偷食品，而且把到处都弄得很脏。女招待效果好。”

“可是你认为这很好吗？”我责备这个心术不正的商人说，“你不明白给一个拖儿带女的母亲付14个比索是完全不

合理的吗？租一间房子她们就至少得付10个比索。她们要吃饭，要养活孩子，对了，她们还要穿衣服，因为你要求她们穿戴整齐。就是做女佣也会比你这里挣的多，人家供她们吃、穿，帮她们的忙，还不要她们赔偿费。你瞧，如果一个男人干这份工作得付给他80比索，你至少应该把同样的数目付给女人。公道地说，你还应该多付点，因为她们给你干得比谁都好，又不偷你的东西，为你招徕顾客，使你能在价格上投机取巧……”

“你别犯傻了。”埃拉迪奥回答说。“她们没有人发过牢骚，全都养得胖胖的，红光满面的，穿得也很漂亮。她们不会放弃这里的工作去干任何其它工作的。我要说，我这14个比索是给她们额外加的，因为实际上她们是靠小费，是靠在咖啡馆关门的时候的收入生活的。说穿了，是我在为她们付房租，让她们做她们的买卖。”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在麦德林的中心闹市区有个窑子，而把咖啡馆作为挡箭牌。在那里喝酒，接谈皮肉交易，然后给你交盈利。你那些可怜的女奴就靠卖身过日子，是你在迫使她们卖身，小费只不过是卖身费的预付定金而已。谁付的小费多，你那些姑娘就跟着他去，你靠她们卖淫发财致富。”

“你这个玩笑开过头了。你这么气急败坏，是由于象你说的我在让你做物色白人姑娘的买卖吗？其实我说的只不过是辛苦费而已。你又说我在麦德林闹市区中心开了个窑子。你知道我是个高贵的受人尊敬的人，比你这个博士、乡村俱乐部和联盟俱乐部会员还更受欢迎呢。我在市区中心开了好几家咖啡馆，都是正派的、严肃的。如果某个女招待员在咖啡

馆做了丑事，我就会把她解雇。这一点她们很清楚。如果她们偷偷地、不露声色地干，就算我是她们的亲爹也不可能发现。我只是她们的老板，我不能干预她们的私生活。我按时付给她们工钱。如果她们觉得工钱少，可以请便，但她们不走。我没叫任何人给她们小费，甚至我还写了请别给她们小费的标语。这些女人中有不少人有相好，这些相好养着她们，另外一些有可能出卖肉体。我不能监视她们，因为我觉得老板在工余时间监视她们是不合适的，如果这样，那倒真的成了奴隶制了。小费呢，也不是象你说的是卖身的定金。愿意卖身的，卖好了；不愿卖身的，不卖就是了。比如那个卡门，就是你给我带来的那一个，我听说她从来不同别人出去，这我更喜欢，因为正派女人同时也会是勤劳的、老实的女工。尽管这样，她也很满意，看来她过得不错，因为她从来都是笑脸相迎。”

第二十四章　城里女人

确实，埃伦娜在咖啡馆里干得不错。她那正派女人的模样本身就使她更加富有魅力，小费雨点似地向她飞去，这样她就能支付尽心尽意照料罗德里戈的索莱达太太工钱和孩子的昂贵的医药费用了。

说真的，当醉鬼们碰她、摸她、挑逗她时，她总是以其自尊自重和威严来自卫。

另外，她还赢得了几位正经先生的友谊，甚至可以说得到了他们的保护。他们去喝她的咖啡，一次不落地坐到一张她照管的桌子上去，留给她20个生太伏硬币。她把钱退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严肃地伸手示意让她拿去。日复一日，这大大增加了她的收入。他们从来没对她说过一句话，但总是礼貌地朝她微笑，礼貌地向她点头致谢。里面有一位叫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那些小费，使初通算术的埃伦娜颇费脑筋。她把属于咖啡馆的收入放在围裙的一个口袋里，另一个口袋里放的是属于她自己的。很幸运，出纳对她特别客气，从来没有在帐目上难为过她，对其他女招待，他经常是责难的。其余的女招待只能冷眼旁观她，但她们也不得不承认埃伦娜已经精通业务了。

她染上的唯一恶习是吸烟。埃拉迪奥本人就对她说过，应当接受别人敬她的烟，这就迫使她不停地吸。起初，吸烟使她的胃很不好受，但后来这个器官却需要她吸烟了。递给她的烟中，点燃的有一半，有时几乎是整支整支地扔掉，这样才能把给她的烟都接过来。只有在早晨，人很少的时候，她才抽自己的烟。不过，出纳差不多每天都送她一包国产香烟。严重的是，她喜欢这些烟，外国烟她觉得没味儿。然而，各种牌子的烟她都得接受，主要是外国烟，因为卖外国烟的咖啡馆更赚钱。对午间咖啡馆的忠诚，是她的主要秘密。在这里，她才有可能依靠她的诚实劳动，依靠她的努力，依靠她每天站16个小时的工作——因为她的为数众多的主顾几

乎不让她能坐下来一会儿——生活。晚上工作结束时，她浑身都瘫软了。然而，第二天她喂孩子的时候又从纤弱的身体里重新焕发出了活力。

可是，两个月以后，疲劳把她压垮了。埃拉迪奥实际上是个好心人，他让她多睡一会儿，可以下午1点才去，干到咖啡馆夜里12点关门为止。上午的工作要轻松些，他的女招待绰绰有余，没解雇她们是为了照顾社会影响。(他担心女招待们想起要加班费，因此始终坚持说工作没有连贯性，女招待们还可以协商互相替换着出去。这是他的律师给他出的主意。律师是麦德林最有名望的学者之一，是个工人们的不倦卫士和社会法专家。)

的确，其他女招待经常出去，往往是跟一个男子乘小汽车出去，很快就回来，基本上按时。埃伦娜一次也没出去过。

埃拉迪奥脑子转得很快，他的律师向他建议之后，他把埃伦娜的工资提高到20比索，让她只在下午4点到晚上12点上班，并任命她为人事班长。让其他人暴跳如雷去吧。这倒也是，其他人可以出去，但埃伦娜不能。除此之外，她还可以在店里免费吃饭，每天不超过4角钱。

埃伦娜胜利了。凭她的才干，她凌驾于同伴之上了。她还使以为她是埃拉迪奥的相好的怀疑冰消雪化了，因为从来没看见他们在一起过。从埃拉迪奥方面来说，他也很检点，不跟他的女招待们发生什么瓜葛，以免失掉威信和损害咖啡馆的声誉，他那准确的商人眼睛没有白长。

这种身份——人事班长——这个响亮的称号彻底消除了

埃伦娜这个山村姑娘的自卑和羞涩；多方面的社会接触使她具备了对所有的顾客待之以礼和因人而异的本领。她的那些老朋友们，就是那几个自视清高起初不同她打招呼但总是把小费留给她的先生，最钦佩的正是她这种雍容大度、震慑人心的气质。这使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十分赏识。

一天下午，她来还我那35个比索和委托我买几份股票来保证偿还她对罗德里戈欠下的债务时，我问她：

"可是你不是曾经对股票深恶痛绝吗？"

"现在我明白了。我过去对麦德林不了解，我过去象现在这些不理解它、不懂得过它那种动荡而可爱的生活的人一样憎恨它。认识麦德林的街道容易，只要短短几天就够了，但城市的内情需要费很多时间才能认识。"

"那就是说现在你不愿再回圣·埃伦娜去了？"

"回圣·埃伦娜吗？去跳一会儿舞和喝杯那里的茴香酒倒是最好不过了。但在身体感到凉意之前，心就冰冷了。我相信如果我回到乡下去，我就会说出那个孩子说的话来：'妈妈，那位先生快把那匹马做完了。我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做马的后蹄呢。'妈妈出来的时候，一看果然不错，原来正在给马儿钉掌子。"

"你还记得几年前当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你对麦德林也很着迷，我对你说过城里各种坏处吗？"

"这就跟每个人在牲口市里看到的是什么就说什么一样。当我整天挨门挨户乞求工作而谁也没给我什么的时候，我咒骂城市。您那时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正在危机之中，我们咒骂城市，因为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您那行干得不

错。我呢，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我看这里的钱堆成山似的，人们也是大把大把地花，因此我们才说城市好话。”

“是你变了还是仅仅是我的看法呢，干亲家母？”我诚恳地对她说，诱使她讲真心话。

“说实话，我这个女人不是比过去更坏了，但的确比过去更加真诚了。我不会轻易被拉下水。我接受人们的跳舞邀请，跳舞使我入迷。我时不时跟朋友们一起喝酒，自己觉得并不比任何博士或任何阔老少点什么。我发觉，从骨子里来说，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是我们穷人自己，而不是欺凌我们的有钱人。我用‘你’来称呼属于资产阶级的某个人的时候，他的实际表现也就跟朋友一样。”

“没有人向你求过爱吗？”

“求爱的人倒没有。不过也许在哪天喝醉酒的时候我能抓到一个老头子，然后我就嫁给他，就跟许许多多这样过来的人似的。不管怎么说，结婚的空话不会再让我上当了。我的意图是，谁真爱我，就得同我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变得老练了。”

“孩子怎么样？我的教子长得好吗？”我岔开了话题。

“这个可怜的孩子长得很大，也很活泼。他笑起来的时候很美，现在会坐了。可怕的是他会喊爸爸了，看见什么男人就喊爸爸。看来，可怜的孩子也知道他是没父亲的了。幸好，我有希望给他创造一个未来。我还依然是个省吃俭用的女人。我抽烟是因为朋友们给我烟抽，我从小费里省出来的钱是很多的。我得的小费最多，工友们对这一点羡慕得要死。”

“你认为你一辈子都能得到小费吗？”

“不过我始终相信，如果找不到丈夫，至少能找个有钱的情夫。”

“孩子发现你跟一个不是他父亲的人一起过日子的时候，你怎么对他说呢？”

“这就是我伤脑筋的问题。一想起这个小家伙我就没法再活下去。不过，说来说去是他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您想想在罗德里戈出世以前我是多么倒霉吧。没有比这句话更真切的了：‘每个孩子胳肢窝里都带着馅饼。’”

第二十五章　没有廉耻的女人

有几个年头没有再见到埃伦娜了。听说她改掉了卡门这个名字，那是她出于对圣母的虔诚和为了保全家庭名声而选择的。在不得不把她从午间咖啡馆解雇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酒鬼，她不去招待顾客，反而跟顾客们坐在一起喝酒。她又恢复了埃伦娜·雷斯特雷波这个名字。她已经毫不在乎，跟轻佻的学生和生活放荡的人一起混了很久。

终于，我听说她扎进一个妓院去了，就在圣彼得公墓附近。人们知道她叫尼娜。

我不想了解关于这几年的情况，因为尼娜的生活，就是任何一个被赶出工厂、家门的丧失了从事任何工作和依靠任

何方式过正经日子的社会女奴的生活……

就好比在麦德林中心对穿城而过的圣·埃伦娜河倒进应有尽有的污秽一样，倒进妓院房间里的也是这些东西。

每个白天都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从头天夜里的迷梦中醒来的失望。

纸醉金迷的每一个夜晚，一切全是政府所赐。

每个钟头都充满了罪恶，那已经不是个人的罪恶，而是集体罪恶的结果，是因为没及时向处于危险之中的女人、惨遭不幸的女人以及母亲伸出救援之手的结果……

城市就是这样制造着这条贫困结成的腰带，这条腰带总有一天要把城市勒死。

妓院里孕育着一切反抗，凝聚着一切罪恶。在那里，随着收音机的疯狂叫喊，随着硬币点曲机的狂呼乱叫，随着爵士音乐和酒杯摔碎的刺耳噪声，一个接一个的家庭妻离子散。

她们并非坏女人。其中不少是正派女人，但她们没有另外的谋生手段。

杨梅大疮吞噬着她们，梅毒也到处蔓延。

在那里，疯子、瞎子、罪人源源而来。

然而，淫乱并非社会腐败的原因，它仅仅是社会腐败的后果之一。

唯一不是低级、庸俗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唯一象凉爽的微风一般能使埃伦娜回忆起一点她过去高昂的激情，回忆起她土生土长的地方的，是知识分子——记者、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们——三三两两坐在妓院大厅里的舒适的扶手软椅上举行的讨论会。

这些人不跳不堪入目的舞蹈，不说粗言秽语，而是坐着喝酒。他们对妓女们和气亲切，东拉西扯地真诚地同她们聊天，让她们得以休息一会儿。他们对她们说，新闻和卖淫是同行，都是夜间职业。

他们一般凌晨4点以后来，那时妓女们都已同自己的相好回到房间里去了。

借着啤酒的热量，他们在妓院里一谈就是老半天，谈的是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圣胡安·克鲁斯、圣特雷萨·伊斯拉神父、路易斯·莱昂修士、路易斯·格拉纳达修士……

他们背诵诗词，谈论艺术。

她仿佛想起了小伙子罗德里戈——此时她厚颜无耻地把他的肖像挂在她卖身的房间里的墙壁上，好象他是她的情人。当她的儿子罗德里戈躺在摇篮里的时候，罗德里戈·阿尔法洛出现在她头脑里，仿佛一位守护天使。索莱达太太已经死了，另一位太太阿森西翁在经管托马寓所。罗德里戈还在那里，埃伦娜慷慨大方地支付照料罗德里戈需要的费用。她每天都回去看他，只有等罗德里戈睡着的时候她才到妓院去。要是他永远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什么人该多好！如果能给他留下一笔巨款而死掉又该多好！（那个音乐家亨尔赫先生被送进疯人院了。）

“你们这些记者、诗人和知识分子，”埃伦娜对他们说，“干吗不在学校而在这里举行你们的会议呢？”

“如果我们妨碍你的话，尼娜，对我们直说好了，我们这就走。”

“别介意，博士，”妓女回答说，“仅仅是想问你们一下

这个我好多次想问的问题。我觉得奇怪，有数不清的会议室，坦率地说那些地方的气氛同知识阶层更相称，可你们却选了这么个地方来教我们那些你们所谈的十分美好的东西。”

“这是因为麦德林已容不下堕落了的女子和堕落了的男人。我们这些堕落男人考虑的是游手好闲的事情。人们瞧不起我们，把我们赶出了社会。社会听见我们朗诵诗词的时候，捂住了耳朵。如果我讨论现代派诗歌比浪漫派诗歌更胜一筹，警察就会以为我们是争吵而预防性地把我们抓进监狱。如果我们朗诵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们就会以为我们跟说不清道不白的外国人一起搞颠覆政权的阴谋而传讯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向我们提供过扶手软椅、大厅，也没有表示过有听我们说或者去睡觉而让我们说的耐心，因为我们的勾当是非生产性的，跟你们干的事一样，我们不能为智慧之神米内瓦修建你们为爱神维纳斯修的那种教堂①。因此我们只好行使避难权，在这些爱情塑像下逃避迫害。”

就这样，尼娜博得了许多年轻记者和诗人的喜爱。他们也经常逢场作戏，但少有姘居。不过，他们是这些卖淫的牢笼里的安慰，因为不管他们是清醒的还是喝醉了的，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谈论的都是高雅的、有时甚至是引人入胜的话题，谈得大胆、庄严、崇高。看来，他们到那里去是在大脑的支配下去的，而另一些人去则仅仅是受欲望的支配，比如那些众议员和市议员以及诸如此类各党各派的政客。

于是，埃伦娜攒了一本献给她的情诗和十四行诗。诗人

---

①指妓院。

们常常不是付给妓女们一张票子，而是认为付给她们一首诗就很过得去了。有些诗是发表过的，公子哥儿们把它献给自己的相好。

在妓院度过的漫长岁月中，埃伦娜后来对我讲过的只有这些关于知识分子的趣事。

其余的，只有悲伤和沮丧，只有对金钱的贪婪搜刮借以补偿失去了的尊严。

还有就是卖笑追欢。

再就是爱她的那些人的甜言蜜语。

挥霍。

鸨母敲骨吸髓地剥削。困了的时候她不许她们睡觉，她们不想喝酒的时候也要强迫她们喝，不许她们跟正在酒店大把花钱的阔少出去，只许她们喝罗木酒，可又总是按威士忌收钱。

她们的精神一天比一天颓废，身体一天比一天羸弱，疾病和痛苦与日俱增，人们把她们看得一钱不值。她已不知何谓羞耻，何谓害怕。

她只对罗德里戈担心和抱愧。

她甚至连什么也没能给他留下，因为那种杂乱无章的生活，没日没夜的酗酒，荒诞离奇的挥霍，使她一个钱也攒不下来。

小孩第一次领圣体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很快孩子就会察觉他是……的儿子而无地自容。不！她愿付出任何代价弥补这场灾难。

罗德里戈会对她嗤之以鼻。

他会为她而羞愧，那是自然的。

每天黎明她思来想去的就是这个，这也是使她企图借酒消愁的原因。

有一天，埃伦娜搬家了……她染了头发，染成金黄色，她把脸上的脂粉涂得更厚，借以掩盖那点点斑痕和眼角周围开始出现的皱纹，她把眼圈描得更黑，并决定从今往后叫多丽丝……多丽丝·德·拉封丹……

让谁也认不出她来。她是一个来开矿的法国人的女儿……她的行为举止，酷似巴黎女郎……

她确信这样就能改变命运。

当她到罗德里戈那儿去的时候，孩子不认识她了。她朝他走过去，罗德里戈不让她抱……

多丽丝·德·拉封丹，为什么在麦德林富翁们的妓院旁边就是富翁的公墓呢？

谁回答过埃皮法尼奥·梅西亚先生，为什么这里既有富翁公墓又有穷人的公墓呢？

第二十六章　老相好

阿图罗·普恩特斯——这是个以巴黎方式搞光怪陆离勾当的专家——成了在埃伦娜的生活中，在那个为了逃避自己逃避不公正的生活而成了名妓的多丽丝·德·拉封丹的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步巴尔瓦和其他所有老色鬼的后尘，

在红发姑娘——跟她相好的诗人都这么称呼她——的生活中，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在午间咖啡馆认识了埃伦娜。她刚到咖啡馆做工的时候，阿图罗先生每次做完了弥撒出来都必定去喝一杯咖啡。他就是那几个穿着敞领和黄铜扣的黑上衣和整整齐齐的背心，总是留给她2角钱小费而从来没对她说过一句话的绅士之一。他是个无可挑剔的彬彬有礼的绅士。因为那始终如一的同样数目的小费，埃伦娜从那时起对他就有好感了，埃伦娜上午不去咖啡馆以后，阿图罗先生上午也就不去了。下午他从办公室出来以后，5点半钟到咖啡馆去，对她和蔼可亲地笑一笑，喝一杯咖啡，然后给她留下彼此都心中有数的20个生太伏小费。用这样赚来的小费她攒了多少钱啊！

在妓院里他们倒真成了朋友。下午4点钟光景，他坐着他的小汽车来了，瞧瞧没有谁瞧见他，就小心翼翼地走进埃伦娜的房间，她站起来迎接他，关上房门，然后……她在凳子上坐下来，离他两米远，接待这时间拖得最长的礼节性拜访。他照旧给她留下两角钱小费，出去了。从来没流露出过一丝求欢的影子，但总是持之以恒地来。天天如此。

伙伴们拿埃伦娜同阿图罗先生的爱情来打趣她。这位道貌岸然的奇怪人物，引起了埃伦娜越来越多的好奇心。有一天，鸨母这么对她说的时候，她的惊诧到了极点：

“您要把阿图罗先生给我抢走了。”

“但老头子就跟我的哥哥一样。”

“可他跟我的爸爸一样呀，”鸨母回答说，“您知道这

个妓院是他开的吗？”

这毫无理由的吃醋，她又过了几年才弄明白是为了什么。

有一天，阿图罗先生对她说：

“我们离开这儿吧，尼娜或者你叫那个名字……爬上停在门口的那辆黑色的轿车。它是你的。司机是我的绝对可靠的人，他教你开车。你必须听话，不能再喝酒了。你的前途无量。跟我在一起，你会成为富豪。考验你这么长时间是为了看你是不是忠诚老实，小心谨慎，看你是不是能保守秘密。你可以说那辆车是你的，但要说是用你的积蓄买的……或者说是你爸爸——德·拉封丹侯爵——给你的。我不让你失去风韵。”

埃伦娜明白，她飞黄腾达的日子终于到了。她觉得奇怪，给她这个的不是那些难以数计的嫖客，而是这个纯洁无瑕的崇拜者，这个菩萨心肠的无可比拟而又不可理解的阿图罗先生。

根据恩人的指示，她坚持不喝酒，坚持学开这辆豪华的，使阔太太、小姐们垂涎三尺的黑轿车。

与此同时，她继续接待阿图罗先生的访问。

拿到驾驶执照那天，埃伦娜遇到了一件任何其他女人都没遇到过的大怪事。阿图罗先生指示她开着车到第三公证行去，签署据说是她买下来的一幢房子的文件。他让她不动声色地签字，当心千万别提他的名字！

第二十七章　德·拉封丹夜总会

那是一座坐落在两条街交界处的宽敞的房子，那个街口很气派，离芳草地也很近。芳草地当时仍然是麦德林最好的住宅区。这就是埃伦娜从胡安·里科手里买过来的房子，后者声明说他如数收到了一万二千比索房价。

当天下午，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由人陪同而来。那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大概30来岁，面目端庄，留着鬈毛小胡子。

“小姑娘，我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朱瑟佩博士。”

“多丽丝·德·拉封丹。”

“他是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以麦德林最杰出建筑师之一而闻名遐迩。一个宗教团体把他请来设计教堂并负责领导施工。因此，他手下有位杰出的现代派画家，他将要在祭坛上画一幅圣母和复活主的肖像；还有位专门雕刻黑檀木作品的木刻家，他负责雕刻圣体龛、祭坛和讲道台；他弟弟尼古拉斯·朱瑟佩是著名的音乐家，他研究音响效果并考察将来安装风琴的有关情况。我对修建这座教堂很感兴趣，并正在大量捐款，我同他以及跟他一起承担这个将成为我市骄傲的工程的艺术家们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

“您总是慷慨解囊的，阿图罗先生。”埃伦娜说。

“我一直在尽力履行我的天主教徒的义务，”阿图罗先

生说，“您比谁都清楚，我只有时候喝杯咖啡，其余一概不沾；如果不是为了管理我的业务，我从来不到乱七八糟的地方去，我没有干过任何拈花惹草的事。”

来访者们在迎客厅里的扶手软椅上落了座，埃伦娜觉得朱瑟佩这么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来访问她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和艺术家们交朋友已经使她习以为常了。

“这些意大利贵宾在麦德林逗留的时间很短，”阿图罗先生说，“我想利用他的友谊，请他为您设计您想建造的房子。博士，请您把设计图给她看看。”

博士手中的图纸上，逐渐展现出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一个宽大的木头地板舞厅，圆形乐池的尽里头留有椅座。那边是酒吧间。浪漫的角角落落。多彩多姿的喷泉。墙上，是一大群妙趣横生的裸体像。这边、那边是房间。小轿车进出的门……豪华的美容室。只有东方的神话故事中才可能梦见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深闺大院。

“这里是乐团。音响效果我弟弟尼古拉斯已经仔细研究过了，保证极其美好。”意大利人说。

“您的想法太妙了，博士。”埃伦娜回答说。

“全都是阿图罗先生的主意。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见识的人。”

“是这样的，我一直是他的代理人，德·拉封丹女士。我一向认为，这些小打小闹的游乐场应该汇聚成一个大游乐场。您瞧瞧这是那位正在雕刻圣体龛的艺术家设计的木头雕刻。您的床靠背上，是伊朗图案。这张双人床，配得上给萨洛蒙王睡。那个正在为教堂的塔尖描金的匠人，将为这个半

圆形大厅顶盖上的阿拉伯图案和跟墙裙一样悬挂在中央的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希腊画像描金。您需要到圣十世新教堂去看看这巧夺天工的杰作。瑞士画家龚伯即将完工的左面墙壁上的那幅圣母像，是临摹穆里略①的一幅画，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猜想，在这里临摹戈雅的懒婆娘画像，也不会逊色的。我向您保证，我们的大厅将成为麦德林的骄傲。另外，那些住在楼房左首一带的职业妓女，全部都是外国姑娘，没有一个是粗俗女人，我肯定，我们多年的梦想就要圆满地变成现实了。啊！尼古拉斯·朱瑟佩大师肯定能回来为新教堂的风琴举行揭幕礼，他答应跟我一起指挥我们自己的乐队的首场演出。他是位知识渊博的乐队指挥，既能以圣灵赋予的虔诚指挥风琴演唱格列高利一世时的赞美歌，又能以无可比拟的色情指挥演唱最令人动情的伦巴舞曲；他能掌握音乐的灵魂，又能以跟作曲家和谐一致的激情加以发挥。您觉得那个用最上乘的细瓷砖砌的与各个暗门相通的浴室如何呢？说实话，我只能准确地提出概念，但这是由这位朱瑟佩落实在设计中的。”

“的确，”埃伦娜说，“他是个很合时代潮流的人。他能以同样的兴趣设计教堂和夜总会，就跟龚伯以同样的细致画圣母和懒婆娘一样，跟雕刻家卡莫纳同时可以雕刻祭坛和妓女的床一样，跟尼古拉斯·朱瑟佩以相似的激情指挥唱赞美歌和伦巴舞曲一样。跟您一样，亲爱的阿图罗先生，您整天行善，却又去做买卖，从国外搞风雅的女人来充当炮灰。

---

①穆里略（1617—1682），西班牙著名画家，以画圣像闻名。

说到底，我们只能表现我们的本能。能在这里过上一夜我就知足了，第二夜我就开始忏悔。然而，不！我们这些不幸的女人，连神父也不肯接纳我们。我不止一千次想弃旧图新，但根本办不到。现在，至少上帝给了我一笔意外之财，我可以向麦德林捐献它最稀有的东西了——一个考究的娱乐场所。循规蹈矩的人也可以来，一般说，这里没有俱乐部那些可憎的限制。这将是座幽会之家，在这里可以真正保全那些希望利用我们服务的太太小姐的声誉，免得让她们遭到非难和那些假道学先生的寻根究底。这将是座体面的游乐之家，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同一位漂亮女郎谈话。在舞池里，可以举行道道地地的舞会。一个不让外人窥视的美容室。一个温水鸳鸯游泳池。在翠绿的棕榈掩映下的泉眼和喷泉。我相信麦德林将很少有与之媲美的地方。尤其是还有一个酒吧间，在那里将永远不上国产啤酒和白酒。无数人曾经试图在麦德林设一个供正派人使用的夜总会，都失败了，这一点不假。但这是因为谁也没敢从大处着眼。这就是麦德林所需要的，跟它需要大旅馆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可望使它成为大旅游中心。”

德·拉封丹女士的精辟和过人的才智使朱瑟佩博士着迷了。阿图罗先生明白，那个曾经是天真烂漫的农村姑娘，在同知识分子的经常接触和同书本的偶然接触过程中已经使自己具备了全面的才能。经过长期的培养之后，因为某种原因他选中了她，选她作他那终生梦寐以求的大买卖的秘密合伙人和傀儡。

她完全领会了他的计划。她成了他的巨大的爱国热忱的

忠实宣传者，他想为麦德林设立一个无愧于这座哥伦比亚工业城市的夜总会，这个计划曾使他如痴似呆。

一切业务测算都精确地研究好了。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些只凭纯粹的信用参加进来的有实力的资本家，也全都是利他主义者、老谋深算的商人和小心谨慎的人。埃伦娜·雷斯特雷波——那时谁也不知道她是谁——签署的几张普通的票据，担保了这些物资将归他们所有。为了避免票据失效，日期留待以后再填写（当时幸而不存在有价证券注册这回事儿）。

德·拉封丹女士，这个曾经是皮肤黝黑和长着一头迷人金发的女郎，才刚刚30出头，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倾倒。整个麦德林的人们都认识她，半个麦德林的男性世界的人们都崇拜她。她在许多世界美人中独占鳌头，美人们将在这里美化我们这个没有娱乐的可怜的城市，并使“德·拉封丹夜总会”成为本市首屈一指的令人瞩目的地方。入场券、酒、跳舞都是高价的，一切服务也都是高价的，没有可与之相同的买卖了。正在修建中的努蒂瓦拉旅馆价值要比它高出10倍，但营业额将不及夜总会的一半。

1944年初已经来到，再也没有时间可以延误了，修建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始动工了。在设计上，德·拉封丹女士要求作的唯一变动，是挨着房间修一个祈祷室，跟所有妓院里的常见的祈祷室一模一样，要有个圣灯台。她说，祈祷室在任何下流场所，在任何斗牛场上都是必不可少的，死亡离我们比离任何其他基督教徒都更近。

第二十八章　习学文明

修建“德·拉封丹夜总会”的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始了。

埃伦娜成了生活中的胜利者。她既有钱，又有名。她的名字一直同麦德林独一无二的娱乐场所联系在一起。

来自各个国家的姑娘都将归属于她，成为她的女奴，成为她赚钱的工具，归她所有，归好心的阿图罗先生——许多年前就纯洁无邪地爱着她的情人——所有。

在办理有关手续的时候，明确规定那个大买卖盈利的四分之一归埃伦娜所有，其余四分之三归阿图罗先生及其合伙人所有。这个时候，阿图罗先生那堪称楷模的生活的有关情况被披露出来了。

他属于安蒂奥基亚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的财富都是不动产。在他家里，对股票和牲口从不过问。他们只是出租房屋，放一点利息不算很高的高利贷，这就是那个家族的成员们的财源。

他父亲——麦德林功劳最为卓著的家长之一——临终的时候，作为遗产留下的，首先是一副诚恳的、矢志不渝的慈善心肠，谦恭而又无懈可击的行为举止，还有一个购销不动产、经营房地产和办理租赁业务的事务所。

接手这套生意之后，阿图罗先生发现不动产大部分集中

在红灯区①。他的房客是清一色的马马虎虎混得尚可的妓女。

经营这些房产轻而易举。酒店生意十分兴隆，没有一个人拖欠房租。她们也没有什么要求，为了不麻烦他，她们经常自费进行局部修缮。

女房客们需要对房室进行大修的时候，总是请他去。因此，在继续维护其白璧无瑕的美德的情况下，阿图罗先生倒成了最懂修建妓院的人之一。他想在麦德林搞一个大型夜总会，比他参观过的美洲的任何大城市的夜总会都要好的夜总会的利他主义计划就这样形成了。他到过那些夜总会的妓院，但纯粹是为了学习，为了完备他所需要的知识，以便管理他继承下来的财产。起初，他认为良心是一个把无数分散的娼妓集中为一个大妓院的想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当他仅仅是个出租房屋的老板的时候，他没有必要对在这些房屋里发生的淫乱行为负责——当然，租金要比租给一个正派人家时略高——但是也不能对另一些情况视而不见：首先，对这些地区房价的估算要迟缓和不稳定得多；其次，他跟在经济上偿付能力极差而又毫无道德信用的连丈夫这个后盾都没有的女人打交道，要冒很大风险；再其次，房屋比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要快，因为住的不是一家人，而是有多少人想去就住多少人。

阿图罗先生对此从来没有内疚过，因为他心里一清二楚，那不算罪过。但愿有几个远离城市的模范区，把操皮肉

①允许明妓暗娼营业的地方。

生涯的女人隔离在那里，让我们免受坏的影响。更进一层说，如果把夹在这最坏的邻居里的住房租给一个正派人家——说不定家里还有女孩子——那就更糟了，大祸有可能降临到那一家。

否认阿图罗先生爱上了埃伦娜——也可以说是柏拉图式的爱——是愚蠢的，自从他在午间咖啡馆里看见她时起，他就爱上了她。也许他没冒犯过她——这只有上帝才知道——因为他的爱还只是跟以身相许一样的一种强烈而牢固的愿望。不过请注意，众所周知，咖啡馆那个姑娘使他一见钟情，浮想联翩。阿图罗先生这个正人君子还是长年累月地让她与其为伴，起初是淡淡地相视而笑，接着是单独交谈，最后是大方的馈赠。不过阿图罗先生认为这一切都是买卖中的事情，他向她提供一个与其才能相符的机会，但他的目的是赚比她多得多的钱。买轿车、地皮和用于建筑的钱都是有票据担保的，而夜总会开业以后的盈利就是这些无息贷款的成果。因此，他家由他和他的两个老处女妹妹经营的生意，跟他爸爸妈妈一辈子出租房屋所做的生意毫无不同之处。许多年前那些用于卖淫的破破烂烂的茅草棚式的房屋和今天宫殿般的“德·拉封丹夜总会”丝毫没有实质性的不同，甚至还可以说，新夜总会只有富翁们才能去，而那些简陋的窑子呢，则穷人也可以去光顾，让他们去花掉本来就很缺乏的钱财，花掉了给家里买东西的钱，花掉了一天的可怜的工钱。

如果说他的生意是符合最严格的道德规范的，那么千真万确是建设性的和无人不晓的，则是他作为素常向穷困潦倒的家庭作难以数计的施舍的圣维森特·帕乌尔慈善协会的积

极成员而大张旗鼓地做的好事。比如那座正在修建中的教堂，就是建在他无偿提供的地皮上的。当然，这块地皮周围都是他的房产，他捐赠地皮以前每巴拉尺只值2角钱。而现在，教堂墙壁已经砌得很高了之后，每巴拉尺要值4个比索了。不过，他还什么也没赚到，因为他连一巴拉尺地皮也没卖过。等每巴拉尺涨到10个比索的时候，他大概会考虑出卖了。

埃伦娜呢，已经把罗德里戈送进了学校，这个学校是耶稣会神父们刚在敦哈市建立的，叫做何塞·华金·奥蒂斯学院。所有的人都对埃伦娜说过，在哥伦比亚只有敦哈和帕斯托这两个城市的风气是最好的。小伙子经常从那里写信来，他全然不知道他母亲的痛苦与胜利。

埃伦娜完全戒掉了吸烟嗜酒的恶习。人们说她是娼妓，因为那一行是压抑性格的职业之一，也因为她还住在那家妓院里。白天，她学习英语和法语，教她的是阿图罗先生偷偷请来的外国教师。下午，她习惯开车出去自由自在地兜风。晚上，去看电影、看戏或者去跳舞。她的穿戴雍容华贵。大家都敬重她，她对大家也和蔼可亲，待人接物俨然象个贵妇。阿图罗先生对她说过不下一千次，为了“德·拉封丹夜总会”的崇高利益应该这样。“滴酒不沾，绝不说一句粗言秽语，接受最好的教育和广泛的训练。”

打开天窗说亮话，埃伦娜只有一个情人，这就是阿图罗先生。他也许是她这坎坷的一生中唯一严肃而深沉的情人。他的无限慷慨、精细和可亲，赢得了她的欢心。此外，他还给了她无数的似乎不可思议的恩惠。

说不可思议，主要是因为从阿图罗先生那紧闭的嘴里从来没吐出过一个“爱”的字眼。热情、怜悯、同情和凡此种种的话很多，仿佛这位先生不是男人或埃伦娜不是女人似的。

然而，埃伦娜心中有数，她不会猜错的，阿图罗先生爱她，爱得比任何男人爱任何女人都深。

有时她想，他是一个行为象君主一般规范的人，她到那时为止的卑贱地位不允许他同她结合。但她的宫殿一旦竣工，她的单人床或双人床上的装饰一旦修缮完毕，他就可能最终地、公开地同她结合，把一切偏见和一切社会上的看法置于脑后，说不定甚至还会正式同她成婚哩。愿上帝保佑！

不错。实际上，阿图罗先生的社会教养和他的审美观点不允许他庸俗地同她姘居，更不允许同她结婚。度过了良心上一丝不苟、行为上白璧无瑕的50个年头以后，以同别人姘居告终，这太丢人了。然而，如果在他对麦德林最高贵的女士们根本不屑一顾和许多次使她们坠入情网并使她们孤老终身之后，竟以同尼娜或她现在自称为多丽丝的人结婚而告终，也是对社会的残酷嘲弄。这就是阿图罗先生那颗已经衰老的但因欲火依然战栗不已的心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因为对他来说，尼娜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可爱的女人，她无比的温柔、富有同情心和火山一般的欲望。虽然她的欲望已经日益受到克制冲动的习惯这股力量的约束，但还不是一见机会就退避三舍的。

第二十九章　热门新闻

一天上午，我在走马观花地阅读《哥伦比亚人报》的最后一页——这个妙趣横生的版面上一般登载15或20条犯罪消息，只要5分钱，由当时安蒂奥基亚日报协会主席出版——的时候，看见了这么条消息："埃伦娜·雷斯特雷波，或称卡门·贝多雅，或称玛丽娅·雷斯特雷波，或称多丽丝·德·拉封丹，这个专操贱业的女人被捕了。她涉嫌谋杀尊敬的巨商阿图罗·普恩特斯。谋杀发生在17日上午，情况颇为神秘，本报昨天已作详细报道。"

踪　迹

私人汽车，车牌号码是……那位可尊敬的先生在车里死去，汽车停在本市某个中心车库。经查，该车是前面提到的雷斯特雷波或拉封丹的。该女子在安全部门的履历中只有争吵和受轻伤的记载，肇事者已退出诉讼。另外，据证实该女人始终亲自驾驶那辆黑轿车。

原　因

然而，调查仍然处在最神秘的阶段，尚未查清尊敬的商人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同多丽丝——有些人知道她叫

尼娜——有何种瓜葛。但已经知道，那辆以疑凶的名义注册的私人牌照汽车，是阿图罗先生本人亲自在Z代理行买的。鉴于以上情况可以推测，可能因出让汽车而存在某种债务，而这有可能是制造这个使我们基督教社会极为震惊的悲剧的动机。

尸 解

尸体解剖尚未得出最后结果，但死者的内脏已送到波哥大，以便验证——毫无疑问——犯罪事实和鉴定舆论所判定的谋杀。

她是有钱人。

有个情况特别引人注目，而且似乎排除了因可能存在购车债务而杀人的动机，多丽丝·德·拉封丹（或称埃伦娜·雷斯特雷波，或称卡门·贝多雅）是个家财万贯的女人，以按时履行民事和商业义务而著称。“德·拉封丹夜总会”就是她的财产。这座最近几个月内在麦德林拔地而起的令人惊叹的豪华楼房，是意大利著名建筑师朱瑟佩的杰作。

无辜的？

某些密切注视谋杀富商阿图罗·普恩特斯一案的观察家认为，富商表面看来是因被谋杀而陈尸于那个名叫多丽丝·德·拉封丹的女人的汽车里这个情况，只能证明真正的凶手

要把她牵扯进这个弥天大罪之中的意图，而绝不能证明那个雍容华贵的女人的责任，她的履历里不存在可以推测她胆敢犯下象这桩谋杀案这样罕见的罪行的危险性。

《哥伦比亚人报》的消息到此为止了。

我感到特别震惊，锒铛入狱的仿佛是我家里某个人。也许，在我这个老光棍的硬心肠深处，纯洁爱情的废墟被搅动开了。千真万确，我立即就产生了一个印象：埃伦娜是无辜的。

那些日子里，在麦德林人人都在谈论那个百万富翁老光棍之死。

而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所有那些昨天还把埃伦娜吹得天花乱坠的人，今天全都认为她就是凶手。有的添油加醋，有的落井下石。不用说，我丝毫也不觉得在我的朋友阿图罗·普恩特斯和那个曾是我的恋人的埃伦娜·雷斯特雷波之间有任何瓜葛。而且，就连他们互相认识我也觉得是难以置信的。阿图罗先生是个道貌岸然的老光棍，他甚至连别人当着他的面说句粗鲁话都听不下去。

百万富翁老光棍的葬礼跟送神一样。学校、慈善机构、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向他最后表示敬佩之情。的确，他是个乐善好施的绅士，是个基督教徒。社会对女凶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表示了愤慨。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我心里想。我不得不痛心地承认，说埃伦娜是凶手这个事实有可能成立。

想起我作为教父的责任，我着手向罗德里戈进行基督教教义教育。我给他写了一封深沉的信，在信中我有意没提他

的母亲。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敦哈耶稣会学院的院长神父，请他酌情行事。

公众想了解调查细节的好奇心与日俱增，简直到了有点歇斯底里的程度。在哥伦比亚，新闻界是了解预审案情的正常途径。每天都有对埃伦娜不利的新苗头：在死者的本子里，尼娜这个名字——全麦德林都知道其人是谁——被反来复去地写了成百上千次，仿佛是心不在焉地写的，直到写够了为止。在他的办公室里，有成堆的以他为受益人的抵押票据，而其中有一整套欠条是埃伦娜签署的，没有日期，也没有她欠款的净值。朱瑟佩教授声明说，他认识德·拉封丹女士是由阿图罗先生以她的代理人的身份介绍的。内脏化验结果表明，中毒是毫无疑问的。专职司机卡洛斯·蒙托雅——阿图罗先生是他多年的雇主——声明说，根据阿图罗先生的指示他曾教多丽丝开小汽车。里科——地皮的卖主——声明说，那块地皮的钱是从作为不动产中间商的阿图罗先生手里收到的。埃伦娜的同事声明说，她和阿图罗先生之间存在着多年的老关系。最后还得知——尖端消息——埃伦娜在审问中坦白，警察在车库的汽车里发现阿图罗先生的尸体8小时以前，她曾同他坐在车里兜风，车是她亲自开的。医生们作出的结论是，阿图罗先生是在被发现之前8小时死的。埃伦娜居住的那幢房子的女老板声明，房子是阿图罗先生和他的单身妹妹们的共同财产，有关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时，社会上，尤其是阿图罗先生这个闻名遐迩的一家，对调查过程和新闻界发表的消息有些不满，因为人们对

始终被引为楷模的中毒身亡的人的私生活提出了种种猜想和疑问。但遗嘱开拆之后，这一切都平息了：遗嘱确定，将三分之二的遗产留给他的独身妹妹；其余三分之一均分给圣维森特·帕乌尔教会、耶稣会各位神父、玻利瓦尔天主教大学、圣十世教堂和支付为他念悼亡经的费用。

老头子的日记被归入了案卷，麦德林城郊的一家晚报把它披露了，其中有这么一段秘不告人的自白："我许多次想购买股票，但当我一想到电影院的股票派生的犯罪和堕落比红利还多，这些红利就是犯罪的果实——烟草业的股票产生的红利，是恶习的结果；啤酒业的股票也是如此——我就不寒而栗。实际上，看来还是继续靠微薄的租金过日子更诚实些。"在这些日记里，主要突出地体现了这位大好人对纯洁情操的赞扬和他为了保持这种美德而对那些巨大的诱惑所作的斗争。不过，有时他也请求上帝饶恕他没有以宗教为职业，也没有结婚。他说，实际上他有这么个印象：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生理原因，独身不能和婚姻混为一谈。

一个著名的辩护律师负责替埃伦娜或多丽丝·德·拉封丹打官司。他来找我，让我声明我确信象她那么高尚的女人不可能犯下那样残忍的、可恶的罪行。我照此发誓之后，说明我和她是干亲家，看这是否是律师们在法律上称为一般关系的那种关系。我绝口没提的是，我曾好几次爱过她，这也许会构成存在亲密友谊的根据。

第三十章　伊尔德方索

被保护性拘留在耶稣监狱里的最初几天，埃伦娜沉默不语。偶尔开口说话，也只是强调她无辜，赞美她从早些年开始就同阿图罗先生保持着的水晶般纯洁的感情。她的狱友们嘲笑她说，一个以厚颜无耻而闻名的妓女，竟然还说什么纯洁的爱情。当狱友试图安慰她的时候，埃伦娜说她是为恩人的死而不是因为自己身陷牢狱而流泪，这使狱友们嘲讽她。她还说，世上的法律是靠追猎不幸女人、纯朴男人和穷人过日子的，其目的在于掩盖大人物们的血腥的胆小鬼行径。

然而，她已经不是埃伦娜，也不是那个曾在就是这几位嬷嬷看管下的省立监护学校呆过两天的那个富有反抗精神的高傲的女孩子了。相反，她现在变成了一个忧郁而顺从的女犯。她的律师开导过她，让她在服刑中要表现良好，说这样对辩护也有好处。

唯一使她激动的是，她同小姑娘格拉谢拉的不期而遇。格拉谢拉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修女，穿着白色长袍，参加唱诗班并深居教堂内院，她的名字是马利亚·德·圣伊尔德方索嬷嬷。这位嬷嬷同女囚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她还是跟埃伦娜在罗克·阿尔法洛家干活时一样同她娓娓而谈。仿佛因热爱上帝而被幽禁的修女的极端纯洁的灵魂是跟因被认定

是杀人犯而被囚禁的娼妓的败坏堕落的灵魂是一样似的，嬷嬷和女囚犯很快就成了朋友。禁锢中，她们结下了在罗克家里——那时是她俩的家——因不可逾越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而无法结成的友谊。现在，修女已经没有什么虚荣心了；修女的贞洁已经是一种美德而不再象在尘世那样是一种虚荣了；忏悔和忘掉自我使她自然而然地热爱他人，他人越是不幸她就越是热爱。

友谊使埃伦娜受到鼓舞，使她大为振奋。大街小巷里正派妇女每次见到她时都对她怒目而视，使她那颗女人的心受到她凄凉的生涯中最钻心透骨的鞭打。哪位贵妇比这位小修女更高尚呢——她亲自体会到这位小修女从小就是圣洁的，可是联结两颗心的友谊现在却自发地迸发出来。

对埃伦娜来说，圣·伊尔德方索嬷嬷还具有另一种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她过了好些时候才告诉了她——那就是她和她哥哥罗德里戈因同在一个娘肚里出生而出奇地相象。经过一切辛酸的沉浮之后，她觉得他是唯一的如意郎君。罗德里戈——因为我的潜意识的力量——把名字给了她的儿子。

埃伦娜相信，圣·伊尔德方索嬷嬷知道她连在坐牢的时候都带着罗德里戈的肖像之日，就是她们的友谊完蛋之时。就是因为那张肖像，她才从罗克家里被赶了出来，如果没发生这件事，也许她的一生就会跟这已成过去的不幸的一生截然相反。不过，由于这两颗天差地别的心灵之间的友谊是那么亲密无间，在狱中度过一个月之后，埃伦娜把罗德里戈的肖像拿给圣·伊尔德方索嬷嬷看了。同时，还把罗德里戈·

雷斯特雷波的肖像也给她看了。他已经是个12岁的少年了，正在敦哈市的奥蒂斯学校读书。

看到这张陈旧的肖像，嬷嬷心中激动不已。这几乎还是哥哥小时候的相片，她甚至都想不起来了。偷窃这张相片的事她也想不起来了。从骨子里说，也许修女的纯洁的心里在想到她那当了神父的哥哥的相片竟被藏在妓女的箱子里时也曾掀起了波澜。她觉得受到了侮辱，甚至想到，这帧神圣的相片曾被亵渎过上千次，说不定还曾被挂在淫乱的地方。

有一天，圣·伊尔德方索嬷嬷想做一件拯救那个杀人犯妓女灵魂的更有效的事。她问她是不是带着圣披肩。

"我一直带着的，我记得谁带着它死去，谁就能拯救灵魂。但我到第一家妓院去的时候，鸨母对我说应当脱掉那个破玩意儿。从那时起，也算走运，一位朋友送给了我这个金圣像牌，可以挂在脖子上，作用是一样的，我一直戴着它。"

"那您一直是跟现在一样挂在衣服外面的吗？如果是出自虔诚而戴，它跟圣披肩的作用是一样的。但这块金圣像牌这么珠光宝气，我很担心戴着是为了出风头而不是出自虔诚。告诉我，您戴着它是为了漂亮呢还是出自内心的虔诚？"

"实际上我既不是戴在外边也不是戴在里边，圣像牌的链子的长度正好到我的敞口领那儿。"

圣·伊尔德方索嬷嬷看到，在这个驯服的女犯人的灵魂里还有邪恶的情绪。她决定在祷告的时候进一步请求上帝让这个灵魂弃旧图新，想到说不定14年前她曾经有机会诱导她走入正道，但由于自己的疏忽而使她堕落了，在精神上她甚至觉得有些自责情绪。

第三十一章　执迷不悟

圣·伊尔德方索嬷嬷和埃伦娜正在关押女囚犯院子的墙角下交谈。监狱里都知道那位菩萨心肠的嬷嬷对埃伦娜特别偏爱，许多女犯人都羡慕她。嬷嬷告诉她，一个月前她的哥哥罗德里戈在波哥大被晋升为祭司。修女渴望能见到他，据说等他到麦德林来唱第一次弥撒时就可能如愿以偿了。然后，他将回哈维里亚纳大学教规系去，还要在那里学习一年，修完理论课并考博士学位。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知道他将被派到麦德林来还是到哥伦比亚其他教士团去，或者到中国去，那是他的平生宿愿。但他还要经过一年的考察（即第三次考核），才能应召去从事他那庄严的职业。

院长嬷嬷派人来叫埃伦娜。她慌慌张张地、胆战心惊地去了。

"根据法官先生的命令，您无条件自由了。案件已宣布最终撤销。您的辩护人在门口等您。您可以出去了，您想走的时候就可以走。"

她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非常感谢她的律师。就在修女院门口，在谁也没来得及阻拦她之前，她在律师身上盖满了亲吻。

他们出去问候法官，并在城里兜了一圈。在法庭里，埃

伦娜亲眼看见证明她无辜的铁证：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牙清口白地说，他决定自尽，因为他认为他的生命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既对上帝没有用处又对魔鬼没有用处，而只能是折磨他自己……

晚上，埃伦娜又回监狱去了。她请求院长嬷嬷允许她同圣·伊尔德方索嬷嬷谈一谈，院长嬷嬷答应了。修女们出自真诚的友谊，为她获得了自由尤其是为她的无辜而庆幸。

“嬷嬷，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已经酬谢了律师，已经自由了，但我在街上的时候觉得比在监狱里还憋气。街上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一切都又在召唤我重返风尘。一座罪过之家正在由我出资修建着。我已被释放，但我不相信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向您肯定，这次我虽然无罪释放，但早晚我是会回到这里来的，那时谁会知道因什么罪名被判刑呢。在街上我只是个下贱女人，我没什么事情可做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呢？我跟我们院长嬷嬷谈一谈，你可以作悔罪修女。”

“可是，嬷嬷，我觉得我也没有勇气继续坐牢了。我已经尝够了这里的艰苦生活，我想念我那柔软的弹簧床，想念我那温暖的浴室，想念我那种愿在床上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的日子……”

“埃伦娜，你怎么不去为争取过一种讨好上帝的生活而努力呢？说到底，促使你到监狱里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想过正经的生活。你几乎情愿留在肮脏、简陋和生活极苦的监狱——很遗憾，政府把它搞成了这个样子——里而不愿

过你那种舒适而富裕的日子，不就仅仅是因为那种日子是不正经的吗。我们可以邀请你到这儿来，但我们不能强迫你去悔罪。如果你愿享自由，那你为什么不下决心从今以后在尘世中做个正经人呢？你知道，上帝不念旧恶的。你的良心将会十分安宁。你去刺绣，去缝纫，去读有用的劝善之书吧！你会发现上帝在你身边，你将毫无困难地见到上帝，并得到极大的安慰。”

“嬷嬷，您说上帝不念旧恶，但社会不会忘记。对全麦德林市来说，我仍然是那个尼娜或多丽丝·德·拉封丹。所有女人都蔑视我，所有男人都爱我。我就跟那条圣·埃伦娜河一样。河流从发源之处开始，就被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推着向前走，向前走，直到走向深渊。一方面，力量来自地心的引力，但另一方面，力量也来自后面的每一滴水、每一个水分子的重量。我过去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社会里，或象我们这些妓女一样虽然在社会之外，但又被社会支配着，就得朝前走，或者因为引力，或者因为推力。社会标榜说要抛弃我们，因为我们是社会的耻辱。但实际上，社会却在它的内部给我们指出一个地方，因为它认为我们妓女也是一种公共服务设施，是公众的需要，就跟阴沟一样，跟圣·埃伦娜河一样。今天我又一次看见了圣·埃伦娜河，人们正在把它盖起来。人们对我也是这样做，他们在掩护我，有时候把我弄进妓院，另一些时候又把我弄进监狱。但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下贱女人。请原谅我打这个比方，妓女的生活跟神父的生活在压抑性格方面如出一辙。”

“对你说的这些话，我唯一清楚的是，埃伦娜，你不想

作个下贱女人，但在尘世上你又找不到在哪里可以有正经女人的安身立命之处。然而你现在又不想作个悔罪修女，因为你没感觉到完美的生活在召唤。你愿意作个好基督徒，就跟尘世中的任何一个女基督教徒一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离开麦德林，你在这里有这么多朋友，他们会煽惑你堕落，你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去吧。你有足够的钱，你可以和你儿子在一起，你们的家庭会成为典范。千万别放弃悔罪祈祷，努力锤炼一颗新心吧。”

“说得对，嬷嬷。您的话使我茅塞顿开。我这就到乡下去。我就是从乡下来的。尽管我那纯洁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再也找不到了，但至少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宁，可以被男人们忘却。我将给罗德里戈讲一讲山的用处，在苦难的城市里，我看见它就象我们看见人间天堂一样。我们将在那里栽种玫瑰，念颂诗词。”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埃伦娜就离开了“好牧师”修女院。

她沿着从莫恩经过贝拉德直到皮钦查的那条公路走，一个小男孩为她提着箱子。

过了一阵，她又沿着同一条路走了回来，朝篷博纳镇走去。她一次又一次朝东面看，那座山是她的故乡。然后她又朝北面看，那是她沉沦的地方。后来又朝西面看，是万恶的妓女区。

她迷茫，踌躇，胆怯。麦德林对她来说是一座被铁丝网圈起来了的城市，这铁丝网别人看不见，她却伸手可及。

她走哪条道呢？

在哪里开始新生呢？

在哪里才能作个正正经经的女人呢？

跟往常一样，埃伦娜想了又想，她只有在妓院这个地方才可能受到欢迎。

她回忆着一个个熟人、朋友、跟她共度罪恶之夜的无数的嫖客，她早年曾经在那里当过女佣的无数家庭；随后，又回忆起了由于她而破裂了的无数家庭。除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之外，她身上别无长物，既没有爱，又没有希望。她漫无目的地走着，象梦游病患者似的在这些既属于上帝又属于魔鬼的街道上游荡着。她垂头丧气，因为刚从监狱出来；她忧郁伤心，因为她有钱；她心灰意冷，因为她是……下贱女人。

她是下贱女人吗？

她这个下贱女人，被社会咒骂过，被控告杀害一个自杀身亡的人而关押过。法官非但没因误判向她赔礼道歉，反而接受了她这个纯朴的漂亮女子对他的酬谢。一直在追求爱并给与别人爱，至今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爱的她，是下贱女人吗？是的，是下贱的。唯有社会才是高尚的。

我在办公室对面碰见她的时候，她就是这副模样。箱子放在一边，眼里淌着泪，穿着一身黑衣服，一块居家修女用的针织头巾把几乎整个脸都包了起来，免得被人认出来。

“干亲家母！”我激动地喊出了这句包含着一切问候的话。

“博士，是我。”

“埃伦娜，我刚从报上得知你获得了自由的消息。幸

好，终于感动了那两个老处女的良心，她们把自杀者的信交给了法官。”

“但阿图罗先生死后，我觉得自己好象成了个无依无靠的孀妇。全麦德林都知道了，我不能再对您把可怜的老头子的大秘密隐蔽起来了。好象是为了向我告别，他对我说他爱我，过去我几乎天天见他，可是整整15年来，这是他对我说的唯一表示爱情的话，他说他爱我。我也说我爱他，因为我早就爱着他，他是个天大的好人。他自杀可能是由于神经异常。您瞧，好端端地活了50岁，最后服毒而亡。他向我借车，说是要去作一次跟夜总会有关的长途旅行。当时我觉得奇怪。我所以奇怪，是因为他平时什么生意都对我谈，但唯独这一次什么也没对我说。也许他想把这个生意向上帝交帐……”

我们进了办公室。埃伦娜遵嘱在一张旧安乐椅上坐了下来，在那里一言不发地呆了将近两个钟头。

我对她说话的时候，她摇了摇头表示不愿听。

最后，她站了起来，连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沿着楼梯从5层楼上往下走了。我看得出来，她连开电梯的人都要躲开。

我在阳台上目送着她，真担心她会自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钻到汽车轮子底下去。但那个拖着一个扭曲的黑影在柏油路上行走的她，已慢慢地消失在行人中了，早已分不清谁是她了。她的手提箱留在了我的办公室。也许她还会回来。

果然，两个钟头之后，她回来了。我怕她回来，因为我觉得她已经疯了。绝妙的变化！从监狱到疯人院！

现在我心里全明白了。

埃伦娜，由黑褐色的皮肤转而变成迷人的金发碧眼的始终光彩照人的她，用针织头巾严严实实地包着头，出现在我的面前。看见我的时候，她把头露了出来。她那难用言语描绘的金黄色的和幼年时梳成刘海儿披到前额的两条辫子不翼而飞了，她剃成了光头。未施脂粉的脸上，露出了疯狂似的笑容。那两排牙齿，那两排整齐、坚固、光洁的宛如东方象牙的牙齿，全都掉了。谁是那个牙医？谁是那个使她那依然年轻完美的面容遭受如此毁伤的一窍不通的理发师？那无以伦比的面包色头发掉到哪里去了？谁竟象印第安人一样把她的牙齿敲去做成最美的项练戴在胸前？

然而，除此之外，埃伦娜脚上的鞋也不见了。她那雪白的脚、纤巧的脚趾甲倒还保持着光泽和柔嫩，说不定比我如痴如狂地爱她那些日子还要光泽柔嫩。

往常我感觉到的那种引起快感的芬芳已不复存在，埃伦娜重新又散发着童贞般的气息。

她的两只眼睛，象晴朗的天空一般，天上的雨已经下了许多，许多，再没有雨可下了。

我没看见她的手，的确没看见。这双手曾经向马可·安

东尼奥请求过①，他拒绝了。当时，她那双手还在天真地在那条窄小的黑披肩上摩挲，她把它们在我面前藏起来了。

马可·安东尼奥而今何在呢？

埃伦娜也在想着他，她对我说：

“博士，您相信这样我爸爸会收留我吗？”

“我相信，埃伦娜，你到家的时候他会高兴得哭起来的。”

第三十二章　被魔鬼抛弃

埃伦娜到圣·埃伦娜去了，到高山上的小旧房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只看见那个某一天同她父亲马可·安东尼奥私奔他乡的女人。她怕埃伦娜去索要遗产——那间倾倒的茅屋和两块没有植被的土地。她一认出口里没牙头上没发的这个女人就是埃伦娜，就先发制人地对她说：

“不许您进来。如果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们就来。不要脸的东西！是您用精神上的痛苦杀死了马可·安东尼奥，现在您又来抢夺老头子留给您的小弟弟的这间唯一的茅草房了。其他那些兄弟姐妹，也是有权要的，他们可什么也

①请求……手，是向……求婚的意思。

没说。”

这一回，埃伦娜来晚了。没过多大一会儿，邻居雅各维塔·洛佩拉老太婆对她说，马可弥留时刻一直在呼叫着她："埃伦娜，埃伦娜呀，回来吧，我再也不用这根拐杖打你了。这只是为了跟你逗逗趣。把你的小家伙带回来，让他跟我同那个快要生的孩子一起玩……”果然，马可死后两个月，他的女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嚼舌根的人说那不是马可·安东尼奥的儿子。倒也真是，那个女人现在同另一个男人住在她和她爸爸家的房子里了……

她从山上厌恶地看着麦德林——这个牟取暴利和奢侈挥霍之城，罪恶和虚伪之城，豪华和愚昧之城，人间不平和社会黑暗之城。

她是麦德林的牺牲品。

象她一样的人成千上万……

历史全都一样简单……或爱，或因敬畏，或因其他什么恐惧而失足……

一句话，是因为贫穷而失足。有钱的女人不是失足，而是对失去贞操讳莫如深……她们也不会有孩子……或是周密安排一次国外旅行，或是请个医生打胎。孤儿院里的孤儿们都是谁的？成千上万的弃儿又是谁的？其他那些孩子又在哪里，在哪个遥远的国度？那不都是那些生私生子的有钱女人的吗？……

在阿亚库乔和纳里尼奥这两条路的交叉处，她让卡车停下，下车喘了口气之后穿过玛卡雷纳区富人居住的那片地方——她被关在监护学校和在对面的工厂里作工时听说那里叫

"栅道"——穿过一条被称为栅道的小巷，她走到了托马公寓。那座巨大的旧房子，在她住的时候是索莱达太太转租的，后来又由阿森西翁太太转租给她的孩子。那里一定还有她的一张床，一个罗德里戈的摇篮和某些别的东西。见鬼！到处都是陌生的脸孔，在尽里头，离厨房不远的地方，在她过去居住的那个房间对面，是酒吧间的柜台，如今也变成了妓院。不过她总可以找到个地方藏起来吧，总能在某个房间里关起门来自个儿痛哭一场吧。

"可以租给我一间房吗？"

"可以，"大胖子老板娘说，"不过这里是窑子。"

"这里是窑子，而我呢是个娼妇。我要一间出租的房屋。"

"不，小姑娘，您别太天真了。您已经不能挣钱糊口了，您跟我一样。假如我还要靠我的身体谋生，连5个比索也挣不到了。幸好我有个阔佬朋友，我跟他合伙做这个生意，要不然的话，我准上街讨饭了。您看起来还不老，但的确已经很难看了。您把头发留起来，再去装一副假牙，现在时兴戴的那种，好好化一下妆，穿上鞋，穿上件漂亮的绸子衣服，然后回来再说吧。就象这个样子是不行的，那将有损本院的声誉。男人们的口味一天比一天高了。"

"那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找客店吧。"埃伦娜谦卑地回答说。（在监狱里，在修女们身边她已经学会了那种几乎是绝妙的谦卑。）

她又到了街上。把她扫地出门的已经不仅仅是她的家了，不仅仅是她曾经服过务的那儿家，不仅仅是工厂，不仅

仅是咖啡馆，就连监狱和妓院本身也在把她往外推了。把她向外推的是麦德林这个城市。城里的居民成千成万，却没有她立锥之地。正如圣·伊尔德方索嬷嬷对她说的，她的出路是到乡下去，回到乡下去。可是乡下也在撵她。这个女人在哪里才能存身，又怎么样能够活下去呢？跟罗德里戈出世前一样，自尽的念头又一次在折磨她了。此时她更加体会到，她过去暗自怀疑过她的伟大朋友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怎么会去自杀是不无道理的……自杀是胆小鬼干的事。

她有钱，这不错，但阿图罗先生更有钱。她觉得，她的唯一财产——那座因缺少资金和领头人而停工了的建筑物——不是她的，凭良心说，应该是阿图罗先生的继承人的，是他那两个假仁假义的老处女妹妹的，是那些教堂、学校和宗教团体及那些穷困潦倒的家庭的。她不能将这个窃为己有。她曾经是个下贱女人，人们曾经以为她是杀人犯，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她是窃贼。她手里成整数的现钱已经交给她的律师了，还搭上了那辆黑轿车——阿图罗先生的尸体就是在那辆车上发现的。得之易，失之也易……阿图罗先生本人也有过错，他让人家怀疑上她了。可是，不。干嘛要亵渎对恩人的回忆呢？过错是那两个老处女的，她们把自杀的信隐瞒了好几个月。要不是她的律师威胁她们说要指控她们是为了继承遗产而犯下罪行的罪犯，她们还不会把证据交给法官哩……

她走呀，走呀，凄凄惨惨地走着，把脸捂得死死的，免得被别人认出来，多年来早已习惯穿鞋的两只光脚丫子正在踩着滚烫的柏油路。她又回到了耶稣修女院。拉响门铃，守

门人出来了，叫来了圣·伊尔德方索嬷嬷。

看见昨天还是使女人们羡慕至极，使男人们口水直流的她变成了这副模样，好心的嬷嬷吓了一大跳。

"埃伦娜！你怎么啦？"

"牙医差点没同意把我的牙齿敲掉，他说那样会使他被指控。头是我自己剃的，一位来自亚基尔的理发师——他是牙医的邻居，帮我刮干净了。"

"你为什么这样干？干嘛光着脚，穿这身破衣烂衫？今天早晨你从这里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嘛。"

"要是我一直就是这么丑，说不定我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我看看我这样能不能在世上混下去。"

"埃伦娜，你这样做是为了悔罪吗？"

"不，尊敬的嬷嬷，我连想都没想过要悔罪。"

"这是个倍受折磨的行为，如果你是为上帝而做，那就是英勇的、崇高的。但愿我能做到你的一半。我们也削了发，并把头包了起来，但就是这样也很艰难。你现在居然把头刮得一根不剩，又不戴头巾，还在大街上走。你那是多美的一头秀发啊！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希望做个正经女人吗？"

"是的，嬷嬷。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是个正经女人，我这样做仅仅是希望做个正经女人。然而，既便如此也还做不到。"

"你瞧，亲爱的孩子，能够这样英勇地去悔罪的女人，也许比最好的修女整整一辈子的悔罪得到的幸福还要多得多。上帝正在大声疾呼地召唤你去过完美的生活，就象召唤玛丽

亚·马格达莱娜一样。她原先比你的罪孽还要深重。你为什么不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呢？干嘛不让我叫我们的院长嬷嬷，让她亲眼看看你忏悔的行动，把你吸收进悔罪修女里头去呢？”

“不，嬷嬷，别那样做。您会相信这样圣洁的修女院，会接收那个小时候因偷过一张肖像而被逐出您家的女人吗？会接收那个因桀傲不驯而被主人赶出去的女佣吗？会接收那个因被威廉勾引失身而被赶出门的女人吗？会接收那个因不甘受约束而被关进监护学校隔离室的女人吗？会接收那个因是女工中的害群之马而被赶出工厂的女人吗？会接收那个因要生孩子或因拖着一个初生婴儿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的女人吗？会接收那个因成了酒鬼而被咖啡馆赶出去的女人吗？会接收那个因为丑陋而刚刚被妓院轰出来的女人吗？会接收一个甚至因下贱而被自己家里赶走，因无罪而被从监狱里赶走的倒霉的女人吗？在接收上流社会的童贞女子尚且还要让她交纳捐款的情况下，会接收这种倒霉女人作为包袱吗？不，圣·伊尔德方索嬷嬷，别叫院长嬷嬷来再次把我拒之门外了。我再不能忍受更多屈辱了。一个在娼寮中都找不到存身之处的女人，不可能在修女院里找到安身的地方。我刚才在想，麦德林让我到乡下去，乡下又让我回麦德林来，我就好象一个足球，被人们用脚踢来踢去，谁要把手放在我的身上，谁就会受到惩罚，就连魔鬼也对我腻烦了。我在恶习和罪孽中已经毁掉了自己，我还能拿什么来奉献给上帝呢？”

绝望了的灵魂的悲愤自白从埃伦娜那燃烧着的嘴唇里滔

滔喷泻出来——讲到爱的时候，声音及时低了下来——之后，躲在门背后充当着监听角色的院长嬷嬷露出了她本来的慈悲面目，她对埃伦娜说：

"我的孩子，你是耶稣修女院圈里的一只失群小羊。你知道，有1只羊重返家园的时候，这个修女院比99只羊呆在圈里的时候还高兴。尘世中有句俗语说：'好女就是怀胎也要回到家里来'，耶稣对羊群来说就更是如此，他比世上所有的父亲都好。我的孩子，你到这里来吧。我们为你打开大门。但愿永远不再开门放你出去。你将参加悔罪修女班，那里有许多象你这样的人，她们已经颇臻完美，使最圣洁的修女都羡慕不已。如果上帝召唤你进入完美的生活，那么过些时候你就可以要求进入马格达莱娜教派，你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修女，跟我们一样虔诚，奉行圣·特雷莎教派教规，穿卡门教派祭袍……"

于是，埃伦娜进了悔罪修女院。

第三十三章　罗德里戈·阿尔法洛

然而，即使隐居以后，世间琐事还使她心烦意乱。

负责办理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遗产继承案件的律师去拜访了她。他对她说，他手里掌握着她大量签署的借据，上面既无数字又无日期，受益人是阿图罗·普恩特斯先生。如果

他不是个一丝不苟的法律专家，就可以武断地在填写数字的地方填上数字，然后据以追索，最后，把她的全部财产都一口吞掉。但他首先是个诚实的律师，愿意友好解决。他想知道她到底欠了阿图罗先生多少钱。

“我的一切都是他的。”埃伦娜说。“他只是委托我保管而已。我只有儿子不是阿图罗先生的。我儿子现在敦哈住读，住宿费都还没交清哪。这个孩子有15个比索，那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教父给他的，此外再没有了。把这15个比索除开，其余全都拿走吧。”

“这样说倒很容易，太太，”律师回答说，“但做起来很困难。我们不想勒索您，更不想在您目前心力交瘁的状况下钻空子，因为这是跟我们自己找麻烦，过些时候您可以借口您现在的情况宣布您所做的一切都无效。我们不是想剥夺属于您的财产和从法律上说属于您儿子的财产，而是想解决您欠阿图罗先生的一笔债务。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比如说正在建设中的城北的那座房子是您的，至少在公开文件里是这么写的，我们不能剥夺。您不能送给我们，我们也不能接受这座房子。继承人有权做的是让您偿付您欠阿图罗先生的钱，就是说他借给您买地皮的钱或修建那座房子的钱。”

“全都是他的。”

“我没弄明白，太太。您买这块地皮的时候，它值一万二千比索。假定这都是阿图罗先生借给您的，那么您所欠的就是这一万二千比索，再加上原来商定的利息。但实际情况是，就光这块地皮，今天就值比这两倍多的钱，这全部利润都是您的，我们不能剥夺。建房子也完全是一样。根据帐目，建

成现在这个样子，花了将近一万五千比索。有兴趣购买这座房子的大有人在，就象现在这样，他们愿意出四万比索。您得付利息和本金，除此而外全都是您的，大概有一万两千比索。其余的就收进遗产了，那是属于阿图罗先生的妹妹们、他的灵魂和麦德林最好的社会福利机构的。”

“您认为我能心安理得拿这些钱吗？”

“我以我职业的忠诚和我毕业时的誓词向您担保。”

“请让我同我的忏悔律师商量一下，我这就回来。”

她的忏悔律师。你们知道埃伦娜和其他许多悔罪修女当时的忏悔律师是谁吗？

埃伦娜的忏悔律师就是她的一切。他是她罪孽的深渊和上帝的宝座之间的纽带，是她在遭受无以复加的痛苦的时候的慰藉。他是块琢她灵魂的坚硬的岩石，在那块岩石上面要刻上被漫长岁月磨灭了的上帝的形象。他既是一位朋友，又是一个基督。上帝的指头指示着他一步步前进。

修道院和耶稣会教会学校离的很近，修道院各班和学校的忏悔神父都由教区忏悔神父担任。其中，有一位是圣·伊尔德方索嬷嬷的哥哥，他刚被派到麦德林来，他就是罗德里戈·阿尔法洛神父，年轻的圣·耶稣。他严肃，是个有着深沉的内心世界的人，充满了圣·伊格纳西奥[1]精神：即健康、聪明、圣洁。耶稣会要求获得四誓愿主教、神父的人都得具备这三个条件。谁知道获得的将是这个等级呢还是稍逊一筹的副主教

①即耶稣会。

等级呢。无论如何，到时候他都会接受授予他的等级的。他既不会提出异议，也不会觉得痛苦，1933年他发出第一次朴素的矢志不渝的誓愿时就立下了这种神圣的誓言。

尊敬的罗德里戈·阿尔法洛神父就是原来那位小伙子罗德里戈，他的肖像至今还藏在修女埃伦娜的箱子里哩……

第三十四章　大　海

交易按商定的办法进行着。埃伦娜不得不从修女院出来到公证处去签字。由于没有身份证就不给她办理清税证明，她设法搞了一张身份证。阿图罗先生的两个妹妹决定把那座将被建成“德·拉封丹夜总会”的房子改成宅邸。至今它仍是芳草地区最豪华的住宅之一。两个老太婆中的一个已经在那里寿终正寝了，另一个还住在那里。

埃伦娜收到一张一万二千多比索的支票。根据她的忏悔神父的劝告，她把这些钱存进了一家银行的受托遗产部，用以教育罗德里戈，直到长大成人。耶稣会的神父们在她未收回成命前将负责执行她的指示。

顺便提一句，罗德里戈在敦哈市奥蒂斯学校过得很好，正在上中学四年级。

1946年9月24日，埃伦娜作为入会申请人被接纳进了马格达莱娜教派。

日复一日，关于这个知名妓女，这个不安分守己的杀人嫌疑犯成了悔罪模范的新闻传遍了麦德林。“简直是瞎扯淡！”不信教的人这么说。“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基督徒这么想。到修女院去探访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无一例外地要打听她的消息，听到的都是修女们的简短的回答：“她很好。”修女们的脸上都流露出钦佩之情。埃伦娜是个真正的圣女的美谈传遍了全城，我也十分激动……

从敦哈市耶稣会会长的来信中我得知，从前几年开始，罗德里戈就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参加教会。尽管申请人超群出众，由于出身不清不白，他几次接到过暂不办理的指示。但鉴于他不再是个……的儿子，而是一位修女的儿子，他们同意接受他为助理修士。尽管他学习的天资很好，他的意愿还是入教……因为我是监护人，他们要求得到我的同意。我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了。

罗德里戈神父从他还是孩子的时候起就是我的朋友，当我向他谈起埃伦娜的时候，他总是守口如瓶，这符合他忏悔神父的身份。然而，从一开始，他就不掩饰他的钦佩之情，他说，她的灵魂原先是座火山，但现在成了圣爱的火山。

他告诉我说，埃伦娜常常一动不动地长久地呆在圣体龛前面，神情差一点点就到了超脱一切的境地。

只有在想到她那些不幸的妓女同伴还不了解在上帝——唯一能充实失足女人的极其空虚的灵魂的朋友——那里能得到安慰的时候，她才觉得难受。

关于马格达莱娜教派修女的生活，罗德里戈神父告诉我说，她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大家都是平等的。新入教修女

的教师是耶稣会修女院的一位修女。有职衔的修女全都是耶稣会的。

但在这些可敬的修女院中，她们是作默祷的。

在教堂里她们有单独的唱诗班。

在住处方面她们有单独的饭厅。

在精神生活方面，她们有不同的教规和自身符合教规的习俗。

外界对她们一无所知。1947年3月24日，罗德里戈——我总是忘记叫他罗德里戈神父——对我说，她领受了神圣的祭袍了。知道她为了尊重教规又一次更换了姓名时，我心里又是一动。她现在叫马格达莱娜修女，据说在她的私人日记里——罗德里戈连这个都对我说了——她是这么署名的：H·马格达莱娜（还没有皈依）。她认为艰苦的悔罪尚不足以从上帝那里赎回她同许多男人犯下的数不清的罪孽……跟主结婚①那天，她穿上了那件旧的结婚礼服，因年深日久，礼服已经破烂不堪了，那是她买来准备跟巴勃罗·佩雷斯结婚时用的。

她一直为那些妓女改邪归正而祈祷，主要向上帝祈求给那些卖身的女人指出改邪归正的道路。她说在那些女人中间，有一些是真正从骨子里热爱上帝的，但在人世间她们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认识上帝，热爱上帝。她还说，修女院里的这种生活——绝对的圣洁、彻底的清贫、不假思索的盲目服从、没完没了的悔罪，和那种以卖身为职业的风尘女子的没有人能理解的痛苦生活相比，是愉快的、甜蜜的、可爱的。

①指被正式接收为修女。

风尘女子仿佛受着魔鬼的驱使，献身而得不到快乐，有钱而毫无用处，只能把钱用于酗酒和其他嗜好方面；对任何丢给她们几个臭钱的男人不仅要俯首贴耳，而且还要做他们的女奴。是的，是女奴，是次品。她们的女奴生活比一切法律所许可的还要残酷得多。那些男人用魔鬼教给他们的法子荒唐而疯狂地摧残这些女奴。

任何想去找她们的男人都可以用性虐待狂和变态心理去蹂躏她们。她们是她们不喜欢的男人和使她们恶心的披着人皮的魔鬼似的男人的女奴。她们还要故作风情去伺候他们，不这样，她们就会饿死。

多好哇，这个埃伦娜·雷斯特雷波，马利亚·马格达莱娜修女，她终于作了上帝的女奴，摆脱了男人，摆脱了那些给她戴上镣铐从而去压迫她的男人，摆脱了剥削她从而想占有她的男人，摆脱了使她一文不名从而想去象吞服成熟的水果一样把她一口吞下去的男人。

我们这些爱她的男人和那些恨她的女人，都是多么的坏呀。

怎么，难道这些现在正暗暗地进行祈祷并为上帝点燃摇摇晃晃的圣灯的基督教徒女罪人，比我们的罪孽还深重吗？

否。

她们是更为不幸的。

因此，她们比那些吝啬鬼，比那些伪君子，比那些克扣穷人工钱的人离上帝更近一些。

上帝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诅咒这个可憎的种族的话是多么雄辩啊。而他对迷途知返的马利亚·马格达莱娜和对那个并

未悔改的圣·玛丽塔女人又是多么的亲切……

我的上帝！我们应当祈求你让妓女们改邪归正，但正在祈求你让我们改邪归正的不正是她们吗？

她们犯罪了吗？难道不是我们迫使她们犯罪的吗？对那些有权生活的女人，我们堵死了除犯罪以外的其它生活之路。

不错，麦德林是个坏地方。这里的坏女人定是那些太太小姐们，是那些菩萨心肠的接生婆和那些打桥牌的女人，是那些喝酒的和从来不喝酒的小姐们，是那些跟情人一起上电影院和不看电影的小姑娘们，因为她们没有同情，而同情又比贞洁还重要，虽然贞洁也是极其重要的。

圣·埃伦娜河从城里继续往前奔流，每走一步就接受更多的人间污秽，每过一天就容纳更大量的人间污秽，它已经臭气熏天了。它是不洁净的，它是不足挂齿的；它的水是黑的，跟妓女们的灵魂一样，跟臭牡丹一样；它的外衣跟它的颜色一样难看。不洁之水一直流进麦德林河，水量越大，地位越高。还没有谁想把它遮蔽起来，它还是城市的装饰品，就跟那些已经是不贞洁的但几乎还是谁也不知其底细的女人一样。在麦德林河里，圣·埃伦娜河沟的水不再是黑色的了，也不再是臭气熏天和令人憎恶的了。它是驯服的、纯洁的、可爱的。流水正嬉戏着从柳树丛中经过，柳树倒映在平整如镜的水面上，并用长长的绒毛去抚摸仿佛是爱的琼浆的流水。同一个道理，在修女院的许许多多好人中间，埃伦娜也不再是个灵魂昏暗的人了，不再是那个令人唾弃的妓女了，不再是那个连妓院都不接待的女人了。她是尊敬的马利亚·

马格达莱娜嬷嬷了。我们说的就是她。

不过，在粗糙的咖啡色祭袍下面，在比那石头似的沉默藏得更深的地方，还存在着肉体。在教堂里，在那硬的木板床上，在洁净的天空里，在神圣的经文里，在使她缅怀种石竹花的父亲的院内散步时，埃伦娜都看见那个她心爱的但从来不认识的男人的影子，他会使她愉悦而不害怕，会无休无止地占有她，没有担忧，不会因强作欢颜的爱情枯竭而痛苦……

跟在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一样，埃伦娜抗拒那些非分之想，抗拒那些甚至是白云蓝天里形成的邪恶形象的诱惑。然而，这种渴念剪不断、推不开。这种被彻底占有、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消失在爱的深不可测的深渊里，为了使爱人更诚实、对自己的牺牲更满意而消声匿迹的愿望，倒确实一刻也没忘记过。那是渴望象小河一样奔入大河，象大河汇入浩瀚的大海，再从大海升上上帝的纯洁的天空，化作滋润万众、普济众生的甘霖再降到大地上。

是的，这就是使马利亚·马格达莱娜修女上气不接下气地搜肠刮肚地咳嗽之前和咳完了之后使她的善良的灵魂幻化的那股无穷无尽的爱的微风。这时，她总是用她那依然纤细而灵巧的比任何时候都更白净更柔嫩更美丽的宛如珍珠母雕成的基督一般的指头紧紧握住十字架……

是的，这位善良的新入教的修女，耶稣会新修士的母亲，没来得及从事她庄严的职业。

病房里，罗德里戈神父正跪在垂死的她的床前祷告。马格达莱娜教派全体修女都怀着深深的敬意，擎着点燃了的蜡烛参加了祷告。

“罗德里戈……罗德里戈……上帝和你同在……罗德里戈。”

“我在这里，修女。”

“对，这是我的罗德里戈。不，不是我的。是我的上帝的……”

“安息吧……”神父祷告，其余的人齐声重复。

修女院的钟声响了。

公墓里，又举行了一次有祷告仪式的葬礼，又添了一个木头十字架……

逐渐，埃伦娜的死讯在麦德林传开了。

她的诗人和记者的老朋友们甚至还为她作了哀歌和祭文。我没把这些收集到书里，因为那些诗词，几乎同塞万提斯塞进《堂·吉诃德》里的一样蹩脚，而散文呢，也跟我自己写的同样糟糕。

在咖啡馆里、在妓院娼寮中，这位老同仁的死成了谈话的资料。

我碰见了我的朋友威廉博士，他抽着一支大烟斗，声音很大地——似乎想让其他人也听见，边说边喷出一大口烟雾——对我说：

“要不是我，你们就没有哥伦比亚的第一位圣女！”

我真想赏给他一个大嘴巴，但转念一想他对死人已经不能侮辱了。我发誓说，这个家伙嘴里喷出来的不是烟，而是地狱里的硫黄！

1949年圣周，戴在年老的马利亚·马格达莱娜头上的那

长长的金色头发，就是马利亚·马格达莱娜修女头上之物。我打开我的干亲家母留在我办公室的包袱时，发现了她的一绺面包色长发，有几段是金黄色的，有几段是焦黄色的。

没有找到的，就是真正的。

又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红颜薄命
作者＝（哥伦比亚）海梅·萨宁·埃切维里著志泉　　宗朝译
页数＝２０８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０５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９年０３月第１版